

李·定·夷·著

奇情小說

紅粉劫



上海華藝書局印行

序二

余嘗創論曰。男女之間。有情無欲。何則。情生於愛。愛至極處。則爲情。欲生於貪。貪至極處。則爲欲。欲爲片面之愛。愛爲雙方之情。情之中。無惡意。欲之中。無真情。儻夫俗子。以貪爲愛。以欲爲情。遂其意。則敗德傷身。而不顧不遂。則鑽穴踰牆。而相迫甚。且構讒啓釁。賊害他人。而不恤嗚呼。謬矣。不謂歐人締婚。崇尚自由。竟有不情若鄧脫者。鄧脫與黛瑛。非中表乎。血統相同。例不聯姻。而之子。無行。又爲黛瑛所拒絕。夫亦可以已矣。鄧不出此。旣殺杜蕾。又殺黛瑛。直漁其色耳。情於何有。且不殺黛瑛於杜蕾之前。而殺之於旣識。司達渥之後。直妬而已矣。情於何有。吾知黛瑛之死。不恨鄧之殺已。而恨其殺之。

不。早。矣。然。司。達。渥。既。失。一。黛。瑛。復。得。一。霞。碧。大。姨。夫。作。小。姨。夫。慰。情。猶。勝。於。無。此。亦。黛。瑛。所。當。爲。歡。忭。者。也。又。不。謂。賢。如。霞。碧。命。途。乖。舛。竟。不。克。偕。老。金。閨。以。終。天。年。吾。知。司。達。渥。又。憤。霞。碧。壽。算。之。短。鄧。脫。自。殺。之。晚。矣。嗚。呼。鄧。脫。與。黛。瑛。無。相。愛。之。心。而。有。相。仇。之。意。所。謂。有。情。人。當。如。是。耶。余。又。創。論。曰。有。欲。無。情。者。禽。獸。之。愛。也。人。類。云。乎。哉。定。夷。奇。余。言。索。序。於。余。余。非。元。晏。焉。敢。云。序。述。其。謬。見。誌。諸。簡。端。云。爾。

古邗鐵冷草於儀郵書齋

序三

天上無長圓之月。人間乏不謝之花。恨海難填。含木枉勞。精衛情蒼。莫補煉石。徒說女媧。玉碎香消。風雨夭桃之劫。龍飛鵲化。死生入骨之悲。孕峽蝶于羅裙。幽憂抑結。墮鴛鴦于櫳瓦。妖夢迷離。如意事竟無八九。尤爲才士之婚姻。傷心人不少。二三留寫佳人之涕淚。是以情場黃卷。痛史偏多。孽海青箱。怨詞不少也。定夷吾友。神志予交。學徹中西。情耽著述。魚油龍鱗。紙久貴于洛陽。錯彩鏤金。書更搜于英土。獲其祕籍。重譎左行之文。寫此哀情。妥譯西來之意。墮名花于園溷。只怨風狂。遇紅粉以蝎魔。難誅天忍。女蘿山鬼。靈均之幽恨。良多。微雨畫簾。阿灰之閒愁。不鮮。虞兮一曲。原英雄寄淚之場。夢耶。

三。生。實。哲。士。悟。緣。之。道。色。空。相。印。願。磨。海。嗣。多。覺。人。啼。笑。非。真。幸。達。者。勿。縈。
孽。想。卽。茲。解。脫。般。若。一。卷。之。經。用。附。規。箴。駢。儷。十。引。之。叙。

湘西楊南村撰

序四

嗚呼。情天莫補。矧乏媧皇。恨海難填。誰哀精衛。余讀紅粉劫。余不禁有無窮之感焉。紅粉劫者。英人司達渥博士 Dr. Don Stewart 所著。余友定夷譯之也。是書原名 A Fair in Town 方定夷發軔之始。猶在南洋公學與余同視。夜雨。敲窗。昏燈。照影。輒見定夷低頭伏案。操筆疾書。余勸之寢。且規之曰。小說家言。雕蟲小技。君以有用之精神。譯無爲之著作。不亦愚乎。定夷曰。茲事雖小。效用實大。徧讀吾國舊小說。不爲悔淫。卽爲悔盜。不講狐鬼。卽講神怪。傳播數百年間。社會實被其禍。欲求移風易俗之道。惟在默化潛易之文。則編譯新小說。以救其弊。庸可緩耶。且小說與文學實有固結不解之緣。若莎十

比。集。魯。濱。孫。飄。流。記。等。名。作。彼。邦。人。士。奉。爲。文。範。庸。非。小。說。耶。余。時。頗。爲。心。折。壬。子。之。夏。同。卒。業。於。南。洋。高。等。預。科。定。夷。就。館。滬。江。余。則。旋。里。任。路。事。不。相。見。者。一。年。而。紅。粉。劫。告。成。矣。逐。日。刊。諸。報。端。大。受。社。會。歡。迎。追。維。前。言。益。信。不。謬。乃。刊。載。未。幾。民。報。運。盡。海。內。人。士。之。談。是。書。者。僉。以。重。付。梨。棗。爲。請。出。版。有。日。矣。定。夷。徵。序。於。余。余。既。不。敢。以。不。文。辭。又。不。知。所。以。爲。序。卽。以。定。夷。之。言。弁。其。端。

梁溪顧靖夷翁爲序

紅粉劫題詞

海綺樓主

東。方。茜。媚。花。西。海。素。馨。葉。婀。娜。萬。國。春。穠。豔。羣。芳。牒。十。步。生。芳。草。小。川。有。桂。
楫。南。蠻。出。名。姝。蓬。巷。產。朱。罈。造。化。何。悠。悠。好。播。紅。豆。莢。千。古。好。男。兒。都。緘。相。
思。篋。造。孽。風。流。陣。禍。水。碧。波。曉。一。朝。戀。佳。人。五。體。方。寸。攝。浩。浩。衆。生。劫。恆。河。
千。沙。疊。大。地。盡。酣。眠。沉。醉。同。步。屨。薦。石。蘿。隨。牽。水。荷。萍。自。貼。螳。蟻。慕。羊。氈。花。
草。沾。春。蝶。相。知。歡。未。央。新。愁。已。遙。躡。昨。夜。傍。蘿。衫。今。宵。被。囚。褶。况。乎。塵。紅。叢。
寧。無。鳩。媒。妾。羅。刹。粉。酥。胸。鬼。蜮。燕。支。頰。萬。緣。都。如。夢。浮。影。不。可。接。芥。水。起。秋。
濤。蒼。雲。變。幻。捷。試。觀。莊。生。旨。翊。然。幽。賞。愜。寓。言。十。八。九。妙。頤。勝。春。饑。止。波。靜。

意境養生戒心獵借鏡齊都諧勝參上乘笈。

陳索然

斷腸人寫斷腸辭。鸚鵡鷓鴣芥引磁墮地。何辜爲粉黛誤人。畢竟是胭脂。
侯門似海生多恨。妾命如雲死亦癡。搗麝成烟風景殺。銅仙殘淚話淒其。
枇杷門巷憶儂家。夢裏真真喚屢差。公子情懷餘槁木。女兒媚麗賽茶花。
奇文喜劇成怨劇。吾愛無涯抑有涯。月不常圓雲詭譎。華鬢歷盡劫恆沙。

程習鵬

塵務空濛幾異才。千秋紅粉見餘哀。天驚石破翻前古。虎繡龍雕重劫灰。
流水無情長已矣。精魂戀此倘歸來。毘陵欲得李夫子。再向漁樵說一回。

喟庵居士

粉黛無端委。墜紅杜鵑聲。自喚東東。可憐檀板金樽地。盡付殘山。賸水中。淚灑鏡臺。脈脈花開。曇鉢色空空。琵琶豈解興亡恨。爲譜清平調。最工。

紅粉翅
題詞



紅粉劫發凡

司達渥博士。博士爲倫敦望人。卒業於皇家大學。聰明絕頂。著作等身。嘗主某報筆政。以文學名重一時。爲本書第一主要人物。亦本書原著人也。

瑪遜氏雙妹。長名黛瑛。次名霞碧。俱爲瑪遜子爵弱息。瑪遜以罪獲譴。其夫人再醮

於多爾士氏。黛瑛姊妹從之。黛瑛有殺人之嫌。卒以自裁。霞碧苦盡甘來。後與司達渥結婚。尋亦病歿。箇裏詳情。細誦下文。一目瞭然。

多爾士鄧脫。鄧脫少孤。嗣於季父。季父卽黛瑛姊妹之繼父。父爲巨商。及死。鄧脫襲

其遺資。豪於揮霍。行多無賴。所謂殺人。人不敢忤視者。天誘其衷。卒投法網。

莫萊馬尼士。馬尼士者。鄧脫之黨羽也。有登徒之好。無猗頓之財。鄧脫嘗傾助之。馬

尼士卒爲漪儂所殺。鄧脫實唆教之。蓋惟馬知鄧生平罪孽。殺之以滅口耳。

虬聖癩影。癩影爲昵虹園主人之女。與馬尼士爲姨表兄妹。馬幼寄養於虬聖氏。癩影無父。母頗愛馬。將以爲婿。卒以齊大非偶而罷。馬乃盜售昵虹園於人。並支取雷維銀行之存款以去。癩影母女苦之。而沒如何。癩影終身未字人。是有北宮嬰兒之風者。

穆利珠漪儂。漪儂者。格林惠墟之小家女也。小姑本無郎君。乃作神女生涯。鄧脫與有香火情。旋介紹於馬尼士。實則用美人計以陷馬耳。漪儂卒與馬尼士互殺。亦鄧脫逼成之。

少年杜蕾。杜蕾爲黛瑛之所眷。戕於情敵。在本書雖如曇花一現。而後此之事。實緣杜蕾一死而產生。

柏德夫人。其夫柏德氏。曾任格林惠墟之市長。夫人性慈俠。好施與。瘞黛瑛於死。後

撫霞碧於生前。惜乎愛日不長。爲可憾耳。

喬治夫人。夫人名梅媛。司達渥博士同母姊也。適於喬治氏。生子女各一。曰韻礎。曰娜媿。博士之母。卽依女而居。

達萊爾旅館。在奇姆斯福特。黛瑛受難之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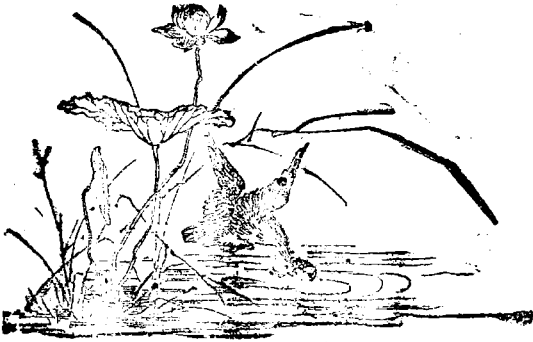
冷獨山莊。富翁達拉氏之別業。卽昵虹園也。司達渥諸人。常遊於此。

縞影園。園近司達渥居宅。文人喬野氏之別墅。旣死。範像置於園中。以爲公園。

奇姆斯福特。居倫敦之東北。去海甚邇。

格林惠墟。居倫敦之東南。濱若姆斯河。

紅粉
紅
粉
紅
凡



鬢紅女史評語

近來小說發達。譯本日多。咭叻咭嚕。地名人名。累四五字。至不能句讀。讀者病之。宜其然矣。

中外風俗不同。習慣各別。譯筆最忌率直鄙意。以爲應取長棄短。譯其意不必譯其辭。此不僅因風俗習慣之關係。卽讀者心理亦異。如彼邦人士所可笑者。中國人未必以爲可笑。彼邦人士所有味者。中國人未必以爲有味。凡曾讀過外國文者。類能體此意也。

紅粉劫所譯地名人名。皆用中國習見之字眼。可省讀者許多腦力。此非失真。小說重關目。不用名詞也。

此書以血案起。卽無平鋪直叙之嫌。外國小說多怪異離奇之作。此書其尤也。書中主人自是瑪遜氏。雙珠黛瑛。歷盡艱辛。卒死非命。固屬薄命。卽霞碧甫。遂吉士之。

思便作曇花之謝亦非薄命而何是猶怡紅瀟湘木石無緣誠爲可憐蘅蕪君雖圓好夢然于歸賦罷通靈返眞公子長往不寡之寡可憐更倍於無知覺無性靈之長眠人也。

此書結構可分爲兩期自第一章至第十三章所以傳黛瑛也自第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所以傳霞碧也然傳霞碧實爲黛瑛了不了之緣竟未竟之志雖謂霞碧係影射亦無不可。

鄧脫自是十惡不赦之賊臨死供詞猶無懊悔之心然侃侃而談旁若無人頗有一二獨到語讀者毋以人廢言。

馬尼士爲人無一足取萬不足以儼癩影癩影方自悲命薄余則以爲與馬絕交實可爲癩影慶耳。

書中無主無賓各人俱有結局結局又各不同黛瑛身死不明霞碧既嫁而天馬尼士與淪農情人互殺固鄧脫之想入非非亦著者運思之巧也鄧脫罪大惡極卒置身斷

頭之臺留一司達渥誤述其事同夢情深雙棲緣短結局亦至可傷所未明敘結局者惟癩影耳然癩影自司達渥拒婚後固不必再明敘其結局癩影孝女也亦多情人也斷不他婚其必步北宮嬰兒之後矣

第二十一章「可憐之衆生」一篇余愛讀之蒼蒼世界問何處真是歡場芸芸衆生知幾輩終成美眷令人那得不作厭世想然而余夫婦唱隨方樂余夫及余常抱遞世觀念此等心理殆受外物之激刺而然歟

第二十六章以悼亡歌作結餘音嫋嫋繞梁三週從容自然不現一毫枯意此原著所無讀者當不以蛇足爲病著長篇小說一起一結最難着手此種筆法足爲來者則效也

紅粉劫評語



紅粉劫目錄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十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客	探	憶	驚	失	漫	步	偵	傭	話	良
病	險	舊	耗	豔	遊	月	祕	書	情	晤
										遇

第 二 十 六 章	第 二 十 五 章	第 二 十 四 章	第 二 十 三 章	第 二 十 二 章	第 二 十 一 章	第 二 十 章	第 十 九 章	第 十 八 章	第 十 七 章	第 十 六 章	第 十 五 章	第 十 四 章	第 十 三 章
悼 亡	媾 婚	除 鄧	計 敗	刼 豔	還 鄉	鳩 謀	省 疾	泣 秦	仇 殺	情 妬	顧 曲	孽 緣	瘞 玉

(終)

小奇情
紅粉劫

英國司達渥博士著

昆陵李定夷譯意

第一章 奇遇

冷雨敲窗。淒風窺戶。孤檠如豆。對影成雙。庭外經霜。井桐哀鳴。嗷嗷與封姨相唱和。如助離人之悲歎。四野遙聞。玉笛之聲。嗚嗚然如泣。如訴如塞馬之鳴。秋如巫猿之啼。月遊子天涯。惓懷故土。能弗神傷耶。余自客居巴黎。彈指兩稔。文字生涯。依然似我。遲暮年華。將盡銷耗於研丹調鉛之中。回憶平生著述。頗受社會歡迎。其間爲癡男怨女。寫照者十居其六。而於及身之事。未嘗一言。余實有無限隱痛。長此緘默。終將淹沒。際茲長宵。無事振筆書之。讀吾書者。必喟然歎曰。名士數奇。美人命薄。世間信有定評耶。

余自英皇大學畢業後。卽任報館記者。此爲余彙筆鬻文之始。館務之餘。嘗與友輩結一遊戲社。藉資休憩。一夕聚博於社。值余大負。不終局而散。余既出社。四顧道上。車聲斷續。人影依稀。迎面朔風寒刺。肌骨正屬嚴冬景象。乃向大勳街前行。緣余寓是街。惟是御衣單薄。不敵外寒。戰慄如風。前垂柳道。經曠林萬木叢中。霜滿枯枝。風力益猛。冒寒疾趨。漸達余寓。時則夜色如洗。萬籟俱寂。所噪於耳鼓者。惟余之步履聲與嗚咽之風聲相鳴而已。倦遊飛鳥。夜半歸巢。既達余寓之前。未逮款關入室。乍聞狂飈之中。傳來奇異之聲。余急辨之。彷彿來自隣寓。其

聲。猛。以。銳。似。婦。女。之。音。余。訝。甚。駐。足。簷。下。以。覘。其。變。少。頃。聞。鄰。寓。啓。扉。聲。一。女。郎。自。內。趨。出。奔。至。余。前。余。不。遑。詢。以。底。蘊。直。上。前。扶。之。月。光。之。下。彷彿。見。彼。女。郎。黛。眉。櫻。口。丰。韻。絕。佳。乃。彼。狀。若。木。鷄。視。線。直。射。余。身。殆。類。發。癩。春。蕊。纖。手。一。執。余。腕。而。顛。一。持。利。刀。刃。上。血。痕。宛。然。寒。霜。劍。氣。咄。咄。逼。人。余。見。其。狀。驚。懼。不。知。所。爲。乃。詢。之。曰。若。爲。何。事。而。至。於。斯。女。郎。聆。言。似。驟。醒。其。迷。惘。忽。後。退。數。武。仍。木。立。如。初。余。復。辨。之。頭。未。御。冠。身。服。素。裳。持。刀。之。指。上。戴。一。極。精。彩。之。鑽。石。約。指。遙。嗅。其。身。血。腥。滋。甚。既。而。喘。息。少。平。飛。步。奔。去。余。亦。不。追。一。轉。瞬。間。杳。然。不。見。人。影。余。暗。忖。其。事。中。心。大。疑。以。爲。彼。姝。者。子。艷。如。桃。李。瘦。比。黃。花。胡。爲。深。夜。操。刀。驚。惶。乃。爾。斯。誠。匪。夷。所。思。者。矣。俛。而。視。之。彼。冷。銳。陰。森。之。血。刀。遺。於。門。前。草。氈。上。余。駭。絕。戰。慄。幾。仆。急。反。身。向。余。寓。門。而。立。竊。念。彼。女。郎。殆。獵。獸。者。乎。是。點。點。紅。冰。殆。獸。血。乎。然。觀。其。倉。皇。狀。絕。不。類。獵。獸。者。且。暮。夜。自。他。人。室。中。奔。出。出。而。遺。及。他。適。非。獵。獸。者。可。知。果。爾。彼。女。郎。殆。殺。人。者。乎。然。以。弱。不。勝。衣。之。少。女。何。能。手。刃。他。人。誠。令。人。不。易。索。解。余。既。目。擊。其。事。而。不。往。鄰。寓。一。究。顛。末。余。心。奚。安。設。果。有。戕。殺。之。案。知。而。弗。言。又。安。能。自。處。無。過。之。地。然。彼。鄰。寓。居。人。豈。皆。傀。儡。奈。何。竟。無。一。人。出。而。問。問。此。事。愈。難。思。議。益。不。得。不。前。往。余。果。前。往。設。有。戕。殺。之。慘。劇。者。則。人。不。將。疑。余。爲。兇。手。耶。雖。有。百。隊。亦。難。申。辯。輾。轉。籌。思。百。念。紛。集。輾。轉。方。寸。間。幾。如。螺。腸。之。九。迴。矣。

既。而。力。鼓。銳。氣。決。意。前。往。因。先。鳴。笛。呼。巡。士。惟。時。將。夜。半。此。間。距。市。場。較。遠。警。崗。寥。落。余。鳴。笛。後。卽。往。鄰。寓。門。前。先。按。電。鈴。探。之。久。不。聞。聲。余。遂。入。室。室。內。窗。戶。盡。扃。昏。黑。不。辨。一。物。余。乃。疾。聲。大。呼。有。聞。忽。聞。足。音。登。然。一。老。婦。

自內出手執蠟炬室內驟放光明余迎前詢之曰汝曹曾否安寢耶婦自指其耳而頻搖其首似語余以重聽者
余數言之婦卒木然既乃曰吾將往呼吾夫出見先生語次入內是時余方欲尾婦行忽見巡長偕巡士自外入
尾而覲者數人巡長顧余曰銅壺漏半夜靜更闌先生在此驚惶者何耶頃聞警笛殆先生所發歟余曰然鄙人
有疑慮事敢質於君卽余所聞之怪聲也因略道所遇巡長曰先生當聞聲時何以知聲之發自此室余是時幾
爲所竊矐目有聞乃答之曰余聞聲後復聞啓戶聲瞥見有人自內出飛步他往因是敢決聲之發自是室巡長
曰有人自內出乎男耶女耶余默念若彼女郎何忍陷之法網中渠之行爲固無可恕此中或有委曲亦未可斷
因是不以情實告巡長而給之曰夜色茫茫倉猝之間未及辨別巡長視余不語余又曰吾儕母浪擲時間速驗
其室以祛疑竇巡長唯唯時婦偕一叟自內出余等意其夫也上前與之相見叟顧巡長曰樓下爲余夫婦所居
樓上西間一室爲葛林先生之寓渠於昨午後還回珂里矣其左一室爲杜蓄先生所居今夕曾否歸寢余未
之知然諒不至有意外變端巡長不語歷梯而上余等從之樓上亦昏黑如墨時余手執油盞巡長索之去余昇
彼時突見臂上有血跡驚詫殊甚幸彼未視急藏臂入囊疑懼之餘似有人在余後已知余之行爲者時乘咸登
樓西端一室雙扉緊閉叟指語巡長曰此卽葛林所居渠旣他徙室闕無人巡長令啓視叟從身畔出一管鑰啓
其門余隨巡長入環顧室中絕無長物巡長顧余而笑曰先生殆夢魔耶此間絕無所異何所見而云然余且憤
且訝答之曰願符君言惟就余意度之定必有奇異之事余實親見室中有人趨出也言次巡長與余移步出室

余俯視室外。乍見地上。呈現鮮血一點。因指顧巡長曰。此何物耶。巡長視之。亦頓現驚訝色。謂余曰。此血也。此鮮血也。此人之鮮血也。吾過矣。惟先生恕之。於是仍返中室。覓彼被綻。檢搜者再。終無所見。余請往檢左間一室。巡長然之。乃共赴杜蕾之居。入其室。不見杜蕾。衆訝之。週視室中。木櫥壹雙。几椅數副。櫥前地氈之上。紅冰點點。狼藉殆徧。余顧巡長曰。櫥內必有所異。巡長然之。乃啓一櫥。櫥內藏有無數拳石。外無長物。余等不解。所以陰念奇異之事。必在第二櫥。巡長復前。啓視。乍見一尸。自內墜地。橫陳氈上。余等大驚倉惶之間。不知所措。有間。驚定。叟語曰。是卽杜蕾先生也。何遽罹此慘變。傷哉。巡長因飭巡士。往招醫士。及偵探。又倩余助渠移尸榻上。余欣從之。少焉。偵探至。巡長語之。故。并指余曰。是卽聞異聲而鳴笛之先生也。偵探遂顧余曰。此外先生尙有以語我乎。余曰。鄙人所知。惟此而已。偵探曰。疾聲呼者。男聲耶。抑女聲耶。余曰。其聲輕。以鏡似婦女口音。偵探曰。異哉。此案。誠如先生言。是婦女之聲。則趨出者。必爲婦女。以纖弱之身。旣殺人矣。又移尸入櫥。是安能者。此事。殆有數人爲之乎。且旣犯殺人之事。又疾呼以驚人世間。安有是理。先生所見。是否確。一人趨出乎。余曰。誠如君言。余安敢謊。會醫士至。撫尸驗畢。語巡長曰。此人去死期尙未逾二十分鐘。創口極深。凶手必大有力者。巡長曰。然則所用者。爲何等凶器。醫士曰。是必極鋒銳之刃。鄙意。當行凶時。兇手身上。必濺及血迹。緣用力必猛也。是時。衆目咸注。余身偵探語余曰。先生爲首事之人。尊臂能否給余等一驗。以釋羣疑。余不獲已。遂伸臂。俛而睇之。血迹猶存。乃指謂衆人曰。是助巡長扶尸上榻時所染者。偵探無語。視余而笑。方余歸時。已患寒疾。夜旣深。益不支。乃顧衆曰。病軀

難強支。願與諸君別。偵探曰：勞先生示我居址。後當謀把晤。余一乃出刺與之。踱步而歸。然知偵探必遙尾余後矣。

李下整冠。瓜田納履。嫌疑之際。君子遠之。翌晨。各新聞紙徧傳昨夜血案矣。措詞之間。或有以真兇疑余者。余時縱具百喙。亦難置辯。卽辯之。轉使人疑余心怯耳。所幸杯蛇幻影。事無的證。警察未敢加余以非禮。竊念曰：余不過因一念之仁。不忍陷彼女郎於法網。致以讐言給人。禍及於己。天道報施。可謂酷矣。是日午後。屆公堂審訊之期。余以首事之人。被傳到堂。方余蒞堂時。見堂下聚而觀者不下數百人。羣以爭先聞此奇案之裁判爲快。旣開審。巡長先上堂報告實情。問官頷首而已。繼傳余上堂詢問。余遂將昨夜所語。巡長者以語之。問官亦無語。嗣又傳偵探問話。偵探曰：據杜蕾之居停言。杜蕾平生靜穆。自喜絕少酬酢。寓居彼室者幾及五載。平日恆靜處一室。鮮外遊。時卽與寓主亦不甚往還。惟郵足或一臨其門耳。聞慘變之前。日渠曾獲一郵書。人有見之者。謂其封面似女子手筆。今失所在矣。室門常閉。每晚閉扃之時。又後於他家。當遇險之夕。居停並未之知。卽被害之前。亦未見有異緣。彼僅老夫婦兩人。婦已年高。重聽。夫又老態龍鍾。五官咸失。其靈。杜蕾同居有葛林者。於杜蕾被害之前。日徙去事。無所證。情有可疑。惟長官明察。堂上頷之。偵探遂退。時人叢中忽有一人上堂而言曰：鄙人於杜蕾平生。略悉一二。敢爲堂上述之。杜蕾固無戚黨。宗族僅有女弟一人。同樹荆花。友誼良篤。惟其妹不樂家居。待闕。雖鳳輒作。辭巢飛燕。一歲之中。征裙遊屐。絕少飛還之時。阿兄以其萍蹤。靡定。頗不爲樂。故每值其妹遠適。杜蕾

毋鬱鬱寡怡。前曾登報。促其還家。遊子鴻冥。屢愆歸期。征車迄今未返。或謂已遠適異邦。吾國報紙殆未之見。聞其妹年方花信。貌殊佳麗。猶未適人。云語竟遂。下時間官已露倦容。卽退堂停訊。余亦尋歸。

明日又值堂審。先傳杜蕾之居停問話。已。嗣一麗人上堂。言曰。杜蕾嘗有一摯愛之情人。余曾遇之於怡情園中。嫦娥姿態雲英。年華洵國色也。兩人情深膠漆。遂訂鴛盟。乃于歸未賦。化離違吟。箇中底蘊。秘莫能悉。嗣彼女郎復鍾情一美少年。窺玉牀。東贈珠浦畔。美人名士韻事。風流然。杜蕾自與彼女郎離異。因情成恨。因恨幾癡。遂萌厭世悲觀。踏破情田。誓登彼岸。今一旦遭此慘變。余於彼妹及少年。皆不能無所耿耿。至其妹居處無定。執業無恆。自足令人生疑。然同原鶴鴿。並樹荆花。諒不至變起蕭牆也。堂上領之。囑偵探盡力弋獲真兇。仍未定讞而退。

第二章 良晤

情絲縛人。發於不覺。余自遇女郎。後方寸靈臺。若有所感。是日歸自公堂。益悒悒不樂。似見彼其之子。依違余之左右。時或溫言相告。時或笑容相對。余亦東余西亦西。彷彿語余曰。玉京神女。暫羈塵網。但求玉杵元霜。則雲英下嬪。指顧事耳。百結情腸。幾爲寸斷。轉念間。忽又思古井原無瀾。空穴竟來風。以余之耿介。雖美如天后之像。平生曾未留盼。甯能以彼女郎。故遂爲情網所縛耶。且彼行蹤詭異。究非善類。余更何取之。有爾時之二三。其德殆類發癩。愛之彌深。恨之彌篤。愛之益深。毋謂余言之不經。身值其境者。自有若是之情況也。

明日晨起。仰視浮空。陰霾翳蔽。旭日無光。意興悄然。而樹老西風。紛紛墜落。枝頭凍雀。啾啾呼羣。更爲惹愁引怨。

之。媒。晨餐既。因即出遊遺懷。步至鄰近縞影園。縞影園者。文豪喬野氏之別墅也。喬野死後。國人念其生前丰采。爲範銅。於園中以作紀念。文人多燕至。身滅而名不朽。景仰係之矣。園中徧栽名花。自春日玫瑰。至冬日臘梅。濃鮮。馥郁。終歲常春。園之左端。撥土成山。鑿地爲池。仰視而峻。瘦石嶙峋。俯視而深。清流激宕。山上更誅茅爲亭。圍籬作帳。益足引人。勝客自軟紅十丈之倫敦來者。咸作世外仙源想也。余入園中。適遇友人嘉來。嘉因詢余前日事。余具以告。嘉笑曰。人言嘖嘖。宣傳道途。幸子好自爲之。不然。斷頭機上。將爲增一席地也。余以其言過事。唐突。心滋不悅。遊未及周。以累日困頓。過甚。頭暈目眩。體力弗支。而園中朔風刺骨。尤使余不容少留。因別嘉而歸。至余室。塲髡見彼女郎。已先在。余舉杖戲擊之。乍聞兵兵之聲。噪於耳鼓。定睛辨之。則窗上玻璃片片。作落花狀。紛墮地氈之上。余之迷惘甚矣。

午後雲密。風狂。氣候益冷。雪花掌大。漫空而下。余未入館治事。在家圍爐。取煖。靜坐之暇。思潮泉湧。前事又上心頭。無一息之自安。適侍者由外入。持郵函獻余。余取閱之。則吾姊梅媛致余之手書也。其文曰。

吾弟英鑒。阿母。昨自香冰村返。念弟特甚。明日爲汝甥。娜。誕日。晚間略具菲筵。吾弟幸來舍聚。談以慰慈懷。座中有姊。新得閩友。黑德女士。丰韻既美。麗絕倫。性情尤和。講可親。吾弟遇之。當必投契。良晤伊邇。餘不贅白。

梅媛手啓

余誦書竟。笑曰。此書殊不類吾姊口吻。吾姊夙好道人之短。炫己之長。從未聞其讚賞他人之美。而於黑德女士。

獨。亟。稱。之。何。耶。殆。彼。姝。實。足。令。吾。姊。心。折。耶。是。書。於。昨。晚。投。郵。昨。晚。之。翌。日。即。今。茲。也。余。當。行。矣。因。起。整。裝。冒。雪。而。往。至。姊。寓。按。鈴。鳴。之。童。子。聞。聲。啓。扉。出。迎。余。顧。之。卽。娜。妮。也。笑。語。余。曰。今。日。雨。雪。載。途。重。勞。舅。父。奔。波。矣。余。亦。含。笑。答。曰。余。有。寒。疾。本。不。可。風。特。以。汝。母。函。招。不。應。方。命。且。吾。母。倚。閨。情。殷。尤。不。當。後。至。以。貽。老。人。憂。娜。妮。頷。之。因。助。余。去。雨。衣。然。後。偕。往。客。室。至。則。吾。母。及。姊。已。先。在。姊。起。迎。余。含。笑。款。坐。余。久。離。慈。母。膝。下。一。朝。重。逢。欣。喜。萬。狀。急。趨。前。行。禮。旋。以。極。親。愛。之。言。語。吾。母。曰。憶。吾。母。出。遊。時。離。邊。梅。花。尙。未。發。蕊。今。則。紅。酣。綠。醉。萬。樹。齊。放。矣。以。兒。之。思。母。知。母。必。念。念。於。兒。也。吾。母。聆。言。指。余。姊。弟。曰。微。若。二。人。吾。更。誰。念。言。次。一。室。粲。然。吾。姊。旋。語。娜。妮。曰。孺。子。其。往。覓。乃。父。及。黑。德。女。士。來。與。汝。舅。聚。談。娜。妮。諾。而。去。吾。母。因。爲。余。述。香。冰。村。風。景。費。陽。之。塔。上。出。重。霄。下。臨。無。地。蓄。柘。之。山。巍。然。高。峙。遙。颺。倫。敦。不。啻。滄。海。一。粟。餘。如。維。多。利。亞。之。涼。園。哥。爾。維。那。之。幽。宅。咸。令。人。生。觀。止。之。歎。吾。母。演。講。未。終。而。姊。丈。喬。治。自。外。入。寒。暄。既。訖。喬。治。詢。余。曰。君。邇。來。眠。食。無。恙。耶。文。章。榮。譽。自。足。千。秋。余。笑。曰。某。奚。足。道。文。丐。生。涯。原。非。素。志。且。邇。來。所。事。益。多。案。牘。勞。形。精。力。愈。不。克。支。行。將。逃。儒。學。禪。耳。喬。治。曰。子。母。然。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天。下。良。好。之。結。果。靡。不。從。艱。難。辛。苦。中。得。來。余。聽。其。說。喬。治。又。曰。今。夕。非。爲。孺。子。祝。誕。辰。特。假。杯。酒。以。言。歡。耳。座。有。黑。德。女。士。爲。汝。甥。而。礎。師。保。梅。媛。當。已。語。若。言。次。室。門。洞。開。一。女。郎。飄。然。入。頭。戴。淺。綠。色。之。草。冠。胸。綴。琪。花。一。叢。氤。氳。人。長。裙。曳。地。飄。飄。欲。僊。余。目。逆。之。大。爲。驚。詫。女。郎。亦。灼。灼。視。余。姊。乃。爲。余。介。紹。曰。此。卽。黑。德。女。士。余。之。良。伴。也。余。此。際。神。志。迷。離。轉。覺。不。能。發。語。僅。頷。首。而。已。噫。彼。姝。者。子。果。何。人。耶。固。卽。前。晚。挾。

刃而遁之女郎冠裳雖易面貌依然且指上之鑽石約指猶宛在也少焉衆人相率就坐余驚魂稍定因詢黑德曰密斯來幾日矣別來無恙否黑德笑曰余久客瑞士與倫敦別已十載近自彼邦歸來得敵友之介紹寄食令姊門下至此僅兩度星霜與先生何處有舊天下固多同貌者先生殆誤認矣余疑其以誓言給余益欲究其真相因前與之並座復笑語之曰余實未誤密斯何欺余之甚黑德曰余固不識先生先生必云有素此亦何妨強認尊寓安在暇或晉謁也余曰敝寓在大勤街距此極遙密斯識此街乎余時緊握其手意欲點醒前晚事而黑德殊不介意漠然曰余初來倫敦捨此處外他更不知余又曰是街遠在僻壤本不著名特以近日出一離奇之兇案其名始藉藉人齒頰間黑德因詢何案余曰容膳後語密斯若此際孟浪以聞恐震驚密斯時食不下咽矣吾母聞之笑曰吾意恐不至是余作客初歸故鄉新聞時繫懷思汝盍速語我言間適吾姊來邀余等至膳室赴席余等乃魚貫而往

情幕初開綺障漸起余斯際腦海中忽發一劇烈之感情謂如此名花我見猶憐儻得繩繫赤足白首同歸者非人生大快事耶既念大勤街之案彼其之子諱莫如深瓜田李下究難釋然於懷則又螺腸百轉矣席間余益欲窮詰黑德前事乃語之曰密斯方自瑞士歸請爲余述瑞士風景以廣見聞黑德俛首有間含笑演講曰瑞士山明水秀風景冠全歐固吾人所公認爲世界公園者羣巒四圍青翠相映谷間溫泉激蕩清流更足引人流連舉凡山巔水陬金谷名園余之遊驂殆徧余笑曰密斯客瑞士十載而所言僅此較諸從未遊彼都者直五十步百

步之間耳。黑德佯爲勿聞。轉語吾姊曰。今夕何夕。勞主人情重矣。吾姊謙遜不遑。余戲語喬治曰。余近遇一女。郎丰姿娟秀。良愜吾心。惟其行蹤離奇。余於愛戀之中。實有求余之毀言。次凝視黑德。梨渦微暈。僂首玩其指上鑽石約指。蓋一縷芳心。已默識余意所在。正神往之際。忽聞喬治曰。情愛不摯。未必乃爾。願勿責人過苛。余笑頷之。復與吾母瑣瑣談家常事。以迄膳竟。黑德默無一言。惟時轉秋波含情送睽。此一席之間。遂爲余畢生憾事之萌芽矣。

膳後。黑德托疾歸寢室。余遂告吾母以大勤街之案。惟嫌疑及余之處。概勿以聞。恐重貽老人憂也。吾母聆既。語余曰。汝寓處過僻。而夜歸又晏。余誠繫念。盍徙居乎。余隱念余居遠隔塵囂。野曠氣爽。何必他遷。顧不忍拂母意。乃答曰。兒亦云然。惟當少待。吾母頷之。旋出膳室。

良夜迢迢。慇懃話舊。衆旣就寢。余酒後精神煥發。獨與阿姊談。宵深更緊。犬吠狺狺。睡魔爲退。三舍余因詢吾姊。以黑德來蹤。吾姊曰。渠之來也。攜有蕙憐女士之介紹書。蕙憐與喬治有中表誼。嬖於法。天涯鴻爪。時或一留。黑德至。喬治審其書。不認以吾年來。工愁多疾。韻礎齒。欲得女師撫育。見黑德品貌端麗。適當其任。遂從蕙憐言。以爲韻礎師。來此僅兩晨夕耳。余聆言既。語吾姊曰。余視黑德狀貌。若重有憂者。適聞一席。強爲歡笑。耳吾姊笑曰。弟何留意之深。年逾弱冠。鳳卜猶虛。吾意斷無以老嫗終理。若得其人。如黑德者。而弟總之。則高堂慈母。當笑口常開。而姊氏之心。亦慰矣。余晞而言曰。阿姊欲使雲英下嫁。裴航耶。恐俗骨無此豔福。言次。相與粲然。余又

爲姊述大勤街目擊之案及余心所懷疑者。吾姊聞言。驚訝滋甚。搖其首曰。恐汝誤矣。吾視黑德奸如桃李。瘦比黃花。縛鷄且勿勝焉。能深夜殺人乎。且渠方自瑞士過歸。持有蕙憐手書。天下固多同貌者。汝母妄誣良善。余力辯不謬。吾姊曰。果然。其中必有委曲。吾深信黑德不至乃爾。余曰。余亦云然。是以懷疑。姊又曰。渠以弱女之身。投我籬下。此天下之可憐人。吾必盡力爲之。將伯萬一大勤街之案。與渠有關係者。余亦當盡力出之。法網不忍因。此下逐客令也。余聞言。深佩吾姊之肝膽。照人非尋常人所能及。談次尋寢。

第三章 話情

明晨余起。往晤吾姊。姊告余曰。黑德酒後感疾。今晨不克起步。余聞言。殊深繫念。因請姊導余往視黑德。姊諾之。偕余至寢室。見黑德倚榻而臥。見余等入。欲掙起相迎。而力弱。余姊急前止之。黑德迺睡下。顫聲語曰。喬治夫人乎。賤恙積久而發。深入膏肓。昨夢復不祥。恐將不起矣。余姊急前扶其臂。笑慰之曰。疾病爲人生恆有事。幸姊勿作此悲愴語。余時亦前與黑德問好。黑德語余曰。司達渥先生枉勞存注矣。言次淚盈雙眶。余知其此時有絕大之感觀也。吾姊旋卽外出。室中僅留黑德與余。余幸得機緣。可與黑德密談。乃就榻旁而坐。黑德斯際極注意。余舉動。見余坐下。知必有所語。渠因先語余曰。司達渥先生世間固多傷心人。然未有如薄命人之尤者。余之身世。直與厄運相終始。紅粉一代碧血千年。余甚恨造物之弄人也。余急機言曰。密斯有何傷心事。若質以語我。或能稍効綿力。黑德喟然曰。幸先生勿再詰余。余之苦心孤詣。當俟身後宣布言次。氣息微喘。雙頰緋紅。余知其

心火上攻內熱滋甚不欲妨其養息卽致聲珍重而出。

逾日後余又往視黑德時渠病勢已較前少減勉能起坐顧余不欲使渠勞乏勸之安眠聞讓之頃余又根觸前事因語之曰密斯余之遇汝不爲不厚汝躬犯大罪而余縱之又復隱之顧汝猶如此疎我耶黑德曰余之爲凶犯與否姑置勿辯異日水落石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卽可釋然特先生以疎遠見責余誠不解如何而可爲相厚余曰余無他求於密斯惟求告我以曩晚事耳密斯當知余前此既能隱而勿言後此必能力守秘密也黑德躊躇有間仍搖其首曰余非不欲告子特告子而後余有絕大之危險在於子亦有不利也且余更有望於子者幸母時相過從設余一病不起乘化歸盡者子亦能從吾遊惻惻天乎言次咽不成聲余料其爲人所挾制必有難言之痛因不敢復問故作他語以亂其意或謂韻礎天資聰穎特幼而好弄今得密斯循循善誘異日成就未可限量或謂倫敦著名女優蓼華近日辭世各報館爭致悼辭夫以女優而獲如許榮幸人生際遇洵有幸有不幸矣余言拉雜不軌莊諧並作黑德聞之爲之解頤。

余坐有間方欲辭出忽見床前地氈之上遺廢紙一頁余俯拾之初不甚介意也及取閱之乃一緊要書函急藏入囊中幸黑德未之見盜人之祕雖非道德所許然於心愛之人固不妨偶一爲之余旋辭出既歸寓取書讀之其文曰。

黛琪鑒之晚前告子之言諒已三復思之事至今日余亦不懷他想惟其人強奪予之所愛予誓必假手於子

而戮之。余不能必子之愛情移而向我。予能禁子之愛情眷注他人。其人一日不死。予一日不
死。亦不令汝一日安枕也。謂吾不信。試看余今後之手筆。鄧脫。

余誦書竟。頓生無疑疑竇。如處五里霧中。迷離倘恍。莫能辨別。復讀一過。就私意推度之。略得端緒。彼書中所謂
黛瑛者。殆卽黑德耶。黑德之名。或伊人所假託歟。至於其人二字。更不知所指爲誰。杜奮耶。曷不直書其名。別有
人耶。余更無從懸想。然無論何若。余此書得自黑德室中。可斷爲黑德受人挾制之鐵證。於大勤街之案。定有關
係也。明日苟有暇者。余當再過姊家一窺。黑德舉動諒渠失此緊要書函。疑懼之下。必有以詰我。或藉可偵
秘也。

明日適無暇。未過姊家。又逾日。方自館中歸。未及燈席。忽聞扣關聲。急令侍者往啓扉。足音蹶然。登堂入室。則
惠然肯來者。固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之黑德女郎也。余見之。驚詫滋甚。急與爲禮。含笑問曰。若病已瘳乎。外間朔
風凜冽。寒氣陰森。於積疾初痊之人。殊不相宜。黑德笑領之。顧此一笑之中。乃含無限憂愁。幽思若明。示人以非
由衷者。既就坐。余詢之曰。密斯寵臨。有何惠教。黑德似欲有言而卒不語。余又曰。密斯殆病。嗚乎。何噤聲不語耶。
黑德戰然曰。竊釣之賊。猶如此。涎臉耶。昨者之賊。幸速歸。趙否則當捉將官裏去。余故嚙之以鼻。黑德又曰。余昨
日卽擬來此。特以體力弗勝。故稽遲至今。然今者之來。亦勉強將事。先生苟見憐者。幸勿令余負此一行。余曰。密
斯葫蘆中果藏甚麼藥。言辭恹恍。令余真無從捉摸。黑德聆言。面現慍色。余自知弄人太甚。尤不應欺彼。答曰。孤

苦之女。郎乃含笑告罪。語之曰。余新獲一書。函其中情實殊耐。尋味頗與密斯討論之言。次取前日所拾之函。與黑德。黑德受書。略一寓目。卽藏諸囊。笑曰。余固料爲先生所取。今果然矣。前日先生來時。余病居無聊。適閱舊白書信。及先生行後。余徧尋。是書竟不知所往。而此時又未有他人來。吾室故余敢斷爲先生所取。余唯唯。因以前晚所推度者。詢之黑德。不答。余又言之。黑德曰。余苟一日得復見天日者。余必盡情以告子。今非其時也。言既起。立告別。余送之門。黑德黯然曰。先生珍重。天涯海角。蓬飄萍泛。吾輩恐無重見時矣。余不解所云。亦惟致聲珍重耳。黑德既行。余歎息而入。明日得吾姊書。謂黑德不別而行。僅留一函。計其行時。卽至吾寓之時。吾始知其別。余時所言。非無因也。

紅豆春肥。青苔秋老。相思刻骨。只是迴腸。余自別黑德後。益忽忽若有所失。咄咄書空。瓊瑤雪涕。方寸靈臺。固無時不懸渠之小影。寢至眠食損減。形憔悴甚矣。情之累人也。一日友人召慧過。余見余愁狀。強往觀劇。余從之。然實非出於樂願。不過借此一場幻戲。使中心懷抱之念。暫付淡忘耳。至劇場已開演。余視之所演。爲支那杜十娘故事。兒女心腸。烈士肝膽。得吾英名。優腓梨亞之好身手。爲之傳神益妙。惟妙惟肖。可泣可歌矣。時全場觀者。視線咸集於舞台之上。余亦注視其間。竊歎紅顏薄命。古人原有定評。世之類十娘者。正不知幾許。特湮沒不彰耳。卽黑德之人。美如玉命。薄如雲霓。在十娘之下。余恨不能借慈航寶筏。普渡此輩。超登彼岸。言念及此。腦海中無數煩惱。又復忐忑於心。以洵愁而來者。竟至益其愁。以歸。豈余始願所及料耶。

舞臺樂闋寬裳曲終幕既閉。余偕召慧出劇場。至惠爾尼士街。召慧別去。余行里許。遙聞賣花聲。聲自遠而來。私念夜半更深。彼何人斯。乃復業此。其聲且行且近。旋與余遇。余視之。則一賣花女郎也。豐容盛鬋。明眸皓齒。與彼電光相映。嬌豔欲滴。余卽前詢之。曰。若深夜獨行。寧不畏強暴耶。女郎曰。先生固未知余之苦。余今晚尙需六辨士。荷憐余深夜踽踽者。幸購余筐中之花。余曰。余不需此。憐汝弱質。用贈金磅一枚。言次。從囊中取與之。女郎却之。曰。非義之財。受之益增余愆。謹謝厚意。余不獲己。乃取其花。女郎忽向余索名刺。余卽畀之。並亦索其刺。渠以未備爲辭。余詢其名。則以密斯裘妮亞對。再詢以里居。卽掉頭而去。余目送之。至不見其影。始踱步歸寓。以所購之花。供諸室中。花光燈影。饒具風趣也。

明日。裘妮亞忽過余寓。仍携花筐。余深訝其不速而來。寒暄竟詢以來意。裘妮亞躊躇有間。語余曰。杜蕾之案。先生目擊之矣。曩者公堂傳訊之時。先生吞吐其辭。坐令兇犯逍遙法外。先生之心。果何心耶。余笑曰。子何誣人之甚。杜蕾何怨於我。而我必令彼含冤泉壤。彼兇犯何恩於我。而我乃爲之隱諱。余捨堂上所述。而外實不知其他。抑有詢於密斯者。密斯特過余室。詢以此案。殆與泉下人有關係乎。抑別有隱衷歟。盍以語我。裘妮亞聞余言。瞳目有間。始答言曰。余與杜蕾絕無關係。特好事耳。余笑曰。密斯言辭間時流露不平之意。恐不至無關係也。裘妮亞曰。疾惡如仇。人情同然。余所不平者。乃凶人之倖逃法網耳。先生爲報館記者。天職所在。理應盡情鼓吹。奈何噤若寒蟬。余見其辭鋒咄咄逼人。陰決其非真個賣花者。殆警局之偵探耶。抑別有他故而來。詰責耶。時余方僂

首而思。偶一舉目。見裘媿亞。亦作躊躇狀。似已知余之躊躇。而轉爲躊躇者。木坐久之。余因詢以身世。裘媿亞笑而弗答。余強詰之。彼又笑曰。異日自能了然。今勿強余。余故變色曰。苟不告我者。誓不令子越雷池一步。裘媿亞聞言急起。身外奔余。亦起而掣其衣。渠不得行。憤然色變。余亦厲聲曰。汝不速而入余室。果爲何事。苟不以情由語我者。余定目汝爲警署之偵探。決不能見宥也。裘媿亞見余暴戾狀。忽大驚怖。掩面欲泣。余自知不應。乃爾急轉顏款之坐。裘從之。允爲予述身世。且泣且語曰。余父名裘媿亞。多爾士素業商。英倫三島間足跡殆徧。雖屢獲厚利。惟不善積蓄。以故身後絕無遺產。余母僅生余姊妹二人。余名霞碧。少姊兩齡。言至此。轉其辭曰。先生此後卽呼余爲霞碧可矣。余唯唯。渠復曰。余生三歲。榕木中摧吾母長逝。人世之日。卽余厄運啓幕之初。然而余之辛苦艱難。猶不若余姊之甚。吾姊生不逢辰。歷劫愛河孽海中。情絲未斷。殘喘苟延。其顛沛實有難以言喻者。余因詢以渠姊何名。霞碧曰。是獨不能語先生。余曰。汝之身世。尙悉語我。何於令姊獨諱。莫如深耶。霞碧曰。余未得阿姊允。可何敢貿然。以彼之身世告人。縱先生以強力脅我。余亦抵死不言。余聆言之際。腦海間忽發一極大之感觸。因笑語霞碧曰。令姊名裘媿亞。黛瑛乎。余之語此實姑妄言之。那知霞碧聞言。面忽大頰。旣乃語余曰。黛瑛伊誰。余夙未耳其名。先生之爲是言。何所據耶。余心知其結。余因復進言探之曰。余與黛瑛。有素黛瑛嘗爲余言。渠與鄧脫有夙嫌。余之聲浪未終。霞碧忽揚言曰。鄧脫乎。先生諳之乎。余曰。然子旣能道鄧脫之名。鄧脫又與黛瑛有舊。余敢斷黛瑛之必爲令姊。黛瑛身世。余久知之。縱汝不言。余亦不復相強。霞碧曰。先生長者。旣知之矣。幸終

覆而庇之。余曰：然則黛瑛今安在乎？霞碧喟然曰：地角天涯，萍蹤無定，要之必無佳消息。余又曰：黛瑛是否一字黑德？霞碧唯唯。

亭午鷄鳴，啾啾報晝。余樂與霞碧娓娓清談，竟忘花影頻移。適侍者來報：午膳始驚時晏，因款霞碧就餐。渠力辭，余固強之。霞碧乃就坐，笑語余曰：先生將譏我爲徒餽啜矣。余眎之，霞碧乃舉箸勿言。膳次，余因詢其因何以賣花爲生涯。霞碧曰：余寧樂此，特迫於饑寒不爾者，將爲溝壑餓殍。余聞言爲之歎息不止。膳竟，霞碧別去。余此時之愉快，有非楮墨所能描寫者。旣識黛瑛之妹，又謠黛瑛之卽爲黑德，更知要挾黛瑛者其人名鄧脫，苟能探知鄧脫行凶之確證，果與黛瑛無干，係余必首諸公堂，置惡人於法網，而令余摯愛之黛瑛還其自由之身也。

第四章 備書

暮霜晨星，催送時日。杜蕾被戕之案，發現忽已兩月。卽余與黛瑛相別，亦幾五旬矣。此案雖經倫敦諸名探協力研究，迄未弋獲真確之兇犯。余明知鄧脫之爲案中要人，然恐牽涉黛瑛，卒未敢語人。也乃忽得黛瑛函，謂惡人將有兩月遠行，俟伊行後，卽當過我把叙，並歷述其困苦狀，囑余爲謀一託足之所。余素不知黛瑛能文，今讀其皆見字跡，勻整句法，簡當更喜，逾望外，惟盼其速過，余寓與之面商一切耳。

星期後，黛瑛果來余室。余此時不呼其爲密斯黑德，卽以黛瑛名之。渠亦樂頤也。余因詢以何以驟去姊家。黛瑛曰：余見先生剖誠相待，恐因薄命人而墮入愛海，故引去以避之。迺知饑寒驅人，今復來求先生，若以

先生之力。俾得餬口。則感恩無涯矣。余曰。余近著頗多。以寡暇。故不及繕清。余甚愛子之書法。若不以褻瀆爲嫌。用敢相浼。黛瑛笑曰。得爲文士。任抄肯。余幸多矣。特余不願多與先生晤。而先生能日遣人送稿。至余寓。乎。余諾之。既又語之曰。余境遇不甚豐裕。不能多奉酬金。設每星期酬金三磅。若願之乎。黛瑛始辭之。而終諾之。余復詢以寓處。黛瑛以哪遜旅館對。哪遜爲一小旅館。去余寓僅里許耳。閒談之頃。余又詢以五旬以來之行蹤。黛瑛堅不肯言。余亦不相強也。繼乃檢稿與之。黛瑛旋即辭出。

黛瑛去後。余憶念前情。夫以黛瑛之妖麗。而身受如此之慘。天道憤憤。誠不可解。然余於此事。更有大疑者。自公堂審訊後。迄今兩月。偵騎四出。而黛瑛未嘗一斂跡。何竟不少心怯耶。且彼讀書識字。連日報章所載。僉亦究此事。何彼絕無顧忌耶。彼而畏死者。則當遁諸國門之外。彼而不畏死者。則可自首於公堂。迺今則兩俱不行。思之。令余百思不得。故自後。余每有暇。晷輒過黛瑛。閒談。惟黛瑛始終戚戚寡歡。若卽若離。時更拒余。不納。余竊訝其薄情。意者久歷情劫。遂厭屢纏耶。一日。又往視伊。陽春天氣。日暖風暄。余因強伊往遊。縹影園。黛瑛固辭。余笑曰。人生能得幾回春。子何自苦。乃爾。黛瑛爲余所困。不得已。迺從余意。聯步往遊。園中佳木。蔥蘢。奇花。馥郁。以視吾曩日來遊之時。幾疑別一洞天。余顧黛瑛曰。一草一木。猶能及時。向榮。吾誠憐吾輩。曾草木之不若也。黛瑛聞言。爲之慨然。正遊行間。黛瑛忽若有視急。余遽歸。余疾從之道。過余寓。速之入。渠不願。乃復從行。又拒之。余不忍拂其意。駐足。簷下。引領眺望。迄不見其影。而入。

是晚余自館中歸。方就書齋治事。聞叩扉聲甚急。余心念日間事。疑黛瑛有事。亟往啓扉。顧之。乃一絕不相識之人。疑其誤叩。余居。因以詰之。其人笑曰。余屢晤子矣。猶不識余耶。余因詢來意。伊又吞吐其辭。余怒曰。余事大忙。無暇與子周旋。苟有所言。則速語之。不則去之。其母絮絮纏人。其人嗤而言曰。子嗜金錢。乃至事冗。金錢固吾所大欲。吾之來此。亦以金錢也。余不解所言。乃詢其故。渠曰。子獨不憶在杜書室中。尋查時。汝臂因有血痕。而納入囊中耶。近又與黛瑛相識。個中底蘊。余概知之。行將控於公堂。子果欲保無虞。盍畀我以金。余曰。若語無倫次。殆發癩乎。其人曰。吾實未癩。子苟不畀我金。子誠癩矣。余聞其言。怒不可遏。急起曳之。強伊出室。其人力猛。屹然不稍動。余盛怒之下。欲舉杖擊之。伊詭笑曰。子幸勿爲守財虜。余苟一朝敗。乃事若生死且不保。何有於身外之金錢。余曰。無論何若。余決不畀子分文。其人乃起。撫余肩笑語曰。余非無鑿足者。五磅足矣。余不之允。伊無如何。含怒而去。余一再思維。知渠必爲杜書案中重要人物。深以未詢姓氏里居爲憾。然余苟詢之。渠亦未必遜語也。今者倖倖而去。觀彼情況。必不干休。幸未賄以金錢。不則更有所藉口。以余之光明磊落。何懼宵小敲詐。所戚戚者。恐其人與黛瑛爲難耳。明晨吾當往與黛瑛商之。仰屋有問。展衾就寢。

翌晨天氣晴明。余過訪黛瑛。黛瑛聲出。迎余疑其復病也。詢以故。則以昨夜有事。竟夕失眠。對鏡乃持稿示余。曰。尊著理想新奇。余甚愛讀。全稿已繕成。未識能當雅意乎。余曰。敝稿本不佳。得卿繕清。當能稍增價值。今姑置之。余別有要事。告卿。黛瑛聞卿之名。稱似惡。唐突余識其意。因復語曰。吾摯愛之。黛瑛卿亦知吾兩人有密切關

係乎。余初晤卿時。卿手挾利刃。余扶而前。卿執余腕。而顛猶憶之乎。黛瑛唯唯。余又曰。余臂上爲汝染血痕。在杜審室中。尋查時爲一人所見。今其人知吾與卿訂交。昨晚過余寓。強索金錢。余力拒之。負氣而去。語聲未終。黛瑛急詢余曰。先生識其人乎。余曰。余未叩伊姓氏。其人面貌。鰲黑鼻高。眼碧。余腦海中已深鑄渠之小影。異日苟復遇者。必能識之。黛瑛聞言。幾失聲。而泣。余力慰之。哽咽言曰。薄命人累矣。余確爲手刃杜審之兇手。先生幸速訴於堂上。不然。益增罪戾矣。余笑曰。卿母以鄙人故而發此憤激之言。以卿弱質。請能殺人。雖三尺孩童。亦不信。余初爲卿隱飾時。早知必有今日。特大丈夫作事。豈能因外界之阻力。變易初志。卿母生妄念。余本無懼。今之過。卿特恐其人侮卿。故與卿謀對待之策耳。黛瑛曰。其人余素識之。昨日縞影園中未遊。竟而遄歸者。卽以與彼觀面故也。余本不懼。特恐貽累先生。先生既亦不懼。可不復計。卽計亦無良策。余臆其言。遂與別談他事。辭卽辭去。

粟六風塵。竟夕無間。余自黛瑛寓出。卽赴館治事。事竟言旋。遇兩人迎面而過。夜色迷離。燈影依稀。余力辨之一。卽向余敲詐之。男子一爲素未謀面之女。郎也。余是時好奇之念油然而生。竊念以彼無賴。借此弱質形跡之間。安能無疑。因回步尾之。兩人談興正濃。行步綦緩。余蹤其後。不之覺也。初則唧唧細語。勿克辨別。繼乃聲浪漸高。似有爭執。余諦聽之。聞彼男子曰。吾兩人愛情久斷。願若母復纏我。余今晚尙須赴友人。女郎答曰。馬尼士乎。汝誑巨財於孤兒寡婦之手。始則甘言如飴。繼乃秋扇見捐。神奸巨蠹之行。上帝必不爾恕。余聆女郎言。始知彼

男子名馬尼士。旋聞馬尼士厲聲曰：「設余真個欺汝者，汝其奈我何？」女郎曰：「國法俱存，吾將控於公堂，科以應得之罪。」馬尼士曰：「子母危言聳聽，若果然者，楚固不利矣。齊亦未必得計。女郎哽咽言曰：「曩者若在獄中，風塵驅馳，竭力營救者，非余也耶？若出獄時，敝衣垢裳，贈之以梯袍者，又非余耶？如何一朝反眼，若不相識，清夜撫膺於心安乎？」馬尼士聞言，頗不願聽，厲聲相報曰：「去則去耳，曉曉奚爲？」言次，疾行而前，一轉瞬間，條然不見。人影女郎見馬尼士疾行，亦不之追，倚立道旁，桐樹之下，涕淚交流，如珠下瀉，雙手持帕而拭，一衣素巾，淚斑殆徧。余見其狀，意良弗忍，願萍水之人，素未謀面，貿然上前，慰問，恐不以爲德，適足見其輕薄也。低徊久之，女郎忽回首，覩身後有人，若甚驚訝者，然余乘勢前通款曲，詢以姓氏。女郎視余，有頃含淚語余曰：「觀先生文采，望而知爲長者，第素不識，荆不欲遽以賤名上瀆。幸先生恕余，余聞女郎言辭，凄婉憐之，益深願旣爲彼所拒，轉致末由進言，木立有間，遙見有人彳亍而來，因語女郎曰：「夜靜人稀，宵小現形，密斯依依此間，獨不畏危險乎？」敝廬距此甚邇，幸過我談。女郎搖首曰：「辱承寵召，心實銘之。第素昧平生，何敢無端叨擾。言次，來人已及余前，見余偕女郎躑躅此間，似極注目，睨余而去。此時余不忍驟捨女郎，以行。女郎又不允過吾室，兩人木立，呆視不啻吾倫敦禮拜堂中之石像。旋聞蹄聲，得自遠而近，馬車一輛，明燈雙射，其間虛無人焉。余呼御者停鞭，謂女郎曰：「密斯里第何在？吾將親送密斯歸。然後旋寓女郎始却之，而終諾之。因告余以渠居曼特爾街第十三號。余以轉語御者，御者諾之。女郎先登，余隨之入。御者如命向曼特爾街行。」

愁懷渺渺。傷如之何。女郎在車中。忽掩面墮泣。余詫甚。固詰之。含淚語余曰。以弱女之身。深夜與素未謀面之人。驟乘縱誠信。如先生亦不能無所愧。始推原伊始。無非命薄所致。到此境地。百感交投。焉能無泣。余力慰之。乘間詢以姓氏。女郎以密斯虬聖。癩影對余亦告以姓氏。癩影聆之。似有喜色。謂余曰。先生非在倫敦新開社主筆政者乎。余唯唯。癩影又曰。日讀先生佳構。景仰已久。乃覲面不識。荆州余目盲矣。余笑曰。密斯過獎。余曷敢當。大凡小說家言空中樓閣。居多。傲著亦時有無稽之談。不值識者一笑。癩影曰。說部貴在理想新奇。情節正當。即非真確之事。能使讀者如身入其中。不覺爲僞。便足觀已。談次詞意漸洽。余乃詢之曰。適與密斯偕行者。誰氏子也。癩影躊躇有間。慨然曰。若人乎。余之中表。莫萊馬尼士也。余因詢莫萊何業。癩影曰。前嘗肄業於皇家大學。緣事斥革。近則居處無定。執業無恆。行蹤奇離。多足生疑。曾誑巨財於余母女之手。余憾之實深。殊不願與彼晤。顧又不得不晤。彼先生思之余之苦况。爲何如耶。余聆其言。又厚慰之。癩影旋詢余曰。先生聲望卓著。太邱道廣。亦識鄧脫其人乎。余聞鄧脫之名。腦海間猛受激刺。願天下多同名者。吾安敢必。癩影所稱之鄧脫。卽爲霞碧所云者耶。因笑語之曰。吾英之名鄧脫者。不啻恆河沙數。吾不識密斯所指爲誰。盍語我以其人之姓。癩影曰。余亦未審其姓。余惟知其人行多不規耳。余進詢之。癩影曰。儻先生不畏瑣屑。當詳述之。余唯唯。言次。車輪忽停。御者語曰。已達曼特爾街第十三號矣。余因啓車門出。癩影從之。渠扣關入室。邀余登堂。余辭以晏。癩影曰。若然。希先生明日惠臨。吾將踐約。詳告先生。余諾之。癩影又與余握手道謝。余亦致聲珍重。遂與言別。駕車歸寓。

第五章 偵祕

翌晨余急欲悉鄧爲人。踐約過癩影之居。其居雖不流麗宏暢而清潔特甚。侍女導余登堂。坐待少頃。一老婦出。晤余。婦年將百半。笑承雙頰。和藹可親。詢之。知爲癩影之母。余因執晚輩禮。謁見虬聖夫人。謙遜弗遑。然意甚愉快也。夫人曰。小女昨承長者厚愛。親送返舍。將伯之德。感激澈五中。今以昨宵中寒。偶有不適。故起身少晏。殊勞生。生久待。余笑曰。夫人言重。益增汗顏。令女郎既病。勿以鄙人故。冒寒下樓。虬聖夫人曰。幸已就瘳。當可勿念。今諾之。談次。癩影飄然入。余含笑起迎。前與爲禮。癩影先款余坐。虬聖夫人謂余曰。俗務羈身。不克久陪。幸先恕余簡慢。言既辭出。癩影顧余曰。先生信人。洵重然諾矣。余笑頷之。癩影又曰。敝廬殊偏仄。辱荷惠臨。瀆冒良深。然吾家故園本極宏暢。彼富翁達拉氏之冷。獨山莊。非吾祖吾父手造之名園乎。特爲奸人賣弄。遂至舉祖宗數十年之經營。悉以讓諸他人。宮人未老。忍話天寶當年燕子歸來不識王侯故宅。先生乎。人生到此。夫復奚樂。千迴腸斷。萬種傷心。鄙人於此。實有不容不隕涕者。言次。淚珠如鉛下瀉。當夫宛轉言愁之際。余亦爲之慨然。太息。既語癩影曰。昨承子諾。允告我以鄧脫爲人。幸踐前言。癩影曰。此事關係於余之身世。在理不當。遽以瀆聞。特長厚如先生。言之當不厭瑣屑。余頷之。癩影曰。余父名虬聖。威爾士身後多遺產。喪時。余方五齡。吾母含辛茹苦。以長。以致上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吾母常引爲憾。馬尼士爲吾姨家。兄妹行。吾姨故時。年纔舞勺。曙後孤星。吾母深憐之。因使同居。以其天資聰穎。嬌小伶俐。遇之不啻所生。余也。

方憾零獨一朝得此良伴青梅竹馬常與相戲馬尼士溫如其玉未嘗或拂吾意兩情相契若與有生俱來渠肄業於華爾學校課罷而歸輒與吾道日間所授諸課之精旨一燈雙影軟語蘭闈余兩人常以此爲笑樂每值休暇之暇輒偕余出遊時或憑弔故蹟時或偕往名園雖未西陵松柏遼結同心而形影相依兩小無猜儼然一雙同命雛偶吾母對此尤笑口常開也無何予與馬尼士俱成人矣吾母方擬以婚事告馬乃橫風吹來馬遽感疾吾母憂甚延醫診治積久無效奄奄兩月病入益深余亦躑躅藥爐之旁時往存問蓋兒女癡腸猶冀美滿姻緣克底於成使當日而知馬尼士之終將爲余累者余必不多此一舉吾母亦不至有養虎遺患之誚嗣以鉅資延惠靈名醫楠聲氏來家診治經旬漸見痊可楠聲告吾母謂病者肺氣極弱倫敦塵囂層上頗不適於養生當挈渠至香冰村作寓公吾母以楠聲誠信可冀竟諾之馬遂從楠聲往吾母家務羈身未及偕行余則嫌疑之際理不當從是以僅渠等兩人往耳馬尼士初至香冰村日必惠我一書時或伏枕所作時或倩人代庖書中所述率皆呻吟苦況余每接書必誦讀至再蕙帳緘愁闌闈淚余之戚戚不歡惟此一幅音書聊足解耳乃彌月而後馬尼士忽大疎余郵足旬日一至余屢函詰渠置不報初意以爲病後身弱不欲消耗腦力故疎於握管抑或余書措辭有所開罪於渠乃知此皆余之幻想事實上有大不然者又逾兩月馬尼士自香冰村言旋病容雖減瘦骨依然余以久別重逢彌深欣喜是晚吾母又設筵爲之洗塵席間余絮絮問病時情狀意至真摯乃彼或答或否似惡余之喋喋嗚呼人情秋雲世事滄桑爾時之痛心疾首幾於淚痕滿面矣

余靜聆癩影言。正神往之際。忽見五門洞開。虬壘夫人嫻嫻而來。笑語余曰。聊具薄酌。以佐談興。幸先生賞光。余起力辭。夫人執不可。余懼。方命是愆。乃強從之。夫人因導余至講室。癩影從行。夫人顧余曰。此間僅先生與吾母女。別無他人。先生得不畏清冷乎。余笑曰。如此清趣。那易多得。第重勞主人於心。實勿安耳。癩影聆言。從旁語曰。聞諸吾母。吾父生前最好賓客。觥籌交錯。一座常滿。彼達拉氏之冷。獨山莊非吾父宴客之所乎。今則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吾母女迫處蓬華。大雅高朋。久疎足音。偶得一士君子。惠臨喜不可言。逸云勞耶。余聞其言。深服癩影之敏慧。既乃相率就坐。殺饌精美。皆夫人所手製。飲次。夫人又爲余述畢生所歷名勝。清談娓娓。令人忘倦。癩影且從旁贊和之。此一席之間。真其樂陶陶矣。膳竟。余復從癩影至客堂。癩影續述曰。是後余與馬尼士漸有芥蒂。舊日豔情。幾等流水。余每無聊。則往睨虹園。閒步園籬。吾家僅里許。往返至易。其中花草。綽約可人。以會歷情。劫之人。作此冷淡生涯。實較綺羅叢裏爲快。乃馬尼士視余狀。恐吾母詫異。轉來與吾周旋。實則心有不協。終強爲歡笑耳。聖誕節日。馬尼士偕數友人。飲於酒家。被酒之餘。忽以小故。與其友臺萊口角。竟至用武。臺萊右臂爲馬所折。傷勢至重。其家人控諸公堂。公堂因捕馬入獄。余於患難之中。不覺復動前情。因上下爲馬進賄。並延律師爲之辯護。始獲開脫。罪名然已留獄兩旬。出獄之日。余往迓之。見其敝衣垢裳。形容憔悴。憐之良深。因贈以梯袍。宴之。壓驚。渠似感余意。由是又稍輯睦。一日。馬尼士語吾母曰。睨虹園讓與富翁。達拉氏矣。得貲千五百磅。吾母聞言。殊深驚訝。立責之曰。吾以汝誠信。可託。故令汝司財產。奈何。狼子野心。不謀諸余。而擅售吾數十年來息。

相。依。之。故。園。范。氏。雖。貧。何。至。以。平。泉。草。木。鬻。諸。他。人。汝。不。使。原。壁。返。趙。余。當。遂。汝。馬。尼。士。聞。言。忽。大。變。其。平。日。態。度。厲。聲。曰。去。則。去。耳。大。丈。夫。寧。能。常。低。首。短。簷。下。哉。吾。母。末。如。何。向。之。索。值。渠。取。五。百。磅。出。而。藏。其。千。磅。以。歸。已。實。則。晚。虹。園。所。值。萬。不。止。此。數。吾。父。在。時。嘗。延。人。估。價。謂。足。值。三。千。磅。其。言。馬。風。聞。之。何。至。以。千。五。百。磅。讓。人。吾。知。此。中。爲。渠。所。中。飽。者。爲。數。殆。過。半。矣。吾。母。以。所。差。過。鉅。力。與。之。爭。馬。惟。橫。疊。如。故。並。語。吾。母。曰。雷。維。銀。行。之。存款。余。已。支。付。三。千。磅。汝。其。奈。我。何。吾。母。聞。言。面。罩。濃。霜。狀。若。木。雞。久。勿。能。答。余。從。旁。語。馬。曰。若。安。用。此。巨。款。苟。有。要。需。商。諸。吾。母。未。始。不。可。畀。汝。今。乃。以。強。力。陵。人。母。之。厚。恩。余。之。深。情。殆。忘。之。歟。上。帝。有。靈。必。懲。爾。負。心。之。人。以。衛。我。寡。婦。孤。兒。言。既。吾。母。亦。喟。然。曰。余。別。無。他。出。僅。此。掌。上。明。珠。汝。兩。人。又。至。沈。淫。余。本。擬。以。汝。爲。外。黃。之。贅。而。使。癩。影。承。受。父。產。今。若。茲。余。復。奚。望。雷。維。銀。行。之。存款。余。母。女。所。資。以。爲。生。活。者。願。有。以。歸。我。馬。尼。士。聞。言。掉。頭。外。行。終。已。不。願。自。茲。而。往。遂。絕。跡。吾。家。吾。母。遭。此。變。故。因。以。感。疾。余。侍。奉。湯。藥。歷。三。月。而。方。瘳。病。中。所。耗。醫。費。爲。數。殊。鉅。吾。父。遺。產。蕩。然。無。存。吾。母。迫。於。無。奈。因。市。故。宅。借。庇。於。他。人。屋。漏。之。下。生。不。逢。辰。實。倂。處。此。追。溯。前。情。低。徊。近。狀。能。勿。痛。哭。繫。之。耶。

癩影言次。淚承雙眶。盈盈欲下。余極力慰藉之。既詢之曰。密斯身世備聆之矣。而昨所云鄧脫其人。獨未道及。盡有以語我。癩影曰。鄙人健忘。幾爽前約。幸先生曲恕。方馬尼士自香冰村歸後。余於渠書齋中。三見其友鄧脫。寄彼之書語多鄙俚。又涉荒唐。余漸稔鄧脫之不規。且知鄧脫爲渠新交。緣未病以前。渠從未有友人名鄧脫者。則

今者反獲無端。卽鄧脫爲之厲階。亦意中意耳。乃馬尼士。雖吾家後。余於書齋中。又獲一簡。簡尾不名。審其筆跡。確爲鄧脫所書。其書所云。情節離奇。實令人不可思議。先生倘欲閱者。余當往取。以來余領之。癩影乃出室去。靜待有間。癩影復至。授書於余。曰。余視此書至珍重。其言多耐人尋味。先生久歷交際場中。亦知書中所稱。曾見諸事實乎。余不暇答語。並不知書中所稱。爰卽披書誦之。書云。

五月六日葛林惠墟發

余親愛之莫萊君。雖別以來。於茲三旬。眷懷舊好。我勞孔多。復仇之事。夔承慨諾。余訪急盼佳音。而子遲遲不發。何耶。意者以憐惜一賤人。不忍作此摧殘名花之手段乎。然足下當知黛瑛楊花根性。人盡可夫。本女界蠶賊。余借人之及。以襲人。正大慷慨於心。且足下亦贊成余說。交好如吾儕。當不至相尙以許。吾信足下必不食言。祈速圖之。毋令人望眼欲穿也。淪儂居此甚佳。一切凌雜之需。旣允爲足下臂助。自當始終踐約。幸勿介介餘不贅。

癩影見余誦竟。笑語余曰。以余觀之。馬尼士必已犯彌天之大罪。先生視此何如。余時方揣摩書中辭意。癩影所言。充耳未聞。旣癩影擊余肩曰。先生殆與書中人有關係耶。何神往乃爾。余急詢之曰。余殊不解密斯所云。癩影曰。余屢與先生言。而先生置若罔聞。何耶。余笑曰。密斯誤矣。余方研究書中意趣。將以極美滿之辭。作答密斯何冤余之甚。癩影曰。若然。請先生告我。以揣摩所得者。余聞斯言。大爲所窘。蓋余料書中所述之黛瑛。卽余所心愛。

之黛瑛。以此書情節與前者從黛瑛處所得之函合而觀之。確足爲鄧脫殺人證據。惟事涉黛瑛。殊不能爲癩影道。乃癩影見余猶豫狀。窘余益甚。余不獲已。結之曰。鄧脫爲何許人。余素未聆其姓氏。黛瑛似爲女優。惟天下多同名者。余不敢必耳。癩影明知余言爲遁辭。相與一笑而罷。

余方欲有所言。忽見虬髯夫人自外入。笑顧余等曰。若兩人可謂知己相逢。清談忘倦矣。余唯唯。目瞬癩影。則紅暈梨渦。俯首默然。余不與語。取囊中時計按之。已午後二時。因笑向夫人曰。余來已久。主人情殷。遂忘時晏。卽此告辭。癩影聞余將行。起立留余。余語以館事未竟。勢不能留。渠知不可強。乃握手與余道別。余亦致聲珍重而去。

第六章 步月

余旣別癩影。行至中途。忽念曰。倘日未晏者。尙可詢癩影以昨晚與馬尼士晤時情形。惜乎其未能也。旣憶鄧脫之函未還。癩影盍持函往訪黛瑛。與之共究疑問。匆匆赴館。舉余所事。遂卽過黛瑛居。時已日夕。黛瑛適在晚餐。見余至。吐哺起迎。詢余曰。先生晚餐也未。余知黛瑛生計艱難。不欲累彼。因以已膳報之。並勸黛瑛速膳。黛瑛先款余坐。乃始就食。食罷。笑語余曰。皓魄一輪空明。若鏡庭前花影。拂地婆娑。當此良辰美景。曷不移案廊下。促膝談心。作竟夕歡乎。余聞其言。正符所懷。欣然從之。偕行至廊下。觀望有間。相率就坐。坐次。余以鄧脫致馬尼士之函授黛瑛。黛瑛取燭至。展而誦之。余意讀時。必露驚惶之狀。乃知事有不然者。黛瑛閱之。絕不介意。未及閱竟。卽以書返余曰。吾知之。稔。毋庸覓讀。余曰。然則其語盡確乎。黛瑛曰。如此良宵。不談風月。而先生絮絮根究。慘痛之

歷史令人斷腸矣。余笑指鄴脫之函曰：就書中所語，借人之刃以戮人，則卿之爲無罪，已有確證。余意務宜弋獲罪人爲卿釋，此嫌疑非敢以劫灰苦語唐突粧閣也。黛瑛聞言默然不語，余復進語曰：然則卿將長此默爾乎？以余視之，殊非計也。黛瑛喟然曰：先生愛我，洵爲至矣。第於事實上，有極爲難者，恐先生之力不足，解余之困苦。余曰：吾兩人爲患難之交，卿事卽余事，誓盡余力爲卿將伯，幸毋以外人相視。黛瑛曰：先生情意真摯，殊勿克當。余身雖未死，心同槁木，軟紅風味以劫後餘生觀之，不啻狴犴蛇蝎之鄉，萬無復涉足理此事，則更爲余所不計。生之死之，惟命是聽。余曰：密斯何自棄，乃爾以此豔質歌筵舞席間，正可壓倒倫敦名花胡作此煞風景。語談次，忽一女郎飄然至，長裙曳地，綽約可人。余諦視之，則霞碧也。霞碧先與姊攜手，繼向余寒暄。余曰：余與密斯一別經久，何意今者不期而遇？又值明月良宵，天公厚我哉。霞碧蹶然，三人乃相率就坐。黛瑛顧霞碧曰：余遲妹多日矣，何來遲也。霞碧熟視有間，笑曰：余鎮日奔走，憊勞極矣，幸俾予少憩，容當詳告。余因語霞碧曰：余初晤密斯時，密斯侃侃責余，謂不當在公堂吞吐其辭，令罪人漏網。今令姊與余具在罪人之果，爲阿誰令姊必知之。乃密斯不以責渠而獨苛求於余，何耶？且余極願與令姊研究此案，置罪人於法網，以釋令姊嫌疑，而渠堅不語實，是直欲庇護罪人，誠不解其意之所在。霞碧不待言終，卽語余曰：明敏如先生，亦有誤耶？前日之言，聊以試先生之心耳。吾姊不欲語先生，以底蘊實有難言之隱，余之用心豈異於姊？烏有強人弋獲罪人之理？余笑領之，談次偶及鄴脫之函，霞碧向余索閱，余取與之，閱竟默無一言。黛瑛又促霞碧語以別後情形，霞碧顧余而笑，探其辭旨，似以

余之在側有不能出諸口者。余不獲已起立告辭。黛影笑曰：余姊妹尚有密謀。明日當請先生。余頷之。兩人送之門首爲禮而返。

明日余如約過黛瑛居。詢以昨晚事。黛瑛曰：余命多薄累。及阿妹日來。妹爲余事費盡幾多心血。今幸稍得端倪。然余居此已兩浹旬。容易年華日復一日。彼惡人不久將還倫敦。心滋憂懼。余不及卒聆其言。卽詢之曰：幸卿告卿以昨晚密謀事。黛瑛聞言起顧窗外。閱無一人。因復歸坐。向余耳語有頃。余略稔前情。笑曰：若然。余當爲卿介紹於密斯虬聖耀影。卿願之乎。黛瑛曰：今非其時。願以異日。余又曰：漪儂果妖麗乎。然旣與馬尼士爲伍。其人品必卑下矣。黛瑛曰：霞碧未語我。不敢武斷也。余唯唯。俛仰有間。顧黛瑛嘆曰：卿姊妹之慧心俠腸。令人五體投地。黛瑛目余而笑。一笑之間。實含無限深情。此爲余識黛瑛後第一次之美滿交際。旣而黛瑛忽憂形於色。余見此狀亦引人之戚。以爲戚。固詰其故。黛瑛悄然曰：余今者安居在此。與先生傾談。而吾妹慷慨仗義。隻身走險。余獨安於心。乎先生念之。遭家不造。椿萱蚤萎。遺余姊妹二人。碩果僅存。蟲蟻又復嚙之。造化小兒。何不仁之若是耶。余知其痛定思痛。不敢輕發一言。以長其愁思。以他語亂之。而倉猝之間。無辭可得。嗣憶黛瑛所繕小說。因向索閱。黛瑛目視不答。似惡余之不解事者。余強索之。黛瑛取以畀余。余展覽之力。讚其書法工整。筆姿媚秀。而難以依諧之語。黛瑛色始少霽。余緣館事未竟。尋卽別去。

余書至此。將有補述者。則吾母兩旬前。忽偕余姊梅媛。作喜妻特之遊。吾母倦歸。末久忽又遠行。余不爲然。第老

人興趣方濃。不忍作煞風景。事故由余姊爲伴。旅行中裨益不淺也。是日余於黛瑛處至館中。專竣旋寓。侍者忽以電進。謂自皮福特所發。余接其電。驚疑殊甚。急譯讀之。則余姊自皮福特旅次所寄。謂母病於皮福特。臺球旅館。囑余立往。余爲驚絕無已。其卽行乎。急取時計觀之。正晚間十時。末班汽車久已開駛。余不獲已。惟有待明晨就道。然而中心焦灼甚矣。

翌晨天氣晴明。余遂首途。附汽車至皮福特。過臺球旅館。入吾母寢室。吾姊方侍母側。見余入室。急起迎余。柔聲語余曰。母方安眠。幸弗高聲。余點首應之。隨姊至病榻前。見母側身向外。臥呼吸甚勻。惟黃瘦特甚耳。余見此態不禁愴然。旣乃詢姊曰。阿母果患何症。余聆彼鼾鼻聲。覺尙不至有大危險。姊曰。母本無大恙。偶患感冒耳。特以年老之人。不堪病魔相擾。遂至黃瘦。乃爾余因告姊。以得雷時之焦急。姊曰。此間本無汝事。第阿母病中。思子情切。故招汝來耳。吾姊言時。屢作呵欠狀。若顯其憊疲者。余見之。語姊曰。諒姊多日失眠。今幸余在。母側。姊盍安寢。片時。姊曰。誠然。此間無看護。婦余已三日不眠。爲人子者。理當乃爾。且弟方來。此母尙未醒。余安能偷眠。余不爲然。強之去。姊執不從。方爭持間。吾母已醒。呼姊索飲。姊急至榻前。語吾母曰。二弟來矣。吾母聞言。急召余往。時余已在榻前。聞母召。卽以手啓蚊帳曰。阿母兒在此。吾母仰目視余。狀至愉悅。余卽於榻旁就坐。告吾母以何時得電。何時往附汽車。何時至皮福特。吾母雖在病中。爲殊樂聽。余言時。吾姊捧藥至。吾母掙起。接而飲之。飲次。語余曰。予疾本不重。特念汝頗急切。欲面汝耳。余曰。阿母有疾。兒職當侍奉湯藥。縱母不念兒。若知母病。亦必來此。

吾母聞言。面有怡色。又曰。汝來。余甚欣悅。病魔即可退避三舍矣。余笑頷之。并請吾母安眠。母諾之。余復勸姊就寢。姊又却余。吾母曰。渠衣不解帶者已三日。今憊甚矣。又顧姊曰。梅媛。汝弟既在余側。可往少憩。積勞過甚。恐非氣體所宜。姊重違母意。應聲而去。母亦安眠。余默坐其旁。取案頭吾姊新購之偵探小說杯中。毒閱之。藉以消遣也。

余留皮福特五日。而吾母愈矣。余以老人精神。未能元復。力請歸家。休養。母不爲然。謂余曰。倫敦塵囂。層上。空氣穢濁。於病後之人。殊不相宜。今當渡大澳士河。遊愷音流城濱海之土。空氣新鮮。於余殊爲相宜。余不敢拂母意。唯唯而已。母又曰。余仍挈梅媛行。汝有職務在身。未可久曠。余竊念母病新痊。又將遠行。寧忍獨委姊。以此重肩。因請於母曰。兒久居倫敦。意興悄然。愷音風景。自離年。領略後。迄未再過。其地今幸阿母往遊。有此好機緣。忍失之乎。至於館事。來時本告假一星期。後倘不能如期銷假。可函懇同事代庖。吾姊亦曰。弟若偕行。旅邸更不寂寞。余甚贊同也。吾母以爲然。遂允偕余俱行。

第七章 漫遊

津亭月滿。驛路花明。吾母挈余。弟二人。由皮福特起行。溯皮福特河而北。經黑丁洞。是地臨河。而居河之支流。橫貫其間。風景殊佳。余等從母意。居留兩日。地有玫瑰公園者。園廣百畝。引流爲池。撮土成邱。琪花瑤草。蘿薜青葱。搖曳於銀蒜金樓間。如天然畫圖。其名勝不減倫敦之普西公園。客之停驂。是地者莫不爭先駐足。以一領風。

景爲快。余客此時亦往游賞園。善鸚哥數頭。羽毛潤澤。皎潔無比。吾母愛尤之深。願以代價市之。嗣因園主索值。奇昂。遂不果行。而吾母事後猶耿耿不忘也。

余等去黑丁洞後。仍買舟遊皮福特河。舟行一日。次鬻萊村。是村臨河而居。幅員殊小。惟村有鬻萊湖。頗著名。勝村卽因是得名。鬻萊湖者。並無水道。與皮福特河貫通。而十里河塘終歲不凍。偶遇歲旱。亦不枯涸。池旁徧栽垂楊。修竹蒼翠。相映彌饒。佳趣村中。風俗質樸。業農者十居七八。墾頭工罷。則羣憩於柳陰之下。田歌相答。天籟聲聲。此中樂趣。不啻別一洞天。且鬻萊湖產魚。頗富。村中童子。輒就柳陰垂釣。值炎天熱暑。則浴於湖內。自樂其樂。皞皞如也。余幼時。兩隨吾父至此。今者。舊地重遊。景物未改。而吾父之聲音笑貌。已長逝人世。漫遊至此。彌增悵觸矣。停泊半日。余等復起棹前行。

嗣至愛鑿。愛鑿市面繁華。有憐儂劇園者。名優波帆。方新蒞止。余等停泊之日。值波帆初次登場。吾母聞之。忽觸周郎好命。余姊弟伴往劇場。是夕所演者爲吾英征服印度之古事。波帆去大將馬克英。氣勃勃。軍旗所指。印奴望風披靡。臺下觀者莫不神注舞臺之上。擊節歎觀。止余對此好身手。亦爲之壯心陡發。吾母尤笑口常開。迨夫諸曲盡終。余等始歸。明日往遊羅蘭花宮。是宮地高境曠。風景瀟然。宮中所栽。並不僅羅蘭一種。特羅蘭獨較他種爲多。余等至宮內遊覽。一週奇葩綵雲。仙蕊耀日。濃陰簇聚。積翠紛披。良堪悅目。正酣遊間。忽有兩人蔽余眼簾。而過。余仰視之。則一少年挈一女。卽當亦來宮遊玩者。而余之視線適與少年目光相接。觸面面相。觀余觀少。

犖狀貌面鰲鼻高眼深似曾相識者猛憶之頗類莫萊馬尼士嘗向余敲詐者也狹路相逢怒從心起特以余母在前余力遏之馬尼士亦怒目視余而去事後余憶彼女郎丰姿楚楚動人殆馬尼士所眷之淪儂乎儻父何福儂此佳人然余視女郎無輕狂態不類能與馬尼士相處者意者爲馬所蠱惑歟此一團疑霧遂縈余之腦府矣遊竟余遂從余母及姊匆匆出花宮。

余所居之寓名嘉爾斯旅舍愛鑿之大客館也舍中寓客不下百數十人余母喜清靜故卜居舍之後軒余等晝則出遊暮則歸寢從未與同舍者一通問訊明日余患感冒病不能興吾母獨挈梅媛出遊余伏處斗室靜臥養痾日中忽一女郎驀然入吾室余扶床起迎之卽花宮中所遇之女郎也深怪女郎不令侍者通報而貿然入室時女郎已就坐笑語余曰先生識余乎余曰昨日花宮所遇者非密斯也耶女郎曰鄙人屢晤先生特先生未知之耳余訝其言因詢其名女郎堅不語余亦無如何女郎曰鄙人來瀆先生別無此事惟有一言轉語先生黛瑛今已離倫敦而他適余聞言瞠目不解所云有問進詢其故女郎以不知對余又曰密斯所言是否裘妮亞黛瑛密斯識此人乎女郎頷之且曰鄙人與先生同舍昨日卽擬趨謁以室有他人未敢造次故稽遲至今午耳言既起立告別余欲挽之已勿能及明日疾瘳出室徧訪同舍並無女郎其人而吾母遊興正酣急欲赴愷音流余遂不能復留女郎所言之爲真爲假亦置諸不問矣。

余等既別愛鑿遂渡大澳士河向愷音流進發沿途長望紅瘦綠肥錦鱗游泳沙鷗翔集吾母顧而樂之謂病後

得飽背此風光於身體殊有裨益。余則念女郎之言。心憶黛瑛。江花江草。觸目皆愁。異鄉風景。縱佳。迥不如在倫。敦與黛瑛同遊之爲樂。望雲樹而惆悵。痛美人之飄零。余於無聊之際。每與吾姊閒談。藉遣愁懷耳。

靈光無恙。今日重遊。余等抵愷音流矣。愷音流濱海。而居風濤撲岸。雪浪攀天。舟影波光。顧盼幾變。余等解裝。方竟心蕩。未平。在客。郎休養。一日。詰朝。乃駕舟遊海上。水不與波中流。蕩漾。吾母與姊固樂。此不倦。余亦將十日。愁懷盡付濁流矣。高瞻遠矚。翔鷺薄天。游魚潛水。上下各適。其性蘭漿桂棹。往復回旋。一聲款乃。浪花四濺。目中誠樂。不啻塵外別一佳境。余顧母曰。此大好風景。兒自離年。領略後。縈繞腦府中。迄今猶有遺痕。吾姊聞之。笑曰。非仗阿母洪福。余等那得復來。吾母亦笑曰。汝既樂此。吾家曷遷居於是。余曰。濱海之上。既卑且濕。暫留則可。久居恐非宜也。言時。一陣狂風吹來。海面舟爲之蕩。仰視天際。濃雲一抹。飛上重霄。彷彿告人以將雨。余等乃返棹歸寓。

明晨天霽。余等乃往遊海濱之姊妹塚。是塚爲愷音流勝蹟。埋香埋玉。離此已二百年。相傳姊妹二人同眷。一書生後書生。披髮從戎。在卅年餘。黃姑信杳。青鳥音沉。久不得消息。姊妹尋訪至此。悉書生捐軀沙場。攜手赴海而死。死後土人憐之。爲收遺骸。葬於是地。文人好事。每至春秋佳日。輒來遊覽。賦詩題句。憑弔有人。久而久之。其名勝遂喧徧全國。余等行至塚前。白楊夾道。古柏森森。斷碑荒苔。爲陽光所映射。慘淡作金黃色。在在足以供人低徊。余微歎曰。人生若大夢。彭殤壽夭。等是死耳。惟得其所死之爲難。昔埃及王圖柩偷嘗戀一農家貧女。徒以貴。

賤懸殊不獲如願。乃棄其九五之尊。萬乘之富。與之偕遁。異地卒之。歷盡艱苦。終成泡影。同命冤禽。雙雙蹈海。以死。夫情之所鍾。視天下尙如敝屣。而况一己之身命。彼黃土塚中。一雙多情。嬋娟死得其所。可無遺憾矣。當余俯仰太息之際。吾母見余狀。乃爲大訝。笑曰。如此野曠。風景得猶不足爲若行樂耶。吾姊曰。阿母。春秋已高。少年時之性情。殆忘之歟。對此可憐可豔之三尺孤墳。兒亦不能無動於中。而况年少翩翩。顧影自憐之吾弟。耶。余聞姊言。根觸心緒。幾失聲而泣。夫人有所感。則可以泣。余姊之言。語中余衷懷。韶華逝兮。恨綿綿。美人去兮。心戚戚。更從何處下咽。耶。盤桓有間。日影西斜。已逾亭午。余對地下長眠之人。感念身世。猶戀戀不忍去。旋爲余姊所強。乃從母姊而歸。居愷音流七日。既遊徧曼珠塔。留泉碧斗公園。維尼爾古宅。諸名勝。吾母忽縈念故園風味。余亦歸心如箭。願立返。倫敦訪玉人消息。卽日束裝去。愷音流乘舟尋舊道。行青山綠水景物。依然不復爲諸君贅述矣。

第八章 失豔

田園三徑。松菊猶存。余等寧倫敦矣。余既抵家。未及煖席。過哪遜旅館。視吾日夜憶念之意。中人則果如余遊愛。靈時嘉爾斯旅館中女。郎告余之言。黛瑛已離鄉去。國余爲惘然。旋就居。停主人詢黛影去時情狀。居停曰。密斯裘妮亞去已旬餘。臨行之時。並無有所囑。余聞言竊念。以余待黛瑛之情。慄而臨行之時。絕無一言貽我。何薄情。乃爾且余稿之存。渠處者甚多。今亦一一攜之。以去。以黛瑛之明敏。乃亦如此糊塗。耶。令人誠不可解。無已。快

快而歸。甫入書齋，侍者忽以一封裹與予。語予曰：此爲密斯婁孀亞致主人者。適忘呈上。密斯與此物於余時，告余將赴巴黎，恐非期間所能言旋。屈指計之，今離倫敦已將旬餘。當在巴黎矣。余聞其言，急拆視之。則余之原稿及渠爲余繕就之幅也。此外別無書翰。惟附一撮影亭亭香立儼然畫中好女子把而玩之。愛不忍釋。視其後幅，則有草字一行，文曰：『千言萬語盡在此中。地角天涯願君自愛。』余讀之，愾然悟曰：余心愛之黛瑛，汝示我以長毋相忘乎。雖云留影，不啻如見其人。余之相思，其或借此少慰旋以攝影置諸篋中，取所錄諸稿一一視之。則已次第繕就。筆姿娟秀，字跡勻淨，觀物懷人，如獲至寶。竊念自後無論何困窮，決不以黛瑛手蹟市金錢。既又念曰：黛瑛去矣，未稔霞碧尙在倫敦乎。霞碧寓所夙未語予，縱芳蹤未去，倫敦亦無從探詢。躊躇久之，侍者來請進餐。余乃赴膳室。草草食竟，卽過館中銷假，與同事諸友久別重逢，未能免俗，聊作寒暄。旋見余之案首有郵書兩緘，乃急就視之。一爲耀影寄余之書，余啓閱之，乃一問候簡，略稱別後時勞縈念，倘得於公務之餘，過我一聚。嘗先掃徑以待。余讀罷，竊念曰：征塵匆匆，迄未以出遊報耀影勞，彼望眼欲穿矣。復啓又一函，展讀之，則爲一匿名之書。書曰：

司達渥先生鑒。僕耳盛名久矣，未面荊州。先奉蕪簡，知君必駭異也。雖然，實有不能不爲君告者。則僕與先生雖無直接之關係，而有間接之關係。若能撥冗惠過敝寓，當將關係之事盡情以告。特未識能否慨許耳。敝寓在黑爾頓街六號。名恕不具。

余讀竟。茫然不解。審其發書之時。則去今已旬餘。余卽如約而往。亦已失信。且書不具名。安知不別有危險。在遠東之高閣。草草竟事。卽往訪癩影。癩影適未外出。見余入室。笑舍起迎。然玩其情態。又若惡予之疏遠也。方予與癩影周旋之際。夫人忽來客堂。余趣與夫人爲禮。夫人含笑答之。便詢久未過從之故。余以漫遊告。爲述所歷諸名。癩影萊湖之風景。姊妹塚之古蹟。尤爲癩影所樂聞。夫人旋出室去。余遂與癩影清談。詢以倫敦近日有無新奇之事。癩影以不知對。旋詢余曰。前者馬尼士致鄧脫之函。尙在先生處。能否見還乎。余乃探囊摸索。則已不在囊中。卽語之曰。後若來此。當以奉璧。予言時。猛憶癩影曩晚與馬尼士晤時情形。尙未告余。遂以詢之。癩影笑曰。事極瑣屑。恐重污尊聽耳。余否之。癩影曰。余母女之艱苦。前旣備語先生。馬尼士之罪惡。先生當盡憶之。余中夜撫膺。再三籌思。非與馬尼士正式交涉。無以安堂上之心。遂留意伺之久。不得機會。一夕。余自姨家歸。道遇馬尼士。馬不及引避。卽與余爲禮。余便語以家道艱與吾母之疾。馬尼士以爲不入耳之言。置若勿聞。兩人且行且談。余詢渠以雷維銀行之三千磅。支出果何用。馬曰。三千磅乎。余已爲莫萊新夫人置粧奩矣。余訝其不偷。又未便詳問。遂亦置之。馬尼士繼言曰。余爲汝母所唾棄。前者揮諸門牆外而不顧。今轉視顏以乞憐於余。異哉。余聞馬尼士言。怒甚。願以弱女子之身。獨與惡不畏法之人爭抗。事必無悖。乃忍氣安之。惟以理折之。曰。吾父臨終遺囑。以雷維銀行之款。授余汝盜余之名。而劫余之產。在法律上。應受科罰。雖吾母年高多病。事不追究。然汝亦負余太甚。馬不語。有頃。忽厲聲曰。吾與若愛情久斷。願毋纏我。今尙擬赴友人約也。

余聆耀影言至此。乃語之曰。其後所言。余於曩晚聞之已備。耀影曰。然則予不贅述矣。余頷之。旋謂耀影曰。馬尼士之貌狀。余彷彿猶能憶之。前客愛鑿時。愛鑿有羅蘭花宮。余往遊之。卽於宮中遇一人。酷類馬尼士。並與一女。卽偕行。女郎姿色絕佳。年事未及二十。耀影未及言終。急語余曰。是豈鄧脫書中所稱之漪儂乎。漪儂之名。必爲女郎無疑。余曰。吾亦云然。耀影又曰。馬尼士所稱之莫萊新夫人。殆卽漪儂乎。若然。愛鑿之遊。自必新婚之後。往度蜜月也。余初聆耀影言。亦覺不妄。嗣憶曩晚。黛瑛與余語時。黛瑛曾言。漪儂與馬尼士相交。原有他故。余於此。推想知漪儂之必不夫馬尼士也。特花宮所遇者。必爲漪儂無疑。然何以知黛瑛離倫敦而他適。又何以識余而來告余。以黛瑛行蹤耶。思竟卽答耀影曰。余意當下至此。余在花宮晤彼女郎時。見女郎端莊。殊麗。非能與儉父爲儷者。密斯所慮。殆過當歟。耀影曰。馬尼士之婚。未本不干余事。余所耿耿難忘者。余家之產業耳。余日後尙擬再與交涉。或將借重於先生。亦未可知。余笑曰。密斯有命。敢不竭綿力以助。特余意頑梗如馬尼士。非控諸法堂。決不能令其俯首帖耳也。耀影喟然曰。余亦久欲與訟。特吾母之意。謂是舉未臻妥善。故未果行。然余所慮者。不僅如是。馬尼士天涯浪跡四海。爲家不知何日得復與相逢。卽能相逢。余亦將受其欺凌。不能與之嚴重交涉。先生思之。奈之何哉。余笑曰。老年人性情好靜。令堂之不欲涉訟。殆亦是耶。耀影唯唯。亡何。余卽別去。

吾邑有名惠佛蘭報者。余一日清晨展讀其報。見載有新聞一則。曰。奇姆斯福特之達來兒。旅館於旬日前。有一女郎來止宿。該女郎年約二十許。所操爲純潔之倫敦士音。日中。

時有男子來視渠。惟大率非上等社會中人。女郎似厭與男子周旋。問或以閉門羹拒之。乃於日前之晚。忽服毒自裁。侍者知之。極力挽救。已弗能及。旋於枕畔得一書。書稱予因厭棄塵俗。故於今日遁返天國。此事與館中絕無關繫。倘有仁人君子。哀而殮之。枕底之金。即以奉酬。一時奇姆斯福特諸偵探家。聞知其事。咸極力究其致死之由云。

余讀竟。覺其事至耐人尋味。第以於余無關係。遂亦一笑置之。而庸知實與余有絕大關係。耶。事後思之。余殊不自安矣。

第九章 驚耗

紅顏不壽。噩耗傳來。一日余得霞碧書。略謂家門不幸。伯姊多難。客死異鄉。魂歸何所。余當往視。其喪旬日之後。或能過返倫敦。過訪先生。先生前程遠大。幸毋以吾姊之故。重傷厥心。則吾姊幽靈安矣。余讀罷。惟持書痛哭。不知所為。久之復視封面所署。則自格林惠墟付郵。余憶鄧脫致馬尼士之書。亦發自格林惠墟。則鄧脫必常至格林惠墟無疑。今霞碧又在格林惠墟。殆因黛瑛之事。而往黛瑛。則無端客死異鄉。霞碧書辭含糊。並未告余以黛瑛死所。殆不欲余之前往耶。則又何必以黛瑛之凶耗來報。余自識黛瑛以來。在萬數月於其身世。迄未得詳。乃者黛瑛逝矣。杜蕾之案。恐終無破獲之日。坐令凶手逍遙法外。令人扼腕。不置他日。霞碧果如約來。此當有以詢之。且余曩以鄧脫與馬尼士俱為案中重要人物。秘而不宣者。恐妨黛瑛之自由耳。黛瑛既既。余復誰顧。而况余

爲本案首事之人終不能置身事外正宜速了此案以釋肩負思之思之腸迴九曲心緒益劣無已往訪梅媛以遺懷

余至姊寓姊笑迎余余猝語姊曰黑德死矣姊知也未梅媛曰黑德自離余家迄無片紙隻字寄余余視彼不爲不厚而被薄情若茲渠死於余何干吾弟曷爲驚惶乃爾言次見余淚浮盈睫且紅腫甚又曰吾弟殆因黑德之故以致痛哭耶待彼薄情人亦大厚矣余曰姊何翻然改變前言曩昔之夕姊嘗語余曰若得其人如德者而弟媳之則高堂老母當笑口常開而姊氏之心亦慰矣言猶在耳余實難忘姊何毀之如此耶且姊曾函告余極力贊譽黑德謂來韻既秀美絕倫性情尤和藹可親今者黑德死矣余不之哀將復誰哀幸姊諒之梅媛聆言似有惋惜意乃曰黑德在余家行時積疾未全瘳諒以風塵粟六病骨難支遂喪厥身歟余不語少焉猝詢姊曰阿姊黑德之果爲何許人乎阿姊知余待黑德之心乎梅媛曰余安知之余曰渠名裘媚亞黛瑛黑德非其真名余於黛瑛一見傾心卽有求婚之意特以彼若卽若離故雖久與相交迄未能償此願是名義上雖非未婚之妻而余之心理上久以中饋望彼姊乍現驚訝色曰渠名裘媚亞黛瑛乎裘媚亞黛瑛卽渠乎汝何以知之余曰姊且畢聆余說大勤街之事前既備以語姊嗣余在姊處見黛瑛益訝其爲人伺察既久發其秘函函署黛瑛之名而致函黛瑛者名鄧脫然余爾時猶未敢武斷黛瑛之卽爲黑德嗣識其妹霞碧吾以詢之霞碧默認不語後又晤黛瑛吾不呼黑德卽以黛瑛名渠亦應諾也梅媛聆言而有所言而又不語諸口余亟詢之梅媛乃曰若嗣

後又與黛玉晤面乎。余曰：然。余且聘作記室。特余侍阿母赴凱音流時，黛玉忽不別而去。去時別無留言，僅貽余以攝影。茲後所遭非余所能憶度。梅媛曰：然則黛玉前者之驟去，吾家曾語其故於汝乎？余曰：聞嘗以此詞被波。謂余待彼過於真摯，恐墜入愛河，孽海中故引去以避之。若明以言別，又恐姊之挽留不宜，重傷主人情意。故潛行耳。梅媛笑曰：既若茲，何爲又任鈔胥役耶？余乃又以黛玉所言，饑寒驅人，必不得已之語告姊。姊又笑曰：此觀之，若兩人情愫不爲不深。無怪今者之悲慟矣。余聞姊言，深中胸懷，幾爲泣下。梅媛曰：黛玉界汝之小影，何在？身畔。盍予我一觀。余唯唯從懷中出時，計授梅媛。曰：余置於此中，未嘗頃刻離諸懷。似此娉婷，除却木石，誰不動情。梅媛持照視之，點首曰：果黑德也。何命薄乃爾。旋以返余。又曰：黛玉初來時的有蕙憐之介紹書，蕙憐遠嬪法國，不克與之晤面。行當函詢之，即可悉其人來歷。言時，吾母忽攜韻健入室，余急趣前行禮。且告罪曰：余與姊健談，竟忘至阿母前。吾母曰：適以倦故，伏枕假寐，爲娜媿韻健所驚醒。後韻健余以舅父在此，故余挈之來也。余曰：阿母精神常患不繼，近體佳乎？母曰：老身尙能支持，特恆以汝爲念。又顧梅媛曰：適聞汝言蕙憐、黛玉等名，黛玉爲何許人何事？又涉及蕙憐也。梅媛遂以頃所談者告母。母曰：殆即日前寄書於汝之黛玉乎？梅媛唯唯。余聆母言，急詢梅媛曰：黛玉有書致姊，歟？梅媛曰：然。第尾書僅具黛玉二字。未稔是否。夢媿亞、黛玉耳。余不復詰。卽向梅媛索黛玉書。梅媛曰：其書久爲余所碎投諸古紙堆中矣。余詢書中所述何事。姊曰：別無他言，僅問好而已。余曰：姊頃言黛玉去後，迄未有片紙隻字以表拳拳。今者所言何爲？又自相矛盾耶？姊幾語塞，旋笑曰：余頃未知黑

德印爲黛瑛。故所言如此。若知黛瑛卽黑德者。則黛瑛卽會寄書問好。余必不之答。願吾姊雖巧於辭。令使余無以責難心。然理上終疑姊言之爲響也。

吾母旋顧梅媛歎曰。黑德人極樸質。絕不似天折者。今竟死矣。天胡不情。得非汝弟之言。有未確乎。余曰。兒時死耗於其妹。霞碧的可信也。言次卽從囊中出覆碧函。與吾母與姊同讀之。相與歎息而已。余詢及姊喬治安之謂。有事就商於彼。姊以外出告。旋笑語余曰。霞碧丰韻較乃姊何如其性情。又何如余曰。並樹荆花。同原鶴鴿。正無差別。且霞碧明敏機警。尤逾於黛瑛。梅媛曰。汝旣鍾情於乃姊。姊旣死。歸其妹亦恆事也。余太息曰。宛其死矣。又復他娶。余獨何心。那能忍此。俟霞碧來當詢以前情。余別無他願。惟黛瑛身前之嫌疑。終必使之水落石出。吾母聞之急止余曰。嫌疑之際。最難剖白。汝毋干越閒事。以貽老母憂。余笑曰。阿母寬心。殺人須證。孤除暴有法律。吾英固爲文明之先進。國決不至羅織。無若彼出世界黑暗。之可以須有殺人。余言至此。猛憶一事。回首視梅媛。梅媛見余顧彼。問余何事。余曰。黛瑛之書。自何方寄來。梅媛曰。自奇姆斯福特投郵。余聞奇姆斯福特之名。神經受刺。激急問姊曰。奇姆斯福特。乎確乎。旣又喃喃自語曰。恐不至此。恐不至此。吾母見余狀大爲驚詫。謂余曰。兒夢壓耶。抑失神耶。余笑曰。偶有根觸。遂爾如是。別無他故。吾母便詢余以何所感懷。余遲疑久之。乃以惠佛蘭報中所見者告姊。並謂黛瑛旣在奇姆斯福特。則報上所載。達來兒旅館中之女客。絕似黛瑛。豈黛瑛因受惡人暴戾之故而自戕其身歟。梅媛曰。是殆子之過慮。偌大都市。人山人海。何能必其爲黛瑛。黛瑛固等曠道。

者何至服毒自裁而示人以懦弱。余曰：事本未可武斷，余特有此理想耳。余又曰：余聞諸哪遜館主黛瑛係赴巴黎。今若茲恐前言未可信也。梅媛領之時喬治猶未返，余不耐復待，乃辭吐姊而歸。經旬之後，霞碧如約，寧倫敦矣。訪余於縹影園畔，余見霞碧愈思黛瑛，大爲惘然。霞碧含淚語余曰：先生得余書乎？黛姊長逝矣。余以阿姊之故，東馳西驅，心力殆盡。余聞其言，慟甚，不知所對。木視久之，始得一言，卽詢之曰：密斯來自奇姆斯福特乎？霞碧訣曰：余誠自彼方來。先生曷以知之？余不暇答語，進詢之曰：黛瑛是否服毒？達來兒旅館霞碧曰：異哉！誰以此告先生也？余聆其言，又曰：傷哉！黛瑛此美質，不得令終蒼蒼者，用心何不仁？若是霞碧拭淚言曰：吾姊妹皆薄命女。先生所知者，猶表面上之苦況，至於暗中之疾痛慘怛，若爲先生言之，不僅能使先生以歌以泣，苟稱具人心者，亦莫不爲之悲也。余曰：余雖未能深悉若二人之往事，以意度之，久知其哀多樂少矣。余言至此，霞碧驟問余曰：先生知瑪遜子爵乎？余訝曰：密斯何驟問彼地下枯骨？瑪遜因貽誤軍機，十年前革爵遣戍中道，病歿矣。密斯與其人，有關係乎？霞碧歎曰：然，余與瑪遜之關係，言之恐令先生駭異。余唯唯。霞碧又曰：余初晤先生之日，不告先生以吾父名裘妮亞多爾士乎？此實余以響言，給人多爾士非吾生父，實吾之繼父也。余曰：然則密斯生父爲誰？霞碧淒然曰：十年前名震遐邇之瑪遜子爵，非吾父乎？吾父乎？世十年矣。吾之流離顛沛，亦十年於茲。先生聆此，能勿駭乎？余聞霞碧所言，奇特爲之瞠目者移時。

舊事重提。彌增悲愴。霞碧述及父名。淚下。勿自禁。余不忍進詢前事。重傷厥心。乃亂以他語曰。密斯寓格林惠墟。凡幾許時。霞碧曰。此且勿言。余當次第告先生。余歎曰。而翁往事。余極樂聞。奈累密斯傷心。何。霞碧曰。與其鬱結於內。無辜發洩於外。吾姊逝矣。捨先生吾復誰語。霞碧於哀感悱惻之中。忽聞齋旒溫柔之語。致余又不忍拂其意。乃卒聆之。霞碧曰。羅來勝之役。吾父偶爾失察。誤用少將木買。遂至要扼不守。全軍受挫。解組至京。廷議死刑。旋以優遇。宿將減等。遠戍時。吾姊妹年僅及笄。吾父起解之日。吾母女三人前與把別。吾見吾父狀貌豪邁。抗爽之氣。一如當年。丰度惟眉宇間。露不平色耳。吾父先遣吾母與吾行。獨留吾姊黛瑛。咐囑事後。吾姊爲余所強。始以父言告余。則謂吾母終必重適多爾士。吾姊妹當預爲一身計也。

余聆言竟。便詢多爾士爲誰。霞碧曰。余已語先生矣。余曰。固知爲密斯之繼父。今所詢者。密斯未父彼前之爲誰也。霞碧曰。多爾士爲一富商。吾父未出仕時。恆借助於彼。因是多之躡跡常涉。吾廬吾母雅好交游。自與多爾士相識。遂如春蠶之自縛。非余彰親之過。余實恨自由二字之爲厲階也。吾父未及戍所。中道病沒。雲山萬重。客路迢遙。余姊妹未及奔喪。遂令吾父遺憾迄今。猶未歸葬。余每思之。輒爲淚落。乃吾父喪方一載。吾母受多爾士之蠱惑。竟無夫而有夫。余姊妹寄於短簷之下。雖心鄙多之行爲。然亦末如何也。多爾士前妻無所出。吾母歸後。又久不育。有猶子曰。鄧脫粗知書文。多爾士溺之。養爲嗣子。余聆鄧脫名。急語霞碧曰。余久聞鄧脫之名。其人固無非善良者。前從黛瑛處。得鄧脫手書。卽欲訪察其人。聞嘗以詢黛瑛。黛瑛祕不我告。今聞密斯所云。令人恍悟矣。

霞碧曰：吾姊之美麗，庸余贅言。鄧脫未嗣，多爾士時卽具深心。及旣入嗣，與吾姊妹朝夕相處，形跡之間，漸以不掩。願吾姊妹之意，以爲旣父其人，卽兄其子。家庭之際，原不必矩行規步，過於飾僞，致令吾母疑吾姊妹之反對其子也。乃鄧脫不自量力，某日之晨，偕吾姊出外遊賞，竟向姊求婚。吾姊大爲詫異，嚴辭侃侃責以倫常之誼，并謂將訴諸阿母與繼父。鄧脫素畏多爾士，知訴必無幸，始向吾姊謝過。自此而後，吾姊妹於鄧脫遂時存一疎遠之心矣。

余聆至此，笑語霞碧曰：多爾士旣富有家資，鄧脫又爲承襲產業之人，密斯姊妹何獨惡之深。霞碧見余言雜以談諧，一笑置之。旋又適曰：余母再醮之四年，遯爾士適逝時，吾姊方二九，余少姊二齡，年纔十六耳。幸也多爾士顧念吾母於余姊妹，尙不薄待。鄧脫則益施其假惺惺之伎倆，以誣余姊之歡心。余姊愈知此中之不可久居，時問計於余。余之識力遠不如姊，何能有所貢獻。且多爾士殊不願吾姊妹他往，名義上旣父之矣，事理上自不能不從。父言春篋言愁，念爾士夢吾姊妹鬱鬱居人簷下者，又二載而多爾士死矣。遺囑以資產付鄧脫，而析其十之一分畀余。姊妹余姊妹旣受遺產，乃與鄧脫異居。然鄧脫猶時過余寓也。鄧脫年少氣浮，交多損友，多爾士生時尙有所顧忌，洎乎父死，其志益肆。有馬尼士者，無賴子也，聞嘗被逐於家庭，而流蕩於閭閻，與鄧脫交最暱。余聆至此，因詢霞碧曰：吾英名馬尼士者，甚多。密斯所言殆虬聖耀影之中表乎。霞碧曰：余不識虬聖耀影，余惟知馬尼士之爲莫萊馬尼士耳。且聞馬尼士爲皇家大學之生徒，先生識之。與余曰：然余且知馬尼士與黛瑛有絕大

之關係。黛瑛死矣。鄧脫乎馬尼士乎。一雙惡人。余必窮治之。不令彼久逍遙於法外也。談次。忽聞門外刺啄聲。余乃使霞碧入內室少待。使侍者往啓扉。侍者旋導一女郎入。女郎頭戴白草冠。胸纏百合花。余起逆之。似曾相識。曩日羅爾宮中所遇之女郎。非彼也耶。在嘉爾斯旅舍。作不速客者。又非彼耶。彼迄未語余以姓氏。余不能名。名以百合女郎。旋歎之坐。坐定。余笑語女郎曰。別來一月矣。天涯鴻爪。何處留痕。女郎曰。蓬飄萍泛。四海爲家。妾實無善可陳。述於先生之前。余曰。辱蒙惠臨。光及蓬華。更望有以教鄙人。女郎曰。余之來此。別無他意。偶涉倫敦。想念故人。來存問耳。余曰。與密斯萍水相逢。僅有片言之歡。何蒙垂愛之深耶。吾友有淪儂女士者。密斯識之乎。言既疑。睥視彼。不稍他瞬。而女郎絕無異色。淡然曰。妾未稔淪儂。爲誰。余不敢再唐突進言。一笑置之。女郎默坐。有間。忽含笑問余曰。先生仍每日到館任事乎。余唯唯。女郎又曰。然則先生必涉獵倫敦各報。惠佛蘭報所載奇婦斯福特之自戕案。先生見之歟。余曰。密斯注意此事乎。吾亦嘗聞之也。女郎曰。妾並無深意於此案。不過借作談助耳。余憶彼向者之舉動。味今日之言辭。知必與黛瑛之案有關係。又必爲杜蕾案中之人物。此言特欺人耳。乃笑語之曰。曩客愛鑿時。密斯訪於旅舍。而告余曰。黛瑛今已離倫敦。而他適。密斯憶之乎。女郎不語。而面色頓異。余又曰。余讀惠佛蘭報。知死者之爲……言至此。聲驟止。竊念。送來兒旅館之死者。霞碧知爲黛瑛。余亦知爲黛瑛。他人不知也。卽女郎知之。余亦不能令彼知。余知死者之爲黛瑛。余此時偶不加察。遽以斯言語彼。設彼謂惠佛蘭報並未載死者姓氏。若曷以知爲黛瑛。則余其何以答彼。豈非徒自苦乎。余思之。重思之。乃急轉其辭曰。

余自歸倫敦迄未晤黛瑛。黛瑛今何往乎？密斯與黛瑛素暱，當必知之。願有以語我。女郎笑曰：黛瑛行蹤，先生夫豈不知何絮絮問爲余曰：余惟不知，故以奉詢。且余料密斯與黛瑛交誼較余爲厚，女郎搖首曰：余並不識黛瑛。余不語。女郎猝問余曰：頃者先生一言未畢而遽易以他辭，何也？余時幾爲所窘，乃曰：余以風影之談不足爲信，故未卒。所言女郎問余以蜚語若何？余曰：人或疑黛瑛與達萊爾旅館之自戕案有關係，余實不能信。故詢密斯以黛瑛近蹤，即可令人釋然。浪談有頃，余猛憶一事，乃亟趨赴書齋，從書篋中檢出一函，往畀女郎曰：余初自愛，鑿歸從社中得此書，書不具名而言辭離奇，殊耐人尋味也。密斯讀之當必啞然失笑。女郎乃接而展視，閱既詢余曰：先生諒必赴約，果有何關係事？余笑曰：黑爾頓街安在？余并不知之。密斯識之乎？女郎曰：妾居倫敦時，絕少先生，尙不之知。遑問於余？余曰：尊寓安在？容當趨謁。女郎曰：妾居處無定，明日卽當首途，何敢勞駕。余曰：密斯將何之？女郎以奇姆斯福特對余笑曰：是否爲達萊爾旅館之案，而往女郎拂然曰：先生失言矣。妾與達萊爾旅館之案何涉？余聞言謝過勿遑。女郎卽起立告辭，出其纖手與余握別。余乍見其指上戴一極精采之鑽石約指，彷彿黛瑛舊物。

於是笑向女郎曰：密斯之約指何燦閃？乃爾幸昇我一視，以廣眼界。女郎聞言驟現驚訝之色，惶然曰：是烏乎？可是烏乎？可余見其狀益信約指之爲黛瑛舊物，且敢斷彼姝與黛瑛有密切關係。復笑語曰：黛瑛居倫敦時，余常見彼戴鑽石約指與密斯所有彷彿一物。殆密斯曾以此借黛瑛乎？女郎作色曰：先生之言真耶？戲耶？余曰：言者

無心聞者有意以真視之則真以戲視之則戲密斯幸自省之何問余爲女郎亦不置辯卽移步向外行余欲詢以他言因力挽之女郎執意不可乃送之出

余既送客行復返客堂則霞碧已先在余笑曰頃來不速之客密斯知之乎霞碧曰若非乎若非與鄧脫過從之漪儂乎余頃在隔室聆其聲音頗覺稔熟乃從窗橋隙處側目窺之識爲漪儂欲出與之言而羞與爲伍故爾中止余曰然則余輩所談密斯當盡聆之漪儂與黛琪果有關係乎霞碧曰是何待言余又曰然則彼於黛琪之死有關係乎霞碧曰是則不可武斷余曰指上鑽戒的係令姊之物令姊死時此物有遺失歟霞碧曰余在葛林惠墟得驚耗倉皇至奇姆斯福特則余姊喪已五日大殮之禮既成約指之果否遺失余烏之知余曰漪儂不速而來使吾輩談輿中斷至爲快快幸密斯繼續言之霞碧曰余適者述至馬尼士之歷史而止馬尼士善揮霍恆借鄧脫之飲助初來余寓時由鄧脫強介紹於余姊妹嗣馬尼士屢過余寓意頗不善余冷遇之渠始祛其妄念然聞另有風意也余曰此事余知之稔渠之意中人卽漪儂也余前從癭影處得讀鄧脫致馬尼士之書鄧脫力任飲助漪儂而囑馬尼士毋以爲念余以是知漪儂實馬尼士之所眷也霞碧曰此殊難斷漪儂實處兩情入之間不知果屬意阿誰余笑曰馬尼士豈鄧脫敵佳人恐終歸沙叱利耳霞碧續述曰余姊與鄧脫析居後忽獲一書生窺玉牆東贈珠浦畔美人名士緣證三生固人世之韻事然而天多幻恨海易波畢生之冤孽亦肇基於是矣余因詢書生爲誰霞碧曰先生母躁異日當以奉聞余恐霞碧別有深意未忍相強卽不復詰霞碧又曰先生

惜因恨果。果成於因。只此一情字。不知累天下幾許好兒女。沈淪愛河。擊海之中。余恨不能一執而教以太上之忘情。余喟然曰。密斯慨乎言之。殆別有接觸乎。霞碧曰。卽爲吾姊事也。余笑曰。密斯以玉女之妙齡。遽生懺情之悲觀。少年人思想過於衰。歟。壽命攸關。幸勿復然。霞碧曰。薄命如儂。尙何壽命之是言。先生汝亦知余前者曾行乞。一日夜乎。余曰。余不之知。并不及料。惟憶相逢時。節風露中宵。歸人散影。密斯猶躑躅街頭。賣花聲。綠是知密斯處境艱澀耳。霞碧聞言。喟然曰。余以將軍息女。輾轉流離。乃至如此。宜先生之不料。余曰。運數有興衰。境遇有順逆。不能因前者之興與順而遽怨。今日之衰與逆。亦不能因今者之衰與逆而遽絕。來日之希望。天理循環。無往不復。密斯母戚戚於心。霞碧不答。神注久之。欲有所言。余急詢之曰。密斯曷不續述。霞碧曰。此事冗長。非一席話所可罄盡。容後續聞。今者余有不情之求。重望於先生。不識先生能因吾姊之故而慨許之乎。余笑曰。吾嘗語令姊。苟有所命。赴湯蹈火。胥所不辭。今令姊雖沒言猶在耳。情未忘懷。益以密斯誠意遠道。過我無不唯命也。霞碧正色曰。余擬偕先生至葛林惠墟。助余爲黛姊復仇。先生允之乎。言次。張目視余。若急待答復者。余毅然曰。是固深願。請示行期。霞碧曰。先生此行於太夫人前有爲難處乎。是不可不計。余曰。人莫不愛其子。而况暮年之人。若與吾母言之。必阻余前往。祕之可矣。霞碧唯唯。余曰。然則行期果定何日。霞碧籌思有間。乃曰。余尙須留倫敦兩日。以了未竟之事。先生苟有所需。亦可於二日內籌備。余曰。余別無所需。惟旅費一層。此行恐難從儉。非攝有巨款。不可尙當勉力籌備。霞碧聽之。起立告別。余亦旋出。親赴社中告假旬日。既又告貸於諸舊好。集腋成

裘攜之以歸。

明晨往梅媛家辭吾母。適喬治居家未出。笑迎余入。余曰：日前特行進謁。適兄公出。良用悵悵。喬治謝過不遑。偕余至吾母處。吾母適在膳室早餐。余問安。既即以旅行請於母。母尙未答。姊即笑曰：漫遊倦返。未及一月。又復遠行。吾弟遊興何佳耶。余亦笑曰：暮春三月。柳暗花明。正吾人行樂良辰。何忍交臂失之。吾母曰：此行約須幾日。余以十日對。母頷之。余乃出與喬治閒談。喬治詢余以前次走候之故。余曰：本有求於吾兄。今不需矣。旋以十日內應辦之事。一一托諸喬治。喬治曰：聞梅媛言。君前來時。曾言黑德即黛瑛。今已客死他方。此事信也未。余曰：事誠有之。於余無關也。喬治目笑之。若嗤。余言之爲妄者。余亦不置辦。喬治又曰：君無端作格林蕙墟遊。彼地殊無佳景。恐別有他故。余曰：余爲避囂計。得一幽靜之地。便佳。風景如何。固不之計。坐談久之。入辭。吾母。吾母囑余早日歸休。余比時腦海間。忽生無數感情。竊念前途多艱。母之音容。姊之丰儀。而今一別。不知能否重逢。思至此。大爲惘然。旋別母姊而出。明日。霞碧如約。過余。余偕之行。策車向葛林蕙墟進發。

第十一章 探險

客窗煙雨。夢斷家山。余偕霞碧至葛林蕙墟之第一日。以風塵僕僕。甫息征車。未克有所作爲。其第二日。又值天雨。狂風怒吼。雲霧蔽空。余等倦伏逆旅。殊苦無聊。而霞碧於前事。似吞似吐。又不逕以告余。余於此。更爲悵然。又適日風雨如故。余勿能耐。請於霞碧。願爲其難。霞碧不然。余說。余又叩以黛瑛與諸人初交始末。蓋余昨日曾詢。

之霞碧未以告余。霞碧見余叩之急。乃曰：黛姊之死，鄧脫殺之。杜蕾之死，馬尼士殺之。鄧脫實指使之。總之情天多劫孽海。易波耳然而余輩姊妹情深。余不忍不爲姊復仇。而先生於吾姊素有擲果之思。故懇作將伯。若謂吾姊與諸人交際始末。曩在倫敦。已道其梗概。先生由此推想。便可知之。余百事萃身。實無心緒。再提前事。幸先生曲恕之。余聞言。卽亦不復相強。惟與之拉雜演講。以消遣無聊之時。日霞碧曰：明日如雨霽。余擬先出部署一切。惟當喬裝以行。先生無事。幸在館中少待。或有所奉懇。余曰：願從密斯俱行。霞碧躊躇久之。乃曰：是可母然。言次窗外雨聲漸稀。霞碧推窗觀望。高聲語余曰：天半陽光隱約。殊有放晴意。明日果逢陽谷。余清晨卽當前往。余唯唯。旋詢之曰：密斯於此事。有無把握乎。霞碧曰：凶人俱在此間。余等若得計者。不難一網打盡。余曰：除鄧脫與馬尼士外。尚有他人歟。霞碧曰：鄧脫羽翼頗衆。平生犯案纍纍。就余所知者。已不僅謀殺杜蕾一案。故余誓必除此惡人爲社會謀幸福。余又詢以惡人巢穴所在。霞碧以暗拖街之古屋告。余不復語。

明日晨起。天果晴矣。余步出旅館外。吸取新空氣。附郭山青。粘天草碧。融瀉淡蕩之氣。滿置大地之上。所晴景象更動人戀。余於前此三日間。倦伏館中。其情何等無聊。一旦獲視晴陽。其樂又將何如。踱步久之。還館早膳。則霞碧已起告余曰：先生少留。余卽行矣。倘日中不歸。先生可至拔萊斯酒館待我。余因詢拔萊斯所在。霞碧以暗拖街對余從之。於其行後。默守館中。竊念霞碧以一苗條女郎。而具如此肝胆。余實有愧巾幗。有其姊洵必有其妹。黛瑛敢深夜挾利刃。其妹且等而上之。世所謂兒女英雄者。非耶。特余三生石上。未訂夙緣。遂令絕代英姿之黛

瑛棄余而長逝。寢至身死。不明冤沉。莫雪誠竊痛之。正遐想間。居停主人入室訪問。余起避之。居停見余居處無伴。卽坐下閒談。知余爲報館記者。備極推許。余謙遜弗遑。居停漸詢余以來格林惠墟之故。余以探訪密事告。談次偶及本地政俗。居停深以警察腐敗爲病。余詢以本地有無匪蹤。居停以市場不靖告。余曰。鄙人此行卽爲調查貴鄉自治實情耳。且與一女友偕。此間爲渠舊遊地。一切頗熟悉。余言未竟。又轉語曰。余友雖熟悉。究不若君之久居此土者。聞有匿名莫萊馬尼士疊犯要案。逃伏於此。君知之歟。居停俯思有頃。笑曰。敝鄉並無此人。卽或有之。當亦不甚稱著。不然。余無有不知者。余便詢以稱著者誰何。居停曰。希力克臘。尤腓里沙夫。多爾士鄧脫。皆卓著者也。余聞述及鄧脫。腦海中猛受刺激。急詢之曰。多爾士鄧脫乎。鄙人此來卽欲探訪其人耳。居停曰。鄧脫乃新居吾鄉者。來此猶未半載。余於內情不甚熟悉。先生果欲詢問。余當爲先生介紹於警長默雷君。余曰。此姑緩待。吾友已往探之。俟彼歸來。再卜行止。居停以爲然。余又曰。鄙人此行。雅不欲爲匪人偵悉。不然。前途步步荆棘矣。幸君祕之。渠領之。復與余酬應數語而出。

客窗寂寂。長晝困人。居停去後。余久待霞碧不歸。壁間鐘漏點滴聲。聲未幾。而花影亭亭。牡鷄報午矣。余出時。計按之。已及十二時。整衣而出。雇車至暗拖街。覓得拔萊斯酒館。徧視坐客。並無霞碧。在余因就坐。侍者旋以白蘭地酒進。取而飲之。坐待約一時。許不見霞碧。至心爲大訝。竊念。豈余來此過遲。霞碧已他去耶。抑霞碧隻身入險事之變端。有吾人所未及料者耶。霎時間。心潮澎湃。竟如螺腸之九迴矣。旋招酒家傭而詢之。有無女郎來此。酒

家。儲。莫。明。余。意。所。對。殊。非。所。問。謂。屢。有。女。友。至。或。係。老。婦。或。係。少。艾。惟。無。貴。婦。人。耳。余。笑。頷。之。遂。揮。之。去。午。後。三。時。快。快。返。館。卽。召。侍。者。至。詢。以。霞。碧。歸。未。侍。者。以。自。晨。他。出。迄。未。返。室。對。余。聞。之。更。爲。憂。戚。輾。轉。無。計。乃。枯。坐。室。中。以。待。霞。碧。久。之。侍。者。來。報。晚。餐。余。卽。赴。膳。室。然。此。際。心。頭。轆。轤。幾。於。食。不。下。咽。勉。舉。數。箸。托。疾。返。室。至。則。霞。碧。已。先。在。室。中。坐。於。皮。榻。之。上。余。前。視。之。渠。起。與。余。握。手。玉。容。慘。淡。殆。無。人。色。且。鬢。影。撩。亂。外。衣。不。整。幾。類。喪。家。之。狗。余。料。其。曾。經。極。大。危。險。者。猝。詢。之。曰。密。斯。何。爲。其。然。霞。碧。置。若。罔。聞。余。更。撫。其。肩。曰。密。斯。勞。乏。甚。矣。因。何。狼。狽。至。此。霞。碧。經。余。第。二。次。之。詢。問。始。悽。然。曰。妹。失。敗。矣。大。失。敗。矣。幾。與。先。生。長。別。余。不。暇。卒。聆。其。言。急。詢。之。曰。密。斯。失。敗。乎。過。險。乎。請。速。語。我。以。詳。霞。碧。乃。就。坐。曰。先。生。毋。躁。容。妹。少。息。余。唯。唯。坐。待。有。間。霞。碧。曰。鄧。脫。誠。神。奸。渠。在。此。鄉。不。僅。不。以。廬。山。真。相。示。人。卽。其。姓。名。亦。屢。變。更。時。而。希。力。克。臘。時。而。多。爾。士。鄧。脫。花。影。迷。離。鷄。聲。恍。惚。局。小。人。不。知。頗。難。悉。其。蘊。祕。妹。今。晨。雇。車。至。暗。拖。街。尋。得。彼。輩。所。居。之。荷。蘭。式。古。屋。是。街。極。長。古。屋。在。街。尾。離。市。場。極。遠。猶。犬。三。四。輩。迎。人。而。吠。妹。聞。吠。聲。懼。驚。屋。中。人。踟。躕。不。敢。前。正。徬。徨。間。乍。聞。屋。中。有。咳。聲。步。履。聲。妹。方。欲。引。避。而。屋。中。人。已。出。視。之。卽。鄧。脫。也。仇。家。狹。路。分。外。裂。眦。卽。趨。前。狙。擊。之。鄧。脫。顧。余。而。笑。曰。余。久。知。妹。來。矣。故。倒。屣。以。迎。幸。速。入。室。外。間。寒。風。瑟瑟。殊。不。宜。久。留。言。次。不。待。妹。之。可。否。卽。挽。妹。而。入。妹。大。怒。厲。聲。斥。之。曰。汝。敢。以。強。力。陵。弱。女。子。耶。旣。殺。杜。蕾。復。死。吾。姊。吾。誠。不。能。爾。恕。余。此。來。實。爲。報。讎。今。若。此。殆。亦。命。也。顧。汝。敢。以。強。力。陵。余。余。誓。拚。一。死。與。汝。爭。鄧。脫。聆。言。格。格。狂。笑。其。情。狀。之。暴。戾。語。氣。之。輕。薄。有。非。妹。所。能。形。容。者。妹。對。此。冷。嘲。熱。罵。之。狂。態。且。

愧且忿。竊念天壤之間。竟有如此惡人。上帝不仁。復優容之。令余受此奇辱。俯思之。頃一縷酸心。化作萬千淚絲。如鉛珠之下瀉。鄧脫見妹情態。乃曰。汝自命不弱。胡爲作此尋常兒女態。言既強挈妹入妹攀檻拒之力。勿能勝。乃大呼曰。賊！賊！力竭聲嘶。猶無應者。且呼且行。鄧脫漸挈妹入左側一室。室有几椅。卽款妹坐。色殊不惡。妹益疑之。意謂設以強暴相加者。則上天無路。呼籲無門。其何以自全。卽亦不之應。盛氣謂之曰。汝導余至此。果將何爲。余固非畏死者。鄧脫亦操激烈之聲曰。汝毋驕人天下。多美婦人。何獨汝姊妹。何獨乞食於余家之芻狗。今戮汝之首。不足污余刃。導汝來者。別無他意。將使汝知余之能力。更使汝知余之耳目。能遙燭他方。汝未來格。格惠墟時之行蹤。余概知之。汝與司達渥相處良密。歸後爲我寄語。司達渥余恕之已屢。今後若干涉閒事。再犯不韙者。莫謂余劍不利。妹聆此言。急與辯曰。事與司達渥何干。渠亦不暇及此。汝母妄誣良善。益增罪戾。假令司達渥聞之。必不爾恕矣。

余聆霞碧言至此。急謂之曰。鄧脫如此跋扈。的係殺人兇手。密斯又識其巢穴。曷不控諸堂上。以伸其罪。不僅爲令姊復仇。并爲社會除害。霞碧曰。鄧脫多財且智。地方官吏亦莫之奈何。若控彼而有效。余姊妹行之久矣。余曰。既如密斯所述。余與卿姊妹之交誼。鄧脫當必知之。杜蓄之案。余發其覆。鄧脫爲報復計。恐不能免余。余與鄧脫已處勢不兩立之地位。密斯若不控告彼。余當越俎庖代。以求全人自全。霞碧曰。如此不僅無效。轉以禍余。以鄧脫之狡詐。豈法律所能窮治。暗殺而外。別無他計。余笑曰。密斯自問有此能力乎。亦徒托諸空言耳。霞碧曰。妹自

按步而進。終有達到目的之時。此不過第一次之進行手續。勝敗亦常事也。余曰。敢問密斯第二步之手續。霞碧曰。前事既爲鄧脫窺破。此數日之內。必多防範行之。恐無效果。目下無事。求助先生。先生事冗。可返倫敦。余亦當暫別。是邦赴奇姆斯福特。葬吾姊也。余曰。黛瑛猶未葬乎。余正欲撫棺憑弔。以表哀思。至於倫敦館務。假期未滿。尙無妨礙。設不能如期歸去。亦可寄書續假。請與密斯俱行。霞碧欣然諾之。

第十一章 客病

山青水綠。行程送行。余偕霞碧由格林惠墟乘汽車。取道赴奇姆斯福特矣。沿途長望。勝景滿前。第余與霞碧本屬恨人。對此過眼繁華。轉多攢心苦痛。霞碧思其姊。余更思子妻良辰美景。奈何古人此言。字字中余胸懷。字字爲余寫照。余時聞霞碧歎息聲。則疑爲黛瑛欲就與話情願之。又非黛瑛而余心。乃大失望。至於霞碧則危坐車中。不言亦不笑。惟時時嗟歎。以表其傷感耳。

翌日。余等至奇姆斯福特矣。奇姆斯福特之繁華。雖不若倫敦。然較葛林惠墟。則有過之。特余心愛之意。中人既橫死。是鄉笙歌子夜。輔作愁城恨海。觀矣。既抵逆旅。解裝甫竟。卽偕霞碧至黛瑛之殯宮。習習陰風。幽靈恍惚。余與霞碧相對泣然。余顧而嘆曰。人美如玉。命薄如羅蒼蒼者。之於黛瑛。既授之以色。而厄之以命。若有情。若無情。而竟無情。造化小兒之弄人。信可謂酷矣。霞碧曰。紅塵廿載。備嘗酸辛。寢至身死。不明泉下有餘痛矣。余聆至此。萬丈愁絲。半生淒楚。湧上心頭。熱淚雙流。串珠而下。情之所至。有不期而然者。旋覺外寒澈骨。迥異尋常。且時作。

寒。禁。霞。碧。見。余。狀。急。問。余。曰。先。生。殆。病。歟。何。爲。其。然。也。余。曰。誠。如。密。斯。言。不。識。因。何。至。此。霞。碧。曰。僕。僕。長。途。鞍。轡。勞。頓。於。衛。生。本。不。相。宜。先。生。之。疾。蓋。以。此。也。然。薄。命。人。又。厚。累。長。者。矣。余。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疾。病。爲。人。生。恆。有。事。密。斯。何。用。深。自。引。咎。且。余。前。遊。凱。首。流。時。卽。有。不。適。今。者。之。疾。胚。胎。已。久。更。於。密。斯。何。尤。霞。碧。曰。此。且。勿。言。先。生。當。速。歸。逆。旅。此。間。谷。風。習。習。不。宜。久。留。余。然。其。說。乃。偕。霞。碧。匆。匆。返。寓。返。後。覺。病。勢。益。重。目。眩。頭。暈。口。燥。逾。恆。旋。更。四。肢。大。震。遍。體。發。炎。迷。惘。之。中。惟。覺。霞。碧。時。來。周。旋。問。燬。嘘。寒。調。羹。進。藥。余。若。明。若。昧。竟。不。知。余。與。霞。碧。僅。屬。友。誼。不。應。享。此。非。分。如。是。者。三。日。余。病。稍。減。霞。碧。漸。以。病。瘳。時。情。狀。告。余。謂。當。余。熱。甚。時。日。夜。作。嘔。語。聲。音。極。爲。模。糊。獨。妾。姬。亞。黛。瑛。二。字。猶。能。令。人。辨。別。足。徵。先。生。心。理。之。縈。念。吾。姊。惜。吾。姊。無。福。領。受。先。生。之。愛。情。耳。余。聞。其。言。思。欲。答。語。惟。病。中。力。乏。怠。於。發。言。一。笑。置。之。

病。容。憔悴。病。骨。支。離。病。况。淒。涼。病。情。恹。恹。顧。余。病。雖。較。初。時。少。瘳。然。猶。纏。綿。病。榻。不。能。使。二。豎。驟。退。三。舍。中。心。抑。鬱。自。無。待。言。幸。霞。碧。多。情。時。以。親。暱。之。語。慰。予。岑。寂。渠。一。日。之。間。以。半。日。外。出。治。事。午。膳。後。則。返。館。伴。余。所。治。之。病。何。事。從。未。語。余。以。意。度。之。當。必。與。黛。瑛。有。涉。囊。者。余。屢。詢。黛。瑛。以。本。案。底。蘊。黛。瑛。輒。以。言。之。恐。將。有。意。外。對。今。黛。影。死。矣。在。理。可。以。明。言。乃。霞。碧。又。吞。吐。其。辭。輒。以。閻。葫。蘆。按。余。彼。姊。妹。何。外。余。之。甚。也。意。者。霞。碧。仍。爲。人。所。挾。制。歟。在。格。林。惠。墟。時。霞。碧。明。明。語。余。鄧。脫。久。稔。余。輩。交。誼。彼。之。仇。人。厥。惟。鄧。脫。挾。制。之。者。諒。亦。鄧。脫。霞。碧。卽。不。以。呼。情。告。余。鄧。脫。亦。必。疑。之。霞。碧。且。無。以。自。白。况。鄧。脫。既。不。禁。之。友。余。而。轉。制。之。勿。言。天。下。烏。有。是。理。鄧。脫。工。心。計。

霞碧多智謀。雙方均不至若是。是霞碧之不能脫然出諸口者。常別有原因在。余思之。重思之。竟不能得其要領。決意俟彼歸來。再細詢之。嗚呼。深院寂寂。慘綠上窗。余時歛臥病榻之上。百無聊賴。所足以慰寂寥者。惟壁間鳴鐘款擺之聲。聲震盪耳鼓而已。亡何霞碧歸矣。含笑至於余榻前。與余握手禮問。余疾苦此爲霞碧。每次歸後。必有之事。幾如崇信上帝之僧侶。朝夕誦經之常課。然旋語余曰。先生病狀如此。余姊葬事。一時諒難舉辦。少待之。當亦無妨。余擬仍至格林惠墟一行。明日首途。往返約須旬餘。先生能留此待予乎。余未及答。霞碧又曰。先生爲余姊而來。今在病中。余又遺先生而去。撫衷自問。良用不安。然此行實有要務。向承推愛。當能曲諒之也。余默念霞碧明日即行。渠所往之途。必多危險。別後能否復與把晤。尙不可知。若欲詢本案底蘊。此浮光掠影之時。機不可再。使錯過。思定乃答之曰。余留此與否。且視病情何若。如能少瘳。當賦歸歟。惟有疑竇。將質諸密斯。密斯果有何要務。投身虎穴。在理余非密斯親屬。不當強預人事。惟自經患難。相交漸深。且令姊又爲余所眷。故不避唐突。逕以相詢。願密斯爲余盡情言之。悶葫蘆風味。予屢嘗之。殊難堪也。霞碧曰。先生病即立痊。尙須少資養息。縱返倫敦。亦不能遽赴館中治事。莫如留此待余爲然。余曰。余母倚閭情深。余若久出不歸。慈母斷腸矣。雖然。此且勿言。密斯盍速語余以往事。霞碧曰。余姊妹之身世。已屢次爲先生言。若能融會貫通。由此推測。則各事皆可了然。奚問余爲。且余歷事既多。遂如亂繭抽絲。不知烏乎之自始。先生必欲詢余。可次第發爲問題。吾當視問題何如以答。余樂從之。即詢之曰。前次遊格林惠墟時。密斯探險情形。余未卒聆其詳。請續言之。霞碧曰。余殊健。

忘前次演至何事而止。余病中腦力衰耗，亦幾茫然。惟覺前次之未述竟，莫憶述事之迄何者。籌思久之，乃曰：似述至在荷蘭式古屋中，與鄧脫爭辯而止。如何脫離重圍，未以告余。霞碧聞之，恍然曰：然常續言之。鄧脫機詐百出，既對余力，毀先生復操縱余於掌握之中。甚謂戮余之首，不足污彼之刃。挾余入室，別無他意。不過爲示威計。余與彼爭辯之頃，彼見余凜然不稍讓步，復謂余曰：檻獸籠鳥，余欲何如？便使何如？申申嘗人好不識相。余受此奚落，愈勿能耐。厲聲斥之曰：上帝安在？優容此輩，奸人損害良民，幸福天網，若存胡不寸磔？此獠言次，趨步而前。思奪戶出，則戶已反扃，格不得行。回顧鄧脫，忽失所在。惟室中別有一小門，門鈴方在，顫動余始知。鄧脫在此他適，復前叩之，則亦加鍵如故。先生思之，余之惶急爲何如耶？霞碧言次，若有餘悸者。然余顧而慰之曰：密斯已往之事，等諸煙雲。密斯幸勿稍增傷感。不然者，余請密斯言而轉貽密斯。愛余罪大矣。霞碧領之，續言曰：余時惶急之中，不知所爲。竊念鄧脫竟出此惡計，囚余於此手段之酷辣，實十倍於死。余且狼心狗肺之人，詐僞百出，不識果將何若。思至此，心房戰刺已極，惟默呼：『上帝佑余。』上帝佑余。而彼夢夢昏昏之上帝，平日受人頂禮，至此危急之中，意漠然坐視，毫無靈應。余之困難如故。余之危迫如故。余時幾將痛恨鄧脫之心，移以痛恨上帝。實則余特慧甚，上帝固不能援余於有形之中也。霞碧之言，寓諷於莊，余爲粲然。渠見余笑，乃亦笑曰：先生笑，余言之癡耶？即余亦將失笑矣。余曰：密斯宛轉善言，令人聞而色喜。霞碧又續言曰：余危坐此室，殆將二時。許此二時許中，方寸之間，不知幾作變態。旋鄧脫自小門入，曰：汝樂乎？親入吾室，刺余隱秘，今已盡情示汝。汝得勿猶未飽。

覽乎余見其狀本已怒不可遏及聞其言乃不能一刻耐矣厲聲詰之曰余固非威強力者圍余將何爲庸狗寧與同盡決不汝恕余意鄧脫聞言亦必勃然而起乃知渠如百鍊之鋼已成繞指之柔不僅無怒容且笑逐顏開特其笑中含有針刺耳余見其笑余怒益甚因前批其頰鄧脫急避去余勿能及鄧脫曰汝猶學困獸之鬪耶余殲人多矣寧畏汝一女子言次忽從懷中取出短銃舉以擬余余於憤怒之下遂亦不之畏懼奮身而前曰余生不能食汝之肉死亦爲厲鬼以褫汝之魄言未竟槍聲遽發室爲大震余迷惘之中亦不知痛楚并不知所發之槍是否擊余抑或鄧脫之自擊也

有頃驚魂漸定俯視己身絕無所苦始知並未飲彈又移目視鄧脫則遙立余前其狀殊爲鎮定當必未曾自擊彼兇惡之短銃已隱藏如潛龍余木立呆視欲言無語如寒蟬之噤聲耳鄧脫旋指地坪語余曰霞碧汝視此汝若復倔強者有如此坪余目注之則坪上一彈洞存始知頃發之彈丸洞穿於地下鄧脫特假以示威乃答之曰余若畏死何爲來此生死二字久已置之度外特大仇未報身先以殞此心耿耿死後亦當爲厲耳鄧脫見余不可屈忽又改容語余曰霞碧汝且靜聆余說杜蕾之死咎由自取非余樂爲之黛瑛之死於余實無干係當有他在汝知其一未知其二余所自咎者特目覩黛瑛之死而不一援手耳乃者汝屢謀余矣余知之而屢恕之設非以嗣父故久使汝與杜蕾同歸極樂國余聞言竟嗤之曰繼父乎多爾士乎以名震全國之瑪遜子爵夫人乃爲多爾士所蠱惑黃花晚節不做秋風余方引爲大辱特以多爾士撫余情殷余又不忍忤逆母意勉與周旋者

凡六載。汝今乃猶以爲言耶。設維來勝之役。吾父不誤用少將木買。不至要阨。失守遠戍。身死則吾母依然。子爵夫人多爾士。何人敢與吾母近耶。吾姊妹亦依然。子爵愛女。汝一市僧子。更無從與余攀結矣。鄧脫疾聲言曰。去休。去休。不入耳之談。殊不耐聽。今復有爾一次。後若怙惡不悛。余固無時不可死。汝僅從容一舉手耳。去休。去休。言時。聲色俱厲。賊目灼灼。向余直射。幾如餓鷹之攫食者。然余爾時雖不畏死。然無意之中。不期壯氣盡爲所奪。因和顏語之曰。汝若啓門。余自出室。本不願留此。特爲汝以強力幽禁耳。鄧脫曰。鍵去矣。汝腕尙存。寧不能自啓之。余信爲真趨而啓之。則封局如故。始知爲鄧脫所欺矣。

乃鄧脫見余受彼愚弄。猛然作笑聲。余且憤且急。怒火油然而生。方欲與之語。而彼已至。余前挈以同行。余詢何事。彼以出屋告。余從之。自小戶出。渠挾余於懷。以手障余目。囑余毋聲。渠力甚強。隻手挾余如置嬰兒於懷抱。疾行如飛。余心危之。姑靜以待。變時雖不克張目。然覺鄧脫所行之路極爲曲折。且室與屋外相去不遠。鄧脫挾余行時久。不止步。竊訝其非挈余出屋。正疑懼間。而鄧脫止步。釋余矣。余眼久爲鄧脫所蔽。驟觀光明。不能張視。耳際惟聞彼言曰。去休。去休。逾時余漸能辨物。則身立於草地之上。去屋外十餘步之遙。鄧脫何在。杳如黃鶴。余此時莫知所爲。鎮定少頃。仰視天際。夕陽暗淡。暮靄蒼茫。知不可留。踉蹌而歸。霞碧所述。至此而竟。既畢。復顧余曰。先生。余已歷盡苦中苦。至今言之。若有餘悸也。余喟然曰。鄧脫誠狡哉。汝以一弱女子。烏能與之爭長。短恐汝此行。至格林惠墟。亦無殊投身虎穴。良用寒心。霞碧笑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危險之事。余已如司空之見。

慣若畏首畏尾。誰爲黛姊復仇。余曰：女兒身世英雄肝膽。令人傾佩。無已。但願早聆好音。竟方欲復有所問。而侍者遽入室。語霞碧以客至。霞碧囑余安眠。匆匆出室。余從之。伏枕靜臥。以俟其返。乃待之時。許空勞思。腸霞碧竟一去不來。召侍者詢之。則謂頃來訪姑娘者爲一女。卽年商與姑娘。殆相彷彿。姑娘出晤。彼時僅談數言。卽借之出狀。至匆忙。殆有要故。歟。余惟領首應之。深以霞碧行蹤詭異。爲怪。輾轉思維。莫明厥旨。惟有緩待其歸耳。寒風瑟瑟。夜漏沉沉。余以霞碧故。雖與衾枕周旋。而迄不成夢。玉人何處。徹夜不歸。胡爲乎不一謀。諸余。余安。於此不知霞碧今如何矣。危歟。安歟。莫得而知。遐想之頃。縈然入夢。以醒時神思過勞。遂至夢境迷離。神志顛倒。泊乎夢覺。已紅光滿室。朝霞融融。時矣。急召侍者入詢。以霞碧歸未。則謂迄未返館。惟郵足頃遞一書。至而具姑娘之名。此中當有所語。言次。取書授余。察其封面。果霞碧手筆。標明發自車站。未及拆閱。先已料其啓行及拆視之。則果中余所料。其書曰：

司達渥先生鑒之。頃者不別而行。君必以余爲罪。然余實末奈何也。故於汽笛頻驚之際。猶復忙中偷閒。以數分鐘之時。間作極短簡之書札。奏諸吾良友。左右君乎。余已向格林蕙墟進發。瀕行之時。遙想故知。令人腸斷前途。天荆地棘。吉少凶多。誠如君所謂。投身虎穴也。後會渺茫。殊不可期。設余旬半不歸。君可獨返。倫敦。母復久待。書此留別。不盡欲言。惟爲病軀珍重。

末畧汝恭順之瑪遜霞碧。余視此三字。中心大動。竊念霞碧竟飲水思源。勿忘生父耶。不名裘媿。聖霞碧而名瑪。

遜霞碧霞碧誠可人哉。嗣復視函首標署之時。日則爲昨晚所置郵。是霞碧爲昨晚啓行。殆無疑義。余既畢閱。乃置囊中。是日天氣清朗。晴光融藹。病嬰牀席。歷久生厭。思出遊以消遣。乃令侍者助余更衣。既竟。復事盥漱。略進晨餐。遂緩步出室。病後力弱。經風欲曳。勉力下樓。至門外草地上。芳草萋萋。一碧如織。病羈之人。一朝復觀此景。中心良樂。正俯仰間。忽有雛鳥一羣。啾啾吵吵。行經天空。掠目而過。竊念天生萬物。各得其時。雛鳥何知。亦且翺翔自如。樂其所樂人也。獨終日顛倒於愁城恨海之間。馳驅於繁華富貴之場。既愚且拙。曾鳥之不若。霎時間身世之感。陡上心來。堂上老矣。家無擔石之儲。中饋猶虛。內助究將誰屬。風塵落落。朝夕昏昏。殆不知老之將至。噫。余其殆矣。思至此。不禁黯然。低徊時許。力弱不支。復緩步入室。

余自後從霞碧言。待之於奇姆斯福特。病軀未復。乃事調養。霞碧以旬半爲期。余度日如年。頗覺無聊。幸是習慣。獨居者。若以他人當之。則其苦更有甚焉。然奇姆斯福特之風景。究不若故園。一草一木之爲可戀。故園一草一木。皆爲余之良伴。奇姆斯福特則無有也。雖然。讀者必以余言爲過。奇姆斯福特真無伴耶。至愛至親之黛瑛。其靈樞固寄於此。獨非伴乎。當知黛瑛幽宮離余。館舍殊遙。余既未能健步。遂不克遠往。憑弔是猶不我伴也。且余之痛心。不僅無伴。黛瑛固爲人謀。害於此。偶念及此。遂覺偌大都市。竟無余安適之所。不願一刻耐居矣。

第十三章 瘞玉

釵光鬢影。一別旬餘。余待霞碧十有二日。猶不見彼歸來。屈指相去。約期僅存三日。此十二日中。余飽受各種無

聊。况。味。翼。光。陰。之。速。邁。等。望。歲。之。艱。難。但。何。容。易。盼。到。今。朝。然。而。此。余。就。樂。觀。方。面。言。之。若。進。一。步。推。想。則。時。期。日。促。而。霞。碧。不。歸。前。途。安。危。誠。難。逆。知。此。心。憧。憧。一。刻。難。忘。約。期。之。逼。迫。不。啻。爲。余。之。斷。腸。音。信。也。抑。余。更。有。疑。者。則。霞。碧。行。後。迄。未。寄。余。隻。字。在。理。余。留。此。待。彼。應。以。近。蹤。告。余。使。余。稍。釋。系。念。霞。碧。解。人。豈。不。知。此。今。之。魚。書。斷。絕。者。殆。有。他。故。耶。言。念。及。此。深。恐。吉。少。兇。多。之。說。終。成。讖。語。不。禁。如。萬。力。攢。心。矣。此。時。獨。處。室。中。仰。屋。而。思。俯。視。而。歎。坐。不。安。立。亦。不。安。百。思。無。聊。於。是。出。過。黛。瑛。幽。宮。病。體。時。已。健。全。既。至。其。處。余。念。霞。碧。之。心。爲。之。少。釋。神。注。於。黛。瑛。身。世。悲。痛。之。情。油。然。而。起。蓋。余。本。恨。人。觸。目。皆。愁。方。出。室。之。頃。亦。早。知。此。來。不。足。遣。懷。特。久。不。哭。黛。瑛。偶。爲。霞。碧。之。事。所。苦。遂。不。克。自。止。其。步。設。霞。碧。在。者。必。從。余。哭。其。姊。初。次。來。遊。時。之。相。對。泣。然。余。腦。府。中。固。猶。留。舊。痕。也。

招。魂。無。術。思。淚。孔。多。余。憑。棺。瀟。涕。恨。不。能。起。櫬。中。枯。骨。而。活。之。幽。靈。彷彿。似。慰。余。情。徬。徨。久。之。復。尋。故。道。而。歸。明。日。余。方。伏。案。作。書。以。近。况。郵。稟。吾。母。而。日。夜。盼。望。之。霞。碧。忽。含。笑。入。室。余。見。之。喜。悅。萬。狀。投。筆。而。起。前。與。握。手。不。及。作。寒。暄。語。逕。言。曰。卿。歸。來。乎。令。余。思。斷。腸。矣。霞。碧。笑。曰。然。此。一。行。也。不。知。增。余。幾。許。識。見。人。情。鬼。域。世。路。艱。險。吾。不。圖。天。下。竟。有。此。等。幻。象。不。僅。余。爲。之。詫。卽。君。亦。夢。想。不。到。也。霞。碧。侃。侃。而。談。津。津。有。味。余。莫。解。其。說。卽。詢。之。曰。女。士。所。言。余。殊。不。解。幸。以。顛。末。爲。余。詳。告。余。盼。望。久。矣。若。復。作。此。吞。吐。之。辭。實。令。人。難。忍。霞。碧。曰。先。生。少。安。馬。尼。士。死。矣。漪。儂。又。死。矣。此。簡。短。之。言。大。好。消。息。蓋。在。其。中。先。生。當。必。樂。聞。余。驚。起。曰。壯。哉。密。斯。果。爲。密。斯。所。手。刃。

乎。若然。余愈欲詢得顛末矣。霞碧曰：僕僕長途喘息方止，幸俾余以些須休息時間，且柏德夫人與余同來此間。今尚在旅館待余。余聞言，詢以柏德何人。霞碧曰：柏德曾爲格林惠墟之市長，其夫人乃余新交。余此來別無他事，專爲先生與黛姊兩人黛姊葬期已迫不克復事遷延，若先生則以余之故荒廢任務已久，當速返倫敦。余事略有端緒，亦當歸故鄉也。余曰：然且俟黛瑛葬禮告成，惟密斯頃言馬尼士與漪儂俱已物故，大仇既復，更何事。事霞碧曰：君獨忘鄧脫乎？元兇不除，余事曷了。余猛爲省悟，乃曰：鄧脫猶在也，猶生在也，然必爲馬尼士與漪儂報仇女士其殆矣。霞碧笑曰：鄧脫決不余咎。馬尼士與漪儂爲情死爲仇殺，鄧脫聞之亦且引以爲快。其樂殆無殊。余余曰：然則馬尼士與漪儂之死，殆非密斯之力乎？鄧脫亦與馬尼士自相殘殺耶？是真余所不料矣。霞碧曰：情天多劫，孽海易波。此中消息，何待余言。余曰：善哉子言。宜令姊與余成此結果。霞碧聞言，意頗不安。余亦自審失言，顧無言可以挽回，置之而已。霞碧旋謂余曰：余仗柏德夫人力，黛姊葬事易於措辦。二三日內當能竟事。余曰：柏德夫人具何等魄力而慨助密斯？密斯又具何等魔力而與貴姊沆瀣乃爾？霞碧曰：夫人實一慈善家，非余善與之交，實彼憐余之深。余時忽憶及一事，急詢霞碧曰：密斯何爲不別而行，所借果爲阿誰？霞碧曰：余本不欲卽行爲癩影所強，遂從之本欲向先生道別，特不願先生揮洒別淚，因是逕行。霞碧無意之中忽及癩影，癩影固馬尼士之姨妹，渠與馬之關係，余知之有素。驟聞霞碧及其名，卽問之曰：密斯固識癩影乎？余於此女亦似曾相識者，令姊生時，余屢請爲之介紹，渠迄不允，乃不圖密斯已與熟識。霞碧曰：余與彼別無深交，不過新識之耳。余

曰。攢影。今。何。往。矣。霞。碧。曰。已。先。余。返。故。鄉。余。又。曰。馬。尼。士。強。佔。攢。影。財。產。攢。影。恨。之。刺。骨。今。聞。其。已。死。當。必。樂。甚。舊。產。能。否。璧。返。乎。霞。碧。曰。是。非。余。所。知。余。亦。不。暇。以。此。詢。攢。影。言。次。起。言。曰。余。不。能。復。與。君。談。當。往。視。柏。德。夫。人。君。如。有。興。可。以。偕。行。余。當。爲。介。紹。於。柏。德。夫。人。余。既。聞。霞。碧。言。夫。人。爲。慈。善。家。知。其。人。必。和。藹。可。親。者。欣。然。諾。之。相。與。偕。出。

夫。人。所。寓。之。旅。館。名。福。爾。蘭。余。輩。至。其。處。適。夫。人。未。外。出。卽。由。霞。碧。介。紹。與。夫。人。叙。禮。霞。碧。與。夫。人。略。作。寒。暄。卽。商。議。葬。事。霞。碧。以。家。寒。故。力。意。求。儉。夫。人。解。囊。相。助。願。爲。代。謀。因。議。定。後。日。卜。葬。霞。碧。卽。伴。夫。人。於。福。爾。蘭。遂。不。偕。余。歸。余。獨。返。寓。翌。日。復。往。訪。二。人。二。人。爲。籌。備。葬。務。已。先。他。適。余。坐。待。之。久。不。見。返。無。所。事。復。過。黛。瑛。之。幽。宮。至。則。夫。人。與。霞。碧。俱。在。乍。見。余。往。霞。碧。曰。吾。輩。何。不。期。而。遇。耶。余。方。欲。偕。夫。人。過。訪。先。生。今。既。相。晤。於。此。余。便。省。卻。一。事。余。領。之。因。告。以。久。已。待。於。福。爾。蘭。夫。人。從。旁。聞。言。爲。之。引。咎。不。已。旋。語。余。曰。明。日。便。行。葬。典。此。間。故。舊。無。幾。會。葬。者。當。無。多。人。余。輩。今。且。至。墓。前。一。瞻。余。早。飭。人。布。置。一。切。大。約。可。以。竣。事。余。唯。唯。霞。碧。曰。夫。人。遇。余。不。管。所。生。凡。事。莫。不。先。余。而。爲。之。備。余。實。媿。無。以。報。夫。人。聞。言。謙。遜。勿。遑。三。人。乃。偕。赴。黛。瑛。之。新。塋。

疎。財。仗。義。舍。己。耘。人。新。塋。得。夫。人。之。厚。助。建。築。布。置。俱。臻。精。潔。盤。之。四。周。繞。以。鐵。柵。柵。內。遍。栽。新。開。之。花。羅。蘭。杜。鵑。之。屬。相。映。其。間。蜿。蜒。如。長。虹。塋。前。則。有。古。柏。冬。青。自。遠。眺。之。既。幽。且。邃。塋。處。叢。綠。之。中。隱。不。可。見。余。細。瞻。之。默。感。夫。人。不。置。顧。語。之。曰。黛。瑛。有。靈。當。亦。含。笑。九。原。爲。夫。人。祈。福。夫。人。曰。以。余。視。之。尙。多。不。滿。意。者。先。生。過。獎。汗。顏。

實甚。霞碧曰：黛姊生前命薄，無日不在困苦艱難之中，乃不圖死後多福，竟得此大好園林爲埋骨之所。橫天之鬼可不復啾啾泉壤，是皆出自夫人之賜也。言次長歎一聲，若有無限感喟者。然目視夫人，旋續言曰：黛姊所得所矣。薄命人子，然一身後顧茫茫，異日不知誰爲理身後事，或將填諸溝壑，言竟愴然淚下。夫人曰：姑娘母然，有余在終不令汝失所。特余年幾半，百恐將先汝西歸耳。霞碧曰：夫人養尊處優，必登上壽。若余則如朝露之易化，夕陽之難久，遲早不出十年……言未終，夫人遽止之，謂此慘怛之言，令人聞而腸斷也。

霞碧不忍傷夫人意，乃止不言。夫人顧語余曰：其事實非余力。余未來時，密斯已先買地於此。余不過將已具規模，粗爲布置而已。余曰：夫人惠及泉壤，不僅霞碧感激，五中卽鄙人亦戴德靡旣。且霞碧附驥未久，夫人卽慨然解囊視余之相知，有素者，轉一毛不拔，賢不肖判若霄壤，余惟與夫人談，未嘗留意霞碧。霞碧忽在籬外呼曰：柏德夫人，天將雨矣。余輩盍歸休。余聞言驚而仰視，果陰雲四布，旭日無光，凜乎不可久留。乃請夫人行。夫人曰：明日設或天雨，此事將稽遲矣。時霞碧已至夫人前，應之曰：卽此時降雨，明日天霽亦恐不能舉事。余曰：天意如斯，末之奈何。祇有緩待之時，則風捲落花來勢漸猛，離上紫籐簾，窸窣有聲。霞碧曰：盍速行。遲則雨將及身。於是余等遂匆匆御車歸福爾蘭旅館。

風帥雨伯蓄意弄人，余等旣歸不及時，許陽光又呈現。天末霞碧勸余遷居於福爾蘭，謂明日事冗，先生獨居彼寓，與余等聲氣隔絕，殊非所宜也。余然其說，卽過寓中清理諸事，然后遷入福爾蘭。明晨曙光方啓，余等起治葬。

務。先。往。瞻。黛。瑛。墓。則。諸。事。俱。臻。完。備。十。鐘。時。許。舉。行。葬。典。既。未。聲。揚。於。前。異。鄉。又。鮮。賓。朋。因。之。執。紼。送。喪。者。絕。少。夫。人。特。延。牧。師。爲。黛。瑛。祈。福。葬。禮。既。成。余。與。霞。碧。一。勸。幾。絕。天。壤。間。從。此。遂。不。復。發。生。與。黛。瑛。關。係。之。事。實。矣。翌。日。余。平。倫。敦。柏。德。夫。人。則。仍。借。霞。碧。赴。格。林。惠。墟。行。旌。忽。促。霞。碧。遂。不。暇。語。余。以。前。事。惟。告。余。旬。日。內。當。過。倫。敦。或。可。得。片。刻。之。晤。叙。余。惟。祝。其。前。程。無。恙。早。日。歸。休。耳。及。抵。倫。敦。余。不。歸。大。勤。街。私。寓。逕。赴。姊。家。省。母。久。別。言。旋。依。依。莫。釋。吾。母。諄。諄。問。余。痊。否。余。雖。語。以。就。痊。而。瘦。骨。鶴。立。實。使。慈。母。憂。形。於。色。黛。瑛。姊。妹。之。事。余。概。祕。勿。以。聞。恐。重。傷。老。人。之。心。或。且。責。余。以。多。事。也。及。夕。余。始。歸。寓。

第十四章 孽緣

朝。霞。融。和。晨。風。駘。蕩。氤。氳。馥。郁。之。氣。暮。布。衆。香。隊。裏。此。正。暮。春。好。景。象。也。倫。敦。公。家。花。園。之。中。有。少。年。男。女。二。人。攜。手。並。行。穿。繞。紅。瘦。綠。肥。間。濃。陰。簇。聚。積。翠。披。紛。意。趣。良。樂。少。年。年。可。二。十。餘。貌。雖。黛。黑。而。雙。眸。深。碧。鼻。端。高。聳。自。具。一。種。媚。骨。女。郎。僅。二。九。許。桃。頰。柳。腰。中。人。欲。軟。其。嬌。豔。彷彿。樹。頭。初。開。之。花。二。人。且。行。且。談。狀。至。歡。洽。殊。不。類。兄。妹。意。者。同。命。之。鳥。乎。少。年。曰。愛。卿。汝。母。復。爾。情。貴。乎。專。心。猿。意。馬。竊。爲。不。取。女。郎。曰。君。尙。未。明。儂。之。私。衷。耶。彼。儂。暴。戾。無。狀。余。與。之。處。彷彿。伴。虎。何。嘗。以。真。情。相。授。君。疑。儂。乎。儂。恨。不。能。掬。心。見。志。然。而。至。山。窮。水。盡。時。君。總。能。曉。余。之。本。心。也。少。年。曰。余。誠。愛。卿。舉。天。下。無。論。何。事。何。物。總。不。若。愛。卿。之。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以。卿。之。故。使。余。丈。夫。豪。氣。漸。行。軟。化。吾。囊。日。甘。犯。不。韙。行。險。徼。倖。者。何。也。言。至。此。少。年。忽。發。其。英。銳。之。目。光。注。射。女。郎。四。目。相。

視成並行線。女郎默然不答。少年復言曰：是亦爲卿耳。設卿今日復與余構此離之怨者，余無他言，惟有與卿同歸於盡。女郎嫣然曰：良辰大好，春景正佳，吾輩且談賞心事。少年曰：羅蘭花宮之風景，以卿視之，較此公園何如？女郎曰：倫敦塵囂甚，余不樂居。愛鑿繁華，雖遜而彌饒。林泉風趣，若以花宮與此園較，則一邱一壑，迥然各別。少年曰：卿甫花信，便存亨蹈，觀念以余視之，殊不爲當。倫敦爲吾國都市冠，蓋如雲輻輳，畢集吾實樂，此不倦。余猶憶曩年春間，吾爲姨父所困，作客蘇倫三月，不至倫敦，余便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愛鑿縱擅名勝，余意萬不若倫敦。女郎曰：處境各有不同，心理因之互異，本無定論。言次，女郎又轉其言曰：睨虹園之風景，不在花宮之下，惜自改冷，獨山莊後侯門深鎖，雖設常關，吾輩遂擯之牆外，可望而不可卽。少年曰：睨虹園本吾家故物，旣卑且陋，烏足與名園並稱。所值實不過三千磅耳。少年與女郎且行且談，唧唧嚶嚶，絕無倦容。少年曰：卿吐屬名雋，令人神往，惜余多俗骨，無意之中，言輒相左。女郎曰：儂舊操神女生涯，閱盡風塵中人物，心坎遂別具境地，發於外而爲言，恆有懺悔之意，非敢自外於君。少年笑曰：卿誠能言，恐簷前鸚鵡不若子如善掉舌也。女郎不答，舉目仰視，面有慍色。少年急慰，致辭曰：余愛卿深，每與卿處，輒失神經感覺，故多失辭。女郎聞言，容色乃霽。少年旋詢之曰：卿與若人感情，究何若？若人多行不道，終必自斃，吾始嘗爲彼愚弄，今已識破其奸。卿毋蹈余之轍。女郎笑曰：君尙未釋然耶？儂與若人相處，僅在旅居葛林惠墟時，斯時君客遊倫敦，儂不能執鞭相從，寄其籬下以求生，消耗其金錢，則有之。愛情二字，相去實遙，且彼之目的，素在裘媪、聖姊妹，此固不待余言。若以余與彼論，則不僅余絕。

無希望於彼。卽彼亦何嘗有好迷之意。君細思之。當可釋然。少年聆言之間。頻頷其首。至女郎詞。竟猶不復止。女郎不禁爲之失笑。語之曰。君病癩耶。儂言殆未聞乎。少年猛省曰。盡聞之矣。盡聞之矣。女郎曰。儂言已竟。君復頷首。斯不啻弁髦。余言置若罔聞矣。少年面赤不語。女郎知其適間必有所思。不便深文苛責。遂亦不語。

噫。少年何人。女郎何人。讀吾書者。撫想前文。當能推究得之。書中不有莫萊馬尼士乎。馬尼士不有所眷名。漪儂者乎。少年爲馬尼士女郎。則漪儂也。漪儂與馬尼士新從他方來。倫敦遊春。今日天氣大佳。故有公園之行。漪儂與馬尼士外觀甚相得。顧姝麗之容。垂涎者。正有人在。鄧脫初亦與漪儂善。旋介紹於馬尼士。其間用意。至爲深奧。馬尼士則疑漪儂。楊花水性。用情不專。故園中閒談之頃。不禁脫口而出。兩人旋憩息於綠陰之下。漪儂詢馬尼士曰。君曩假鄧脫幾多資財。儂聞人言。君以睨虹園讓與富翁。達拉氏得資頗多。在理亦應作富家翁。奈何窮乏。乃爾。馬尼士曰。余揮霍甚素。不事家人。生產此卿所知也。資無多寡。到手便空。睨虹園所得。寧足供余一擲。漪儂曰。癩影足智多謀。分內之父產。爲子劫之以去。庸能甘心。馬尼士嗤其鼻曰。婦人女子。那能予敵。雷維之銀行存款。予強取三千磅。渠且不能奈我。何况睨虹園。乃余所代爲鬻去者。曾以千五百磅歸彼。存之雷維銀行。渠更無從與余爲難。漪儂曰。然而欺人甚矣。儂雖賤質。亦覺君行爲之失當也。馬尼士曰。清夜三思。誠覺有負癩影。然實出於無可如何。嚴辭責余。他人猶可。如卿者。實非其倫。余不爲卿則久已與癩影雙飛。雙宿花開。並頭矣。願卿反責余。欺癩影耶。漪儂曰。儂意實非如此。聞君別有桃源。故戲作是說。在人。不願君之紫人。卽在我不欲君之。

欺我馬尼士聞而粲然。

鶯啼燕語妙舌。粲花馬尼士笑已。漪儂復曰。杜蕾死矣。黛瑛今無所屬。鄧脫夙願。意在必償。然恐黛瑛終不願睹。彼鄧脫徒勞夢想耳。馬尼士曰。卿何以知之。漪儂曰。既已目擊其意。中人之慘死不能一爲援手。而又蜷顏以事仇人。天下烏有此等卑賤女子。馬尼士曰。汝亦知杜蕾慘死耶。言時聲色俱現。驚訝狀。漪儂曰。此事聞諸鄧脫。然僅知其崖略耳。馬尼士正色曰。實告卿。鄧脫欲謀黛瑛。故不能不去。杜蕾爲愛情二字。甘蹈法網。甘犯不韙。余篤念舊誼。堅爲隱祕。今也恐卿受愚。故以相告。幸卿洞燭。勿聽莠言。漪儂笑曰。儂知之。儂知之。誠恐與君亦有關係。不然。君何能及人之隱私耶。馬尼士曰。是亦鄧脫所告余。漪儂曰。竊恐未盡然耳。君與鄧脫。誼屬友朋。何恩於彼。而彼憐以厚資。飾助恐其中有特別關係。第余不知耳。漪儂之言咄咄逼人。馬尼士自與彼相交以來。從未有若今日之受窘者。聆言之下。不知所對。躊躇少閒。乃作遁辭曰。彼實樂助余。別無他故。卿胡多所疑。余余之遇卿。素推心置腹。畢生行爲。無不語。卿幸復有所隱祕。今卿侃侃詰余。冤余甚矣。漪儂聞言。又笑置之。然而馬尼士實難堪矣。

既而馬尼士詢漪儂曰。春光逝矣。年復一年。卿果何時允余正式行婚禮。漪儂曰。誓言俱在。至死靡他。遲早終爲君主中饋。且勿急躁。以待來年。馬尼士曰。卿遇余之情。慄若有若。無若厚。若薄如雷霆之不可測。識卿喜固余所願。卿願余亦不爲怪。特結褵一端。計余已作三次之陳情。初次之懇。卿也在去年盛暑時節。與卿攜手。普西花園。

並肩於濃陰之下。五光燦爛。繞滿枝頭。余誦花開。花折人壽。易老之章。以諷卿。卿若禪。若否含糊。應余二次之懇。卿也在去年暮歲。寒天大雪。余偶過卿圍爐清談。復及婚事。卿以明春爲答。及今春與卿客遊愛壘。懇卿踐言。則又以多病爲辭。并今日所談。余凡四懇於卿。願余所切望者。乃益遙遠。俟諸來年。將索余於枯魚之肆矣。言次爲之撫然。馬尼士爲人性情暴戾。言語粗鄙。顧每與漪儂處。必矯揉造作。力掩本來面目。故應對之際。輒有斯文吐屬於斯。頻頻長吁之頃。其言乃更動人。第漪儂曾經滄海。久歷風塵。在彼視之。亦如司空之慣見耳。旋乃答之曰。君固不語余以吾儕相交。以情乎。情之所結。何必牀第之歡。是計且儂本煙花賤質。今雖脫離苦海。總屬敗花殘柳。君復何戀。戀乃爾。馬尼士曰。卿雖會操神女生涯。然冰清玉潔。余固信卿爲無瑕之璧人。倫正始遲早。終必結禱。固不如從早之爲愈。漪儂曰。一日十二時。一月三十日。待諸來年。且不及十閱月。君奚躁爲。萬或涼秋天氣。儂能早從君意。亦難斷言。馬尼士頷之。別談少頃。相偕出園。

余書至此。尙有一段歷史。當爲讀者告。則漪儂之身世。是漪儂者。格林惠墟落紅村裏之小家女兒也。父業稼穡。生計困難。漪儂生有殊色。輕盈丰姿。中人欲軟。稍長。芳名噪於一鄉。父因居爲奇貨。使之投入樂籍。豔幟所及。賓朋悔滿。鄧脫偶至格林惠墟。結識漪儂。彼儂固有登徒之好。自遇漪儂。大爲神往。從此每過格林惠墟。必走訪。枉閣漪儂。以其富而多金。更曲意逢迎。其後鄧脫欲有事於馬尼士。知馬尼士與己有同病者。乃以重金畀漪儂之。母使漪儂廢棄故業。別營金屋。將借重美人魔力。令馬尼士入其彀中。表面佯與鄧脫疏遠。似已琵琶別抱。實則藕

藕。漸。絲。連。漪。儂。不。能。忘。情。於。鄧。脫。鄧。脫。亦。無。意。作。秋。扇。之。捐。特。以。利。用。馬。尼。士。故。不。能。不。如。此。耳。馬。尼。士。本。莽。夫。此。中。隱。情。茫。然。不。解。於。豔。如。桃。李。淡。如。菊。之。壘。影。棄。之。等。於。敝。屣。以。爲。天。下。至。可。愛。至。可。親。之。人。除。漪。儂。而。外。不。復。有。誰。自。識。漪。儂。所。耗。費。者。頗。爲。不。貲。睨。虹。花。園。之。代。價。雷。維。銀。行。之。存。款。大。半。填。此。慾。壑。者。也。斯。時。兩。人。既。出。公。園。各。歸。其。寓。漪。儂。之。居。在。倫。敦。大。青。旅。館。離。普。西。花。園。不。過。里。許。而。已。

漪。儂。既。歸。大。青。旅。館。侍。女。忽。持。函。進。謂。頃。從。郵。局。寄。來。漪。儂。接。閱。之。則。鄧。脫。自。格。林。惠。墟。所。置。鄧。未。及。啓。視。竊。自。訝。曰。昨。日。方。有。書。至。余。尙。未。復。何。今。日。又。來。音。訊。急。拆。讀。之。書。曰。

漪。儂。鑒。之。昨。寄。尺。書。當。入。覽。矣。今。余。安。處。其。易。使。卿。力。爲。其。難。良。用。歎。然。惟。不。滅。伊。人。之。口。終。將。貽。累。於。余。並。將。轉。以。累。卿。卿。爲。余。計。爲。已。計。俱。不。能。不。謀。所。以。去。之。敏。慧。如。卿。當。能。見。機。而。作。實。行。手。續。無。庸。贅。言。余。惟。靜。俟。捷。報。傳。來。至。余。與。卿。之。婚。事。余。始。終。不。渝。舊。盟。黛。瑛。狼。子。野。心。終。非。余。偶。余。已。別。爲。圖。之。此。兩。事。告。成。後。余。立。當。踐。言。前。書。未。盡。達。意。爰。申。鄙。懷。於。此。卿。實。圖。之。

未。署。鄧。脫。姓。氏。漪。儂。讀。竟。妥。藏。其。函。於。笥。憑。几。而。坐。仰。屋。而。思。時。則。深。院。寂。寂。鴉。雀。無。聲。漪。儂。屏。息。斂。氣。凝。眸。聚。神。若。有。無。限。深。思。者。然。已。而。奮。然。而。起。喃喃。自。語。曰。是。烏。乎。可。彼。雖。不。德。然。拳。拳。之。殷。未。可。一。筆。抹。殺。儂。縱。不。右。彼。以。欺。鄧。脫。又。奚。可。助。鄧。脫。以。圖。彼。儂。決。復。書。絕。之。言。次。繞。室。步。行。有。頃。又。自。言。曰。鄧。脫。狡。而。多。智。言。出。事。成。渠。常。以。此。自。詭。拒。之。而。不。得。其。辭。恐。將。逢。彼。之。怒。其。藉。口。洪。喬。誤。事。此。書。未。之。得。耶。則。第。二。次。若。面。促。儂。行。又。將。何。

辭。以。對。其。動。之。以。道。義。使。之。顧。念。友。誼。耶。則。不。僅。忠。言。逆。耳。且。將。授。以。疑。竇。誣。儂。爲。他。人。作。說。客。則。更。危。矣。其。密。告。彼。儂。以。鄧。脫。之。隱。情。而。使。之。速。自。爲。計。耶。則。入。網。之。魚。故。縱。之。於。海。又。必。爲。鄧。脫。識。破。儂。之。週。護。彼。儂。矣。一。而。二。二。而。三。若。此。若。彼。俱。不。可。行。果。如。之。何。語。次。就。坐。不。久。復。起。行。坐。而。行。行。而。坐。芒。刺。在。背。幾。無。一。息。之。自。安。卒。乃。決。以。遁。辭。復。鄧。脫。以。爲。延。宕。之。計。設。後。此。鄧。脫。仍。以。懇。求。者。惟。有。見。機。而。作。忍。心。害。理。之。事。儂。雖。下。賤。誓。不。爲。也。思。定。修。書。以。復。鄧。脫。以。艱。於。措。辭。故。寥寥。數。語。走。筆。移。時。甫。克。竣。事。其。文。曰。

頻。獲。手。書。敬。聞。命。矣。儂。以。路。柳。牆。花。辱。承。篤。愛。感。激。之。私。與。時。俱。積。乃。者。不。以。儂。之。劣。陋。付。以。重。任。聞。命。之。下。彌。深。惶。恐。欲。如。台。意。則。駑。駘。之。才。隕。越。是。懼。若。璧。寵。命。則。厚。意。殷。拳。情。殊。弗。忍。儂。之。進。退。實。爲。狼。狽。再。三。思。維。與。其。違。命。傷。情。毋。寧。努。力。進。行。冀。答。君。休。於。萬。一。彼。儂。性。既。機。警。力。更。強。猛。惟。有。乘。機。以。計。取。之。君。且。安。之。當。時。以。近。况。上。達。汝。摯。愛。之。漪。儂。白。

書。竟。反。覆。自。誦。者。再。見。所。言。無。失。檢。處。始。封。固。之。飭。侍。者。往。投。郵。嗣。復。遐。想。前。程。思。馬。尼。士。之。逼。婚。鄧。脫。之。借。刀。殺。人。渺。渺。之。身。兩。大。間。竟。無。容。足。地。就。此。兩。事。懸。測。前途。變化。正。靡。已。時。其。結。果。不。知。將。演。成。何。等。景。象。吾。聞。鄧。脫。言。裘。妮。聖。黛。琪。生。多。劫。運。以。此。言。之。世。間。固。多。薄。命。相。類。者。不。獨。傷。心。是。黛。琪。余。不。識。黛。琪。余。若。識。之。黛。琪。或。且。引。余。爲。同。調。淪。儂。斯。際。千。思。萬。慮。志。忒。於。心。漸。入。非。非。嗚。呼。他。鄉。旅。館。憔悴。孤。花。彼。姝。者。子。亦。人。世。之。可。憐。蟲。也。

第十五章 顧世

漪儂自致書鄧脫後仍居大青旅館。暮霜晨星。日復一日。如是者將及一旬。旬日之中。粧樓繡閣。常有不速之客。惠然而來。其人伊誰。則馬尼士是。馬尼士嘗語漪儂曰。余喜聞卿之益聲。噫。噫。一日不聞。則忽忽若失。三日不聞。則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矣。故日蹀躞於玉人之側。以爲行樂地也。有時漪儂若能嫣然一笑。則馬尼士更爲神往。嗚呼。儂父無知多情。乃爾異哉。情乎。情之所感。足以克剛暴。足以化頑梗。雖以馬尼士之不肖。爲漪儂之色所動。亦來此一片癡情。獷悍狂榛之性。天下無物。可以陶冶。獨漪儂能羈絆之。使馴服而不發黠哉。鄧脫彼固深曉馬尼士之爲人。故利用漪儂以投所好。馬尼士固夢中人。然漪儂何獨非是。漪儂知馬尼士之受欺而不知己之更受鄧脫欺也。

一日馬尼士過訪黛瑛。而語之曰。巴黎名優腓娜。新來倫敦。今晚初次登場。所演爲法國革命軼事。宮人衛西義。殉路易十六。是劇本爲法國名劇。得腓娜之好身手。試演益惟妙惟肖。哀感動人。腓娜之得名。半原於此劇。既來倫敦。寧可交臂失之。晚當偕卿同赴劇場。一觀其盛也。漪儂以爲然。馬尼士以別有事。旋即辭去。約以傍晚過訪。乃馬尼士去後。鄧脫忽自格林惠墟。至天下事。竟有如此相巧者。鄧脫之來也。亦以觀劇。故蓋是時倫敦新聞紙已徧載此事。

鄧脫甫晤漪儂。卽語之曰。卿日來讀新聞紙。歟。巴黎名優腓娜。余久耳芳名。今幸親臨。吾都余特歸來。一飽眼福。

卿願。伴。予。往。乎。漪。儂。心。念。馬。尼。士。之。約。久。弗。能。答。背。馬。不。祥。遠。鄧。亦。非。躊。躇。久。之。乃。曰。儂。累。日。治。事。過。多。精。神。儂。疲。幸。君。恕。儂。方。命。鄧。脫。笑。曰。真。耶。僞。耶。余。視。卿。神。光。奕。奕。實。無。病。容。以。余。與。卿。之。交。誼。論。久。別。重。逢。在。理。應。略。事。歡。叙。第。一。遭。便。決。絕。乃。爾。卿。何。不。情。之。甚。耶。漪。儂。聆。鄧。脫。之。言。爲。之。大。窘。乃。曰。儂。病。實。矣。給。君。奚。爲。鄧。脫。曰。余。神。於。醫。窺。卿。之。病。本。於。心。理。今。往。觀。劇。怡。情。適。性。正。可。爲。卿。療。病。漪。儂。無。如。何。乃。諾。所。請。恐。馬。尼。士。如。約。而。至。更。難。周。旋。於。兩。情。人。之。間。因。語。鄧。脫。曰。君。言。誠。切。余。病。既。若。茲。膳。後。盍。偕。儂。赴。花。園。一。行。藉。以。吸。取。新。空。氣。則。賤。恙。更。易。療。矣。鄧。脫。曰。卿。前。不。言。病。乎。寧。不。畏。風。耶。余。固。知。前。言。之。爲。響。今。何。如。矣。卿。既。有。與。余。當。伴。行。決。不。忍。以。其。人。之。道。反。諸。其。人。身。而。作。絕。人。之。言。也。漪。儂。亦。不。之。辯。一。笑。置。之。

膳。後。鄧。脫。果。偕。漪。儂。出。遊。途。次。謂。漪。儂。曰。余。懇。卿。之。事。卿。果。何。時。能。實。行。吾。兩。人。畢。生。幸。福。盡。於。此。占。之。卿。母。視。之。漠。然。漪。儂。曰。儂。當。乘。機。而。行。今。日。有。時。機。卽。今。日。行。之。明。日。有。時。機。卽。明。日。行。之。然。至。來。年。而。無。時。機。者。恐。至。來。年。亦。不。獲。行。也。鄧。脫。曰。余。實。不。能。久。待。卿。其。速。爲。之。事。成。固。如。天。之。福。不。成。亦。有。余。在。若。彼。小。子。嘗。爲。余。所。厭。養。固。無。能。爲。者。卿。其。母。餒。漪。儂。笑。曰。儂。雖。賤。質。殊。不。願。輕。身。如。兒。戲。君。既。以。爲。彼。小。子。無。能。爲。力。盍。不。自。圖。之。且。無。能。爲。者。并。不。必。圖。之。鄧。脫。無。意。失。言。遽。遭。詰。責。中。心。猛。受。激。刺。乃。曰。余。非。不。欲。手。刃。此。獠。特。彼。此。雖。有。積。怨。尙。未。現。之。於。外。故。足。將。進。而。踏。阻。也。漪。儂。恐。鄧。脫。疑。爲。馬。尼。士。遊。說。遂。不。與。較。鄧。脫。又。曰。余。聞。卿。與。彼。僮。頗。有。感。情。意。者。卿。爲。情。魔。所。牽。纏。不。忍。履。行。余。輩。之。夙。約。耶。漪。儂。聆。言。頻。搖。其。首。鄧。脫。不。顧。猶。續。其。辭。曰。彼。僮。既。與。卿。同。客。

是邦斷無不過從之理。卿欲如何反手間事。前日一篇文章。今朝一席談判。皆是敷衍余之手段。如此勞心。宜其病也。漪儂隱衷盡爲鄧脫揭出。跼蹐態。屢現於表。幸能力自鎮定。笑語鄧脫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天下事大都如此。儂屢欲實行。乃未及將事。心膽先怯。是以卒不果。爲不料悠悠我心。爲君不諒。乃爾。鄧脫曰。汝前函語余。以及時圖謀。然既臨事。胆怯。將永無實行之時。余意卿莫如酖以毒藥。則不用操刀挾刃。固可無所畏怯。漪儂曰。當爲君力以謀之。惟事有爲難者。此等行爲。非親近之人不能行。儂以君故。與彼偕久。已疏遠。且彼素具野心。儂殊勿願與之相親。……言未終。鄧脫厲聲曰。卿反覆狡辯。爲彼計則善矣。其如余何。漪儂爲鄧脫厲聲所驚。玉容失色。而漪儂霜憤然曰。君旣不余諒。請從此辭。余自問固無愧於君生之死之。亦唯君命。鄧脫聞言。轉作笑顏曰。卿毋過激。余信卿甚。前言戲之耳。余料卿終必有以滿余望也。漪儂見鄧脫忽怒忽笑。若雨露雷霆之不可測。誠亦含笑言曰。鄧脫君。君初自恪林惠墟來。余兩人久別重逢。正宜多話樂事。願勿再及此。寮令人戚戚於心。除惡鋤奸。全責在余。遲早終必實行。今日姑置不言。鄧脫趨之。遂談他事。

漪儂曰。余輩女子。不幸鮮受教育。不能自立。已極人世之悲境。若儂則飄零搖落。身操賤業。苟半生之身世。已不堪問。聞後半境遇。又不知將如何也。然若實能左右余之幸福。唯君是託。余更望君努力自愛。毋交損友。以全令譽。鄧脫曰。贈我嘉言。敢不銘心。然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余輩好男子。仗義急公。挺身而起。遂至僉壬側目。求全之毀。紛沓而來。願卿毋聽人言。漪儂知鄧脫素好怙過。乃曰。君豪氣現於眉睫。固爲丈夫本色。惟是鋒芒過露。小人

生。儂愛君深不覺言之唐突耳。鄧脫曰：欲得余而甘心者，余意馬尼士而外，別無他人。余自未肯久已知之。故以此重任畀卿，卿既愛余，可速爲余圖之事成。余畢生無他慮矣。漪儂頷之，復他言曰：今日爲腓娜初次登場，余竟劇場必擁擠，余輩宜早往占座，免爲捷足者先登。鄧脫曰：余早已遣侍者前往預定，不必爲慮。漪儂曰：路易十六爲法國赫赫有名之君主，劇場常試演其故事，儂雖屢遇之，然等諸過眼雲烟，轉瞬使幻腦海中毫無留痕。衛西義殉事，儂更不之知，君盍爲余略述梗概。鄧脫曰：此歷史上之事實，非學有淵源者，誰能深悉。宜汝輩女子不得知之。漪儂唯唯，且促鄧脫演講。鄧脫躊躇久之，漪儂曰：其搜索枯腸不禁爲之失笑。鄧脫旋言曰：路易十六之前，爲路易十四搜刮民財，經營宮室，專事狗馬聲色之好，羅八十五州之諸侯，萃之於都下，以謀實行中央集權。民怨既積，其效果乃見於其孫路易十六，不能力革敝政，轉紹述凶德，尤有甚焉。及至革命軍起，王爲民黨所擄，宣其亂國罪狀，奠之於法。當王未被擄時，其寵姬衛西泣勸王下詔罪己，收拾人心，王不能用，及旣被擄，衛西知之，王之必難倖免，先伏劍於王前，以示不貳。其大略情形如是，卿其誌之。

漪儂旣卒聆鄧脫言，喟然言曰：王爲國死，不聞有忠臣義士之言殉殉之者，乃爲婦女是非愛王，祇辱王耳。鄧脫曰：卿有此巨識耶？然持論未免失其真相。王以無道死，忠臣義士誰復殉之？言次頗有得色，蓋自詡其識見之高，超議論之精確也。漪儂曰：是劇以衛西爲主，腓娜殆必飾衛西無疑。鄧脫曰：是何待言。漪儂頷之，言次仰視雲端，夕陽將沒，鄧脫曰：日夕矣，余當攜卿往餐館進膳，膳後可逕赴劇場。漪儂不敢違命，立與鄧脫行，令御者駕車至。

菜物兒餐館。兩人同入晚膳。鄧脫素以能飲名。而尤嗜白蘭地。入館之後。侍者取酒至。輒罄其瓶。且強漪儂伴飲。漪儂固不能此。而况此際一脈芳心。正繫念與馬尼士之約。雖食且不下咽。爲鄧脫所困。急淚幾涔涔下矣。膳竟。兩人同赴劇場。時鄧脫雖不酩酊大醉。然被酒之餘。本性畢露。暴戾舉措。令人生怖。入劇場。爲時雖早。半座已滿。蓋羣慕腓娜盛名而來也。

鄧脫本浪子。遊戲嗜好。無一不染。尤有周郎癖。嘗謂優孟登場。清歌妙舞。頗足耐人尋味。故於劇場。脚本多半習熟。漪儂有不知則一一詢之。或答或否。然能答者。固十之七。及至腓娜登場。全場目光。悉注於舞臺之上。漪儂與鄧脫亦神往其間。腓娜本好身手。演此悲慘之劇。更顯其技能。蓋大凡名優之所善。長無不在。悲劇也。腓娜演衛西宮中極諫。則辭嚴義正。英爽之氣。流露眉宇。演獄前伏劍。則別具一種悲憤鬱結之狀。臨死猶戀戀於君國之難。慷慨語。王曰。王爲國死。妾爲王死。理所當然。王勿爲悲。萬或上帝有靈。亂黨除滅。恢復帝位。則王此後當力改前轍。順天意。從民心。賤妾亦當含笑九泉。爲王祈福矣。王顧而泣。泣不可仰。衛西亦淚下如縷。縷腓娜演此如身臨其境。令觀者若親親。路易十六。畢命之慘。場中人多半爲之淚下。漪儂俯仰身世。因衛西之身世。而自悲。傷心人。別具懷抱。亦不禁掩面矣。鄧脫力勸止之。漪儂曰。紅顏薄命。古語信不我欺。以衛西之才。之色。若終身居於華門圭竇。以田家女兒。終亦未始不可享其天年。乃天必欲使載備位帝王家。演成如此惡果。蒼蒼者之於女子。何不仁。至若是耶。雖然。衛西往矣。逝者無知。夫復何戚。特儂借鏡古人。實不能不爲薄命身世自悲耳。言次復爲欷

噓。鄧脫亦從之太息而已。

第十六章 情妬

霓裳曲終。舞台影散。幕既閉。鄧脫潛儂相借出場。潛儂竊念馬尼士之約。心旌搖搖。若有所異。然場中迄未見馬尼士形影。又令人惶惑。莫解旋與鄧脫分道。揚鑣。潛儂獨歸旅館。時則夜深。人稀。馬蹄得得之聲。響震街市。潛儂尙未抵寓。忽聞有車疾馳而至。顧以爲彼亦行道之人。不之異也。乃後來之車。進退遲速。悉視前車爲準。車步亦步。車馳亦馳。既及其寓。潛儂釋鞭而入。亦不復顧後車之何如。入室於案頭。得一束審之。爲馬尼士手筆。方欲啓視。侍者已前語曰。當傍晚時。有人走訪女士。坐待時許。芳蹤不返。乃留字於此。含憤而去。潛儂不暇細問。啓視其書。則曰。『余如約過訪。不料卿已先余他適。郎素重然諾。何以此次獨爽信。殆余有開罪處耶。然何以允之於前。違之於後。余知卿必不然。聞諸侍者。謂卿膳後。卽偕一男子外出。男子何人。遽棄余之所愛。一息尙存。決不恕彼。或者彼爲卿之親戚。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耶。此亦意中之事。則余於面卿之時。當負荆請罪。是實余所深願。余亦深望余言之不中。劇場之約。余仍前往。卿歸見余書。若在閉幕以前。尙望龍臨。則前嫌盡釋矣。』潛儂讀竟。玉容失色。方欲有所籌思。而侍者遽報客至。潛儂益爲惶惑。宵深人靜。何來不速之客。使侍者往詢伊誰。侍者從之。甫至室門。客已及室。不俟侍者之款待。逕趨潛儂前。潛儂注視之。則馬尼士也。幾爲驚絕。急款之坐。馬尼士怒形於色。目注潛儂之面。不稍旁瞬。潛儂曰。君深夜過余。有以教我歟。馬尼士不答。潛儂疑曰。君曾往劇場否。余

食前約。負罪良多。手書頃已誦悉。此中委曲。君愛余深。當能不言而喻。余實以君故。不得不爾也。馬尼嗤之以鼻。仍不作答。漪儂又曰。君病啞耶。不然。胡作金人之緘口也。馬尼士忽厲聲曰。漪儂。余何負於汝。而汝背余如此。汝若因他故而至爽約。余決不汝咎。汝因博鄧脫歡心。置余不顧。試爲余設身處地思之。能無勃然。漪儂屏息。歛氣。噤不敢答。馬尼士又曰。或汝與彼行時。留一短簡於余。俾余不至久待於此。余向能曲恕汝。今若茲。直有心玩余。余究何負於汝。負竟汝。余乃爾。言時。氣息凡數斷續。漪儂知其氣憤已極。不容與之爭辯。旋出纖纖之手。前把馬尼士之臂。和顏語之曰。余愛之。馬尼士君。余殊不願與君舌戰。君所指余之罪。余盡承認之。如何置余。惟君所命。馬尼士笑曰。汝有鄧脫爲之庇。予何敢有所爭。惟余之素性。汝當深悉。盍細思之。言次。笑聲益狂。其笑殊不類。出自愉悅者。漪儂聞之。更爲恐怖。復和顏媚之曰。馬尼士君。汝言若諷。若冒。令余實不能耐。前誼盡在。幸願念之。無以一時之忿。而作秋扇之捐。君果以爲余多罪戾。日後自見人心。余此時寧忍氣吞聲。而受之區區。是非之間。決不斤斤然也。馬尼士曰。汝勿復以甘言欺余。汝系出勾欄楊花水性。人盡可夫。余亦不屑汝咎。惟是余爲良心計。不能不使此輩敗類。稍受警戒。漪儂聞馬尼士諷其嘗操賤業。雙頰緋紅。殆等枝頭之玫瑰花。旋忽轉羞爲怒。曰。余已忍聲下氣。至是。汝復如此。余安能優容汝。夜深矣。余當安寢。汝其速行。苟有所言。俟諸明日。馬尼士見漪儂怒。亦勃然而起。反冒之曰。汝敢怒耶。余之能力。可以制汝死命。大丈夫。鋤惡除凶。殺人。人不敢忤視。何獨不忍。於一女子。汝下逐客令乎。余不行。汝何能爲。漪儂因按電鈴。召侍者。馬尼士見其按鈴。度漪儂將使侍者窮辱。怒。

目睜視。幾將磨拳擦掌。及侍者入。漪儂並無他言。囑治咖啡。進馬尼士。十丈怒。爲之消弭。過半。因語曰。余寓主人。此時當已安寢。今歸擾之意。良不忍。惟有寢處於是。汝能允可歟。漪儂曰。汝無端擾余治安。妨余自由。余縱能恕汝。恐法律不允汝恕。馬尼士曰。汝亦解法律耶。若然。余當本法律以鳴汝罪。漪儂曰。余犯何罪。馬尼士曰。汝寧不自知。復何容余之勞舌。汝與余誼屬未婚夫婦。叛夫以媚外人。一罪也。漪儂曰。否。否。婚約安在。馬尼士曰。誓言俱在。之死靡他。汝近日尙以語余。今殆忘之歟。曩者指天誓日之言。深印於余腦海中。猶未稍忘。汝固謂可抵賴耶。漪儂曰。此實汝之訛。婚約安在。馬尼士置之。復他言曰。余嘗語汝。彼僮有殺人之嫌。余篤念友誼。故堅爲隱諱。今汝乃與之爲伍。二罪也。漪儂曰。彼之有罪與否。余不敢。必然。余信君亦非良善者。馬尼士見漪儂指爲非良善者。勃然大怒。詢以何所見而云然。漪儂立轉其語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與鄧脫交誼至深。君謂渠爲殺人犯。其如一己何。且君以友鄧脫爲余罪。君獨非彼之友乎。何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耶。馬尼士受此駁詰。爲之辭窮。顧猶嗷嗷強辯曰。余之友彼。在彼未犯罪以前。若因此而盡棄前好。人其謂余負義。余寧能受此不白之毀。今之友彼。實爲顧全彼此顏面計。固非若汝之盲從。所可同日而語。漪儂曰。知我罪我。惟君所命。曉曉奚爲。儂祇求自問無媿而已。馬尼士曰。余但望汝能自問無媿足矣。然今日之事。自問果媿與否。汝且平心思之。余所鳴汝之罪。果適當與否。汝亦平心思之。漪儂見馬尼士怒氣漸殺。乃曰。盍彼此平心靜思。君若有一線天良。必慚媿之不暇。儂自交君以來。不知歷受幾許艱難辛苦。今日之事。卽有不是。亦在可恕之列。君之開罪於儂。多矣。儂從未一爲

君苛責今日竟咆哮乃爾獨忘當年香火情耶馬尼士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余萬事俱可爲汝忍受獨情場之中余不願多讓人今晚在劇場內余見汝與鄧脫囁作兒女語恨不寢汝等皮而食汝等肉願以友誼故且不願貽笑於衆人當時極力忍耐若使鄧脫處此劇場上恐將演劇外劇矣漪儂曰往事已矣絮絮奚爲夜闌矣儂當安寢君久留於此俾侍者見之亦將掩口葫蘆若尚有必要之言可以簡單之辭出之馬尼士曰汝又下逐客令乎此時令余安之言此出時計按之已將四時因復言曰天將明矣余當俟明後而行刻尚有言語汝汝當知余此時以和平之態度遇汝汝已爲莫大之幸尙敢下令逐余乎漪儂曰尙有何言可速述之馬尼士曰余當挈汝遠適汝能從余乎若能從余則今日此事便不汝咎此後言歸於好漪儂曰此事容三思之明日當有以報命馬尼士笑曰汝以緩兵之計給余余不願受汝之給可之否之一字決耳漪儂曰儂久居此邦俗務蟬集恐非可立行故不得不從各方面詳細思維焉得謂之緩兵充乎其極遲至明日傍晚亦不及二十小時矣馬尼士聞言俯首默思似有所動少選乃曰漪儂余實不能汝允汝若必欲明日復余當長隨汝於此汝外信而內詐別後恐生波折漪儂曰爲時甚促儂豈能不翼而飛汝亦太咄咄逼人馬尼士曰汝有罪而余不汝罪已爲莫大之恩卽咄咄逼汝亦意所當然而况余固未嘗逼汝漪儂曰無論如何此時不能定奪馬尼士曰不能決乎真不能決乎漪儂曰然君欲如何便請如何欲余立決斷乎不可馬尼士曰然則余當刺及以戮汝漪儂笑曰君頃言余輩有婚約在固無論約之確否然既云然世焉有刺及以戮所愛之理馬尼士若有所悟乃曰余且顧念舊日情誼畀汝

以數時寬限。明日十時當來此聆汝復音。汝若叛余他遁。則無論海澨山陬。余必獲汝。以快余。及汝好爲之。余且別去。言次。起立而行。不稍回顧。漪儂目送之。喟然歎曰。此余命宮之魔羯也。時窗外晨曦微啓。射入室中。已可辨物。漪儂卽不復寢。默念者番。所遇殊不易。周旋於兩強暴之間。若從馬尼士行。則鄧脫必與問罪之師。若不從馬尼士。則彼亦非能讓人者。思至此。覺兩大之間。竟無容足之地。雖嘗淪落風塵。長於周旋。然從未兩難。若此者。不禁又喟然曰。漪儂上帝遇汝。不情甚矣。太息之頃。無限感觀湧上心頭。使果如天之福。幸獲無事。彼兩人既有芥蒂。來日大難。正難逆料。余爲兩矢之的。其何以能自全人間。固多薄命人。儂其薄命之尤者乎。恐求爲亞比儂之結果。猶不可得也。亞比儂者。英倫之名妓。爲暴客所扼。死於非命。故漪儂以之自祝。太息之餘。復計對付馬尼士之道。馬尼士於鄧脫爲積威所劫。素所畏懼。惟有借鄧脫以制之。則彼當無如我何。非不欲爭也。不敢爭也。計定。天已大明。因召侍者入。使奉盥具進。事竣。匆匆外出。過鄧脫之寓。那知鄧脫竟夕未歸。枉此一行耶。漪儂旣聞。是信於侍者。大爲悵然。左右籌思。計無復出。不得已。坐以待之。詢侍者以何往。渠亦茫然不知。靜坐之頃。壁間鳴鐘。款擺之聲。一聲聲送到耳際。而七時而八時。屈指計與馬尼士之約。相去僅及二時。而鄧脫猶不歸。

鄧脫鄧脫。汝胡不歸。漪儂之焦灼。何如又逾時許。忽得一計。竊念鄧脫旣勿歸。盍不留一柬告之。謂晨獲某處急電。爲產業事。召余急往。特趨前語。別話。竟不遇。待至三時許。望穿秋水。空勞思腸。今行矣。遲則半月當歸。願君珍重。後會不遠。如此措辭。鄧脫當可勿疑及他。余此往敷衍馬尼士。旬餘足矣。思定。卽於案頭取筆。出箋書之。書竟

授諸侍者。並與以一名刺。侍者領之。漪儂

既歸寓。則馬尼士已先在。見漪儂入。先語之曰。余遲汝久矣。何嫻嫻其來遲也。漪儂見馬尼士無怒色。卽告之曰。儂決從君他適。惟在倫敦未竟之事良多。故今晨卽外出。馳驅至今。方稍寢事。君意果何之乎。馬尼士曰。地北天南。惟其所適。余本無一定成見。除倫敦與格林惠墟。而外。余皆願往。漪儂曰。君定何日首途乎。儂意海濱多樂土。風景清間。較勝塵市百倍。日來天時漸煖。余輩至支亞齊一遊。何如。馬尼士曰。然則必經格林惠墟。余殊勿願。漪儂曰。格林惠墟何仇於君。而君惡之如斯。馬尼士曰。此心理上之作用。卽余亦不能自言其故。漪儂曰。然則至奇姆斯福特乎。馬尼士曰。此亦非樂土。余意尙當他往。漪儂曰。余本不欲他適。以君敦促。勉從尊意。乃君轉無目的所在。余已歷舉兩地。今當請君自擇。馬尼士曰。夏姆斯何如。漪儂曰。夏姆斯去倫敦過遙。往返殊費。周折……馬尼士不及漪儂言終。卽曰。余已分外恕汝。爲汝計。當惟余是從。縱遠適異邦。亦不應有違言。矧尙在國內。尙在本島乎。漪儂驟聞此責言。爲之色沮。旋含笑詢之曰。儂且問君挈旅費幾何。馬尼士曰。余年來交遊日廣。費用浩繁。囊鮮積貯。所攜無多。此行本有乞糴之意。汝善籌算。當必有以滿余望。言時。忽轉和靄之色。漪儂曰。信如君言。殆矣。儂不能自爲謀。日惟依人作嫁。所獲僅供所出。有時猶且不足。安得餘資以助君。馬尼士曰。汝果力不足以助余耶。爲余貸諸鄧脫何如。漪儂曰。是烏乎可。儂若往晤鄧脫。則彼必阻余行。且汝兩人友誼良篤。胡爲乎假手於余。多此一重周折。馬尼士曰。汝與彼交誼。寧不篤厚。遺余而就彼。今已見諸事實。汝縱具百隊。亦無從置辯。若

余往向鄧脫告貸。更有非汝所知之苦衷在。余與彼同爲丈夫子。余若乞憐於彼。未免短氣。不如汝女子之易與人。也。漪儂曰。奈彼必阻儂行何。儂意不如擇近地往遊。旅費既省。便易爲力。馬尼士曰。然則夏姆斯之行。殆成畫餅充饑之談。漪儂曰。旅費若在二十磅以內。儂當罄所有以報。馬尼士曰。余意今晚首途。汝縱有事。得此一日之籌備。當亦可以告竣。漪儂曰。儂事粗竟。君若無事。可以即行。實告君。余深恐復與彼儉觀面以掣余之肘。余非畏彼。彼富而多金。曩常資余有所挾制。而使余無如何。故余意速行爲是。馬尼士曰。若然。當從卿意。於是漪儂立按電鈴召侍者入告。以將適異地旅行。請寓主人過室談話。侍者領命去。無何。寓主人至。漪儂逕以情告。託寓主人善爲照拂。寓主人諾之。諸事既竟。兩人略整備行裝。匆匆就道。馬尼士從漪儂之言。決定至支亞齊。

余今當述鄧脫矣。鄧脫自劇場散後。卽與漪儂分道揚鑣。何以澈夜未歸耶。鄧脫多嗜好。余已屢言之。旣與漪儂別。中途偶遇友人。舊雨欣逢。歡然道故。友名克林。其行等諸鄧脫。亦社會之蠹。兩人且行且談。道過酒家樓。見肆內猶有燈光。映射道旁。克林因偕鄧脫入肆。沽酒暢飲。以佐談興。鄧脫日間所飲已多。際此談興濃密之時。不覺飲之過量。漸且酩酊矣。克林不審其寓處所在。乃雇車偕返其家。是以鄧脫長夜未返也。明日將午。酒夢方醒。克林告以昨宵之事。茫然不解。膳畢。匆匆返寓。及室。侍者入報。謂晨間有漪儂姑娘走訪。坐待二時許。先生不歸。渠勿能耐。留簡於案以去。鄧脫聞言。深訝漪儂過臨。卽亦不之他詢。至案頭取漪儂書。急啓誦之。且誦且思。狀至驚疑。侍者從旁窺之。不敢動。潛步而去。鄧脫左右思。喃喃自語曰。狡哉。漪儂殆懼余之逼。彼謀馬尼士而故假。

此以暫避耶。然又何爲來此。別予且坐待。至二時之久。獨不畏余之詰責。耶。是則彼確爲產業事。他適矣。然予與彼相處已久。從未聞彼別有產業。在且函中未明告余。以所往之地。是又不能無疑。無已。其往寓中訪之。或彼猶未啓行也。思定。忽忽外出。立過大青旅館。至則僅晤漪儂之侍者。告以行已一時許。鄧脫大爲失望。因令侍者取鑰啓門。入室覘之。或可略得消息。侍者往告寓主人。寓主聞鄧脫名。知與漪儂有素。逕諾其請。使侍者爲啓室門。鄧脫入室。歎佳人之云。往視臚粉。以增悲。雖彼信父亦不能漠然於中。因就坐於案前。檢視案上之物。詎知無意之中。馬尼士昨者之函。遽入於其手。耶。鄧脫反復誦之。且憤且妬。恨不能立執漪儂而置之死地。就書中辭意而觀。兩情之熱。達於極點。漪儂將置余於何地。寧非余養癰遺患耶。由此推想日間之所謂病者。必因馬尼士之約而託故。因馬尼士而疏余。余已不能曲怨。因馬尼士而欺余。余更勿能宥之。其行如此。宜將余與彼所結之約。遲而不舉行。願余就日望儻父早日就。儻真不啻緣木求魚。沉思之頃。又憤然曰。賤骨今果不知何往。余誓有以報之言次。藏其書於囊中。召侍者入。語之曰。漪儂姑娘若返。汝可告以余過訪事。入室一層。毋爲道及。侍者唯唯。鄧脫乃行。且行且思。中心若有所得。漪儂此行必非爲財產。他適必與馬尼偕往。異地以避余事之。湊巧斷未有如是者。余來甫一日。而漪儂遽獲急報。漪儂獲報之時。又在馬尼士函責之後。其僞也顯然。余盡回步至寓。再訊侍者。或可得其要領。因復過漪儂寓。侍者見鄧脫復之。笑迎如前。鄧脫曰。漪儂姑娘與人偕行歟。侍者曰。同行有先生。先生大名。似爲密流。密流先生昨宵終夜在此。與姑娘頗有齟齬。今晨兩人先後外出。旋即相繼而返。仍

復偕行外出。謂有事遠適。不知其果何之也。鄧脫聆竟。知漪儂確與馬尼士同行。侍者所言密流。必爲莫萊之轉音。莫萊固馬尼士也。因不復詢。匆匆別去。籌思對付兩人之計。嗚呼。女色二字。實萬惡之厲階。人有犯者。雖罹殺身之禍。亦所不顧。鄧脫當茲盛怒之際。其意所在。惟求將此一雙情敵。置之死地。其他則非所計。雖曩昔於馬之友誼。於漪之私情。腦海中皆蕩然無存。於是復演出一場大惡劇。然而蒼蒼者。借惡除惡。以毒攻毒。未始非天理之當然也。

第十七章 仇殺

余今返倫敦旬日矣。憶與霞碧在奇姆斯福特葬黛瑛時。猶昨日事。霞碧從柏德夫人赴格林惠墟。歧途臨別。頃約余以旬日。旋乃迄今杳無消息。且魚沉雁杳。無片字尺書。以寄我霞碧。不樂於修書。嘗謂苟無佳消息。不如不以告人。免貽人以愁慮。余習聞其說。故此時亦勿以爲怪。惟仍操余舊業。終日埋頭伏案。以爲生涯。耳館務之暇。若無所事。則過吾姊寓所。與吾母瑣談家常。細故以博老人歡心。吾母視余體日就復元。亦笑口常開。顧余此時尚有一事。時縈諸懷者。則杜蕾之案。一自發現以來。歷時經久。其間所經歷者。余已盡筆諸書。特就余個人心理言之。自黛瑛死後。余之疑團愈牢固。而不可解。益以霞碧行蹤之離奇。以余遇彼之情懷。而猶吞吐其辭。囁嚅不欲竟言。愛其姊推及其妹。余固不能忽然於霞碧。然而霞碧爲人若冷若厚。若解若否。若即若離。似又不若。乃姊之易與彼不嘗言乎。黛姊已歷劫情海之中。備嘗艱難辛苦。余當鑒其覆轍。不復罹此苦海。其言云。明若

示。余所以志。余本不急於家室。此事自當置之。惟黛瑛死時。真相遲早。總當使之。水落石出。特余之偵探。才能故不能聞。一知十就。所知者。類推之。以余所聞。若霞碧黛瑛之妹也。實洞悉底蘊者。然始終不能詳言。若鄧脫若馬尼士。余亦知其爲與黛瑛有關係者。然素未謀面。更無從與之接洽。且亦不願交此損友。以貽無窮之累。信如是。余將長處於黑幕中矣。有時余或轉念。則謂黛瑛已死。碧霞既不願告余。又何爲強預人事。除非杜蕾之案。公室牽及於余。則不能置身事外。不則固無置隊之必要。凡前所述。皆余旬日間所懷慮者。當亦讀者所願聞也。

一日。余方在館中治事。寓中有電話至。謂有女客過余寓。坐俟先生歸來。余詢以狀。謂爲貴婦人。其狀倉皇。恐有要事。余聆所言。茫然無頭緒。此人諒非碧霞。然除霞碧而外。余別無女友。未識果爲伊誰。余思之。重思之。卒不得其要領。而館課蟬集。不克立返。乃答以有事。羈身客。幸少待。當以晚六時旋寓。余於是迅治諸事。未及五時。竟已告竣。匆匆而歸。入門。逕趨客堂。則客已含笑起迎。曰。司達渥先生。別來無恙耶。余視其人。固相識者。信口答之曰。夫人無恙耶。辱荷寵臨。竟失迎迓。負罪之至。客曰。先生何作是言。余且深懼妨害公務。賢者之視光陰。重於黃金。余本不自安。今益以先生之謙遜。更爲惶愧矣。余笑曰。夫人清坐。毋作客套。敢問台從來此幾日矣。客曰。余方抵是邦。頃從車站來耳。余曰。夫人枉駕。當有所事。客曰。誠如君言。余此來爲霞碧姑娘作青鳥使也。余聞客言及霞碧。急詢之曰。霞碧已旬餘無消息。令余望眼欲穿。今果何如。客曰。方病居客中耳。余聞霞碧病神經。猛受刺激。爲失色。語客述其詳。客曰。此中細情。余亦不得其詳。第就所知者。爲先生言之。余唯唯。

客乃述曰。自與先生別後。從霞碧姑娘意。返格林惠墟。霞碧樂於舟行。余等因買舟渡。若姆斯河。會遇暴風。榜人不工。操舟術頗遭顛簸之苦。霞碧身素羸弱。更爲憔悴。既抵格林黑墟。余卽款霞碧於余家。余漸悉霞碧之身世。知霞碧爲世間一絕可憐之人。以是益憐愛之。柏德夫人言至此。轉其辭曰。余爲鞍轡所困。神志未定。所言乃絕無頭緒。先生得勿笑乎。余曰。夫人之言。既清且皙。至有爾次。余方洗耳恭聽。烏來是說。夫人曰。今日夕矣。當已何及。啓行當爲先生細述前情。源源本本。方有眉目。余曰。然。惟夫人所言。余滋疑惑。余實不他往。啓行云者。夫人何所指也。夫人曰。余此來。特邀先生過格林惠墟。是霞碧姑娘之指令。余爲之役耳。今仍請談舊事。余之識霞碧也。在某日之夕。與余夫柏德。赴威廉市長之宴。宴終已將更深。御車歸寓。道經谷列子街。是街本極僻靜。夜旣入深。警察亦極寥落。道上人聲寂然。惟聞余車轆轤之聲。與馬蹄得得之聲而已。行至中市。忽見電燈之下。人影一雙。作鬪毆一狀。余夫訝之。因飭御者扣鞭。避行旋至其前。忽有女子呼籲聲。余夫益異。立卽停鞭。女子呼聲益急。余夫下車往詢。則有兇暴之男子。方欺凌一柔美之女郎。余夫喝止之。男子遽嘗曰。陌路之人。何預乃公事。余夫不顧別詢。女郎以何事。女郎曰。余偶至此。不幸遇彼強徒。將劫以他住。方爭持間。而先生至矣。余夫聞言。怒氣勃然。斥男子曰。咄咄。國法何在。汝敢如此。言次。取手槍擬之。召御者曰。來爲我縛此流氓。余將送赴警署。男子聞而大懼。返身狂奔。余自車中視之。其行至疾一轉。瞬間杳然不見。人影。余夫本不願深究。不過借此以寒賊胆。而速其去。卽亦不之追逐。繫女郎登車時。女郎喘息漸平。驚魂亦定。余卽詢以姓氏。彼以裘妮壘霞碧告。余亦報以己名。

霞碧稱謝而已。此余識霞碧之始也。既歸余寓，余視霞碧頗涉疑慮，因詢之曰：「姑娘果名裘嫺，聖霞碧乎？」霞碧聞之，遽驚驚訝之色，笑問余曰：「夫人何言之奇！特余不名裘嫺，聖霞碧夫人，殆將命余名柏德霞碧耶？」余爲霞碧之言所窘，頗有媿色，因不敢復妄發一言。顧余心則猶不能釋然。

余聆夫人言至此，因詢之曰：「夫人所疑者，果何事耶？」柏德夫人曰：「此事如不實者，則爲余一人之妄度，不必爲先生道。若果勿誤者，則他人之隱情，余更勿應爲先生道。」余曰：「余與霞碧交，亦至厚，夫人毋拘俗禮，可逕言之。」以佐談興。余之爲此言，冀夫人所言，或可令余多悉霞碧之往事。乃夫人執爲不可，余更強之。夫人始言曰：「先生悉碼遜其人乎？」余曰：「彼固子爵也，軍敗遠戍，費恨而歿，國人深悼惜之。」夫人又曰：「先生知碼遜身後遺族乎？」余笑領之。初不欲以碼遜身霞碧之名告彼，或本未深悉霞碧身世。余先舉以告之，不重負霞碧乎？夫人於是欣然曰：「去今六年前，余偕余夫自故鄉來京，赴惠蘭親王之大宴會，席次與余同座，有碼遜子爵夫人，夫人攜一雙明珠，俱屬人中翹楚，一見之下，大爲傾心。由是腦海中常留兩女幻影，初見霞碧，頗類故人，女願事隔六載，霞碧亭亭欲立，又較余意想中之明珠，長大幾許，余遂不敢自必，且彼固自稱裘嫺，聖霞碧，彼與余素味生，彼何至隱真姓氏，以告余？余思之余，復窺之，然余愈視而愈逼真，故不禁出言之唐突也。」夫人述言至此，少憩，復笑顧余曰：「先生知霞碧果與碼遜有關係乎？」余亦笑答之曰：「霞碧爲賈人女，安得仰結子爵夫人之言？余不敢信。且霞碧與余交至厚，從未一道碼遜二字，意者世多面貌相同之人，夫人又事隔六載，碼遜女郎之影，殆有模糊乎？」夫人聞言，不置。

是否仍爲余續述曰。余自爲霞碧所譏。遂即不敢復談此事。因詢霞碧寓所。霞碧曰。余寓至陋。將增夫人笑耳。木屠兒街盡處有檳榔旅館者。余寓也。余聞霞碧言。即令侍僕赴館爲攜行裝。霞碧却之。謂蒙夫人拯救之德。已令人感德靡已。何敢重擾尊居。余見其辭意懇切。即不之強。嗣詢霞碧父名。霞碧以妾媵聖多爾士對余曰。多爾士先生爲倫敦巨賈。余習聞之。然不聞其有子若女也。霞碧聞余言。笑曰。誠如夫人言。多爾士爲余繼父耳。余於是知霞碧之果爲瑪遜女郎。蓋瑪遜夫人重醮多爾士事。余夙知之。今霞碧既語我以父名。多爾士又謂本非生父。融會貫通之下。不覺恍然大悟。大悟顧不忍逼人過甚。一笑置之。旋又詢霞碧來格林惠墟有何所謀。霞碧曰。余無所事。天涯淪落。無以爲家。漫遊至此耳。余頗不信。顧萍小相逢。甫經一面。便強預人事。自問不當如是。因不復問。霞碧旋起辭。謂爲時已晏。遲則恐不及歸寓。余以樂與霞碧談。竟忘乎鐘漏之將罄。及聞斯言。始驚而起。乃曰。姑娘弱質深夜獨行。余安能忍頃者之狼狽情狀。殆忘之乎。霞碧見余重提前事。紅暈於頰。余亦深悔失言。願無術可。以挽回置之而已。霞碧旋從余言。即宿余家。余於霞碧一見如舊愛之。特甚。蓋一則爲故人女。一則膝下猶虛。對此明媚之女郎。不覺神往耳。瑣屑述之。先生得毋厭聽乎。余笑曰。夫人何言。聞夫人言。方如崇拜上帝者之諦聽。宜講聖經。惟恐其速終厭之。謂何。且夫人頃言。今日已不及啓行。則更有閒暇談話。余則公務亦已治竟矣。夫人唯唯。又言曰。余亦不宜久留。方離征車。尙未覺得寓所。余曰。此事良易。余當使侍者爲夫人効力。夫人辭之。余遂飭侍者往。侍者聞命。飛步而去。已不及顧夫人之言。夫人無奈。遂與余續談前事。

夫人曰。是晚霞碧卽宿余家。一宵無語。明晨霞碧不及早殮。卽過余告辭。余苦留之。渠始允諾。坐與今談。今細視其束裝。至爲儉樸。卽爲富商女。亦不當如是。這問子爵女郎。霞碧見余注射其身。似覺余意。顧余而嘻。余曰。姑娘。年方花信。而能屏除華麗。實足令余心敬。霞碧嫣然曰。貧賤之人。能溫而飽於願。已足敢事修飾乎。且卽欲修飾。亦無從修飾也。余見霞碧吐屬圓轉。一笑置之。霞碧亦不復言。余漸詢以家庭情形。彼惟長嘆。復余似有難言之痛。余不忍過逼之。以觸動其傷感。緣亂以他辭。霞碧旋告余。謂彼客此已將旬日。不及一來。復卽當過往。奇姆斯福特。余詢以不寧倫敦而至。奇姆斯福特之故。霞碧曰。余有姊氏客死彼邦。此時猶未殮土。故余急欲行也。余因詢以姊名。霞碧以黛瑛對。余詢以適於誰氏。彼卽告以先生名。謂此實吾姊意想中之未婚夫耳。言次。早餐具矣。余款之食殮後。霞碧乃歸。余約以明日走訪。霞碧辭之。謂明日當再造尊廬也。

明晨霞碧果如約至。余方披晨報讀。適閱吾鄉新發生之仇情案。仇情案者。爲一雙未塔夫婦互殺之事。此事實現後。頗惹鄉人之注目。衆議紛紜。莫悉其真。余見霞碧至。釋報而起。款之就坐。舉報語之曰。姑娘讀報乎。霞碧曰。余僅識之無耳。余因舉仇情案之內容。細告之。以爲談助。且謂此事各報登載已五六日。今日報載幾等。尾聲霞碧聞竟笑曰。道路所傳。余亦略知一二。夫人既深悉底蘊。當必別具見解。余曰。余之所知得之報章。報章所載。已盡被彼偵探家推想之。而發爲文章。余烏敢妄贊一辭。霞碧曰。余徵諸所聞。與夫人所談者。頗有不同。或者報紙所載。僅得其表面。內中真相。恐非死者復生。無人能洩諸外也。余旣訝其言。且信言爲不所無。因卽詢之曰。姑娘

何所見而云然。霞碧曰：余亦不過爲旁觀者忖度之言。余意因情而愛，因愛成恨。本天下之常事。惟仇情之案，以余所見言之，大都非兩人關係。蓋兩人之間，既得愛情之灌輸，決不至無端相仇。自必有三人爲之播弄。然此不過就普通之事理論之。至此次之新案，或有他故在要非局人外所知得，而故余謂非將長眠人起而活之。無人能道其真相也。余笑曰：此事可離奇甚矣。死者無遺族，此方人類難能悉其身世，或謂男兒本富家子而淪落者，或謂女郎曾操神女生涯者，此皆道途謠傳，莫能決其果爲何如。霞碧曰：柏德先生曾任市長，當必易於探訪。若余則不過道聽途說而已。言次，舉目視余，若有所言而難出諸口者。余不語，惟顧而笑。霞碧旋逕言夫曰：人余擬向夫人索一鞞審券。此券卽觀審此案。余曰：余亦無此券。霞碧曰：余固知，惟以柏德先生之鼎力爲余謀之，當非難事。余聞言，默思其說，頗以爲是。乃逕諾之。然見彼忽如此注意，而行蹤又至詭異，竊疑其與此案有關係矣。驟以詰之，必難獲其真相。惟有從緩窺其行動，則無形之中，彼且不自覺。霞碧旋去。迨余夫歸，余卽以霞碧所懇者以告。且謂多多益善。或余當偕霞碧俱往。余夫曰：旁聽制定額數，恐無多券之遺。余且極力謀之。明日余夫歸，果持二券畀余。余甚以爲喜。及霞碧來告，以將與俱往。渠亦樂有侶伴。此次之審訊，別無關係人在。且彼此互殺罪亦不及。第三人特堂上傳其寓主訊之，究其致死之真相耳。

第十八章 泣秦

舊事雲烟今日重話。余樂聞柏德夫人之言，如聽鄭衛之音。竟不知倦。夫人憩少間，又言曰：及期，余乃與霞碧同

蒞止堂上傳主寓人上前報告。寓主詳述一切。謂男子名馬尼士。女郎名漪儂。二人身世不得其詳。借居於余寓者。未及一月。初來之時。僅有馬尼士一人。不及旬日。霞碧踵至。顧彼從未留宿余寓。惟日必訪馬尼士。兩人感情殊劣。每值晤談。輒多違言。余頗疑其不類。未婚夫婦。蓋未婚夫婦之愛情。猶如早春花木。正在勃發之候。斷未有反目相仇者。卽或有之。則既未結褵。婚約立可取消。若表面形影相隨。而實有仇讎之怨者。余夙未之前聞。然據馬尼士口述。則彼確爲漪儂之未婚夫。余亦莫辨真僞。且亦不必辨其真僞。強預他之人事。死事之前一日。霞碧來訪馬尼士。未解何事。乍生衝突。爭抗之聲。喧於室外。余遙聞馬尼士言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斯。汝真負情儂。轉誣余爲薄倖郎。世真無是非。黑白漪儂曰。人不負我。我自不負人人。而負我。我又胡爲獨厚於人世。不乏好男兒。夫僭若汝。寧足稱道。馬尼士又詈曰。楊花水性人。盡可夫。此汝之本來面目。觀子之貌。依然人也。乃心地竟下賤。乃爾余若妻。汝辱余甚矣。兩人反唇相譏。針鋒相對。所言極多。余亦不及備憶。要之不外乎因情生恨耳。寓主述至是。堂上顧而詢曰。舍漪儂外。尙有他人過訪馬尼士否。寓主曰。有或聞之。然大率非上等社會中人物。以類聚。余因是深疑馬尼士之非善類。馬尼士於余極爲淡漠。從之與余交談。偶值相晤。亦不過略作寒暄。余因是又知彼人固深有城府者。惟余輩營業生涯。祇求寓客之能按章給值。不必求其性情之契合。與否。故馬尼士雖不與余相親。余亦安之。若素彼兩人自此。次怒詈之後。漪儂負氣而去。明日終日未過余寓。又日之晨。余方安寢。未醒侍者來叩吾居。謂大禍至矣。余驚其不倫。且無因而至。前詞以詳情。侍者曰。馬尼士君被刺矣。余知有變。急起往

視則可驚可怖之慘劇。乃瞥入余之眼簾中。伊何人。伊何人。血肉橫飛。腥羶滿地。一雙未婚夫婦。雙雙葬身血海中。馬尼士胸飲利刀。手挾快槍。仰身而臥。漪儂則橫斃於壁側。情狀之慘。殆非余言所能形容。時則閩寓之人。聞此驚耗。羣集審視。環室門而仰望者。如山陰道上。絡繹不絕。余身當禍變之中。不知爲計。惟令侍者報告警局。暫司看守之職。已而警吏等次第集吾寓。余一一語之。余職始了。後此情形。警署當有報告也。寓主辭畢。堂上茫無端緒。旋得檢尸者之報告。爲馬尼士胸前創口。並不甚深。特刀亟銳。利刀口置有毒藥入肉。即使血液變壞。手持之槍。以意度之。當爲倉皇之際。取以自衛者。而漪儂遂死於此。漪儂凡中兩彈。一在腰部。一則洞穿腦門。槍中尙有餘彈四九合之共。爲六彈。此槍爲新式之六門手槍。是漪儂與馬尼士兩人實爲互殺無疑。堂上聆之。亦不下判。期以翌日判決。

伯德夫人瑣瑣爲余口述。了無倦容。至此余恍然大悟。曩者在奇姆斯福特時。霞碧告余。以馬尼士與漪儂事。余未得究竟。十重疑團。固固久繫余腦海之中。今得夫人一夕話。俾余盡釋疑團。立時喜甚。已而夫人又語余曰。先生。余今當進爲先生述。余與霞碧觀審時之態度。余既對於霞碧。疑懷未釋。觀審之時。極留意其態度。外貌至爲鎮靜。惟平昔長於談鋒。今則終無一語。蓋彼以全神貫注其間。不暇與余語也。堂訊既竟。余與彼偕返車中。相與談論。余故探其口吻曰。姑娘。此種慘劇。大可爲少年人作龜鑑。余發此語。本至唐突。特借此以覘霞碧之態度。霞碧復余曰。善哉。夫人之言。用情不得其當。殊足爲少年人危險。特對於馬尼士與漪儂之死。別具一種見解。以

爲。茲。事。非。僅。用。情。不。慎。之。關。係。恐。其。間。多。不。可。測。度。之。曖。昧。天。道。禍。淫。于。今。益。信。余。聞。其。說。若。吐。若。吞。含。爲。極。意。與。妙。復。詢。之。曰。姑。娘。何。所。見。而。云。然。霞。碧。乃。不。余。答。他。顧。而。言。曰。夫。人。余。雖。淪。落。貧。女。然。頗。多。感。觀。余。不。暇。爲。彼。一。雙。死。者。悲。余。實。因。彼。之。身。死。而。自。悲。余。曰。姑。娘。安。用。夫。悲。以。余。視。之。人。在。少。年。正。如。逢。春。花。木。欣。欣。向。榮。之。時。非。若。余。輩。老。朽。之。行。將。入。木。者。可。與。並。言。姑。娘。毋。悲。悲。字。非。少。年。人。腦。中。所。應。有。霞。碧。曰。連。日。以。來。蒙。夫。人。寵。愛。過。深。余。輒。以。身。世。之。感。流。露。於。言。辭。間。重。瀆。尊。聽。然。實。因。悲。從。中。來。發。於。不。自。知。也。余。曰。姑。娘。前。途。果。有。失。意。事。余。當。竭。綿。薄。之。力。效。馳。驅。之。勞。正。不。妨。盡。情。傾。吐。霞。碧。聞。言。喟。然。長。歎。仍。不。作。一。確。切。之。答。語。余。目。注。之。渠。迺。仰。首。而。視。有。間。語。余。曰。夫。人。憐。予。乎。余。曰。然。彼。又。曰。余。生。平。第。二。仇。人。卽。爲。此。仇。情。案。中。男。兒。家。破。人。亡。誰。實。爲。之。禍。余。至。此。余。奔。走。天。涯。日。謀。所。以。報。復。至。今。不。得。一。間。幸。也。天。誘。其。衷。馬。尼。士。竟。喪。厥。身。余。聞。是。耗。其。樂。何。如。願。於。欣。喜。之。餘。猶。有。所。戚。戚。者。則。余。之。第。一。仇。人。始。死。余。姊。之。意。中。人。復。死。余。姊。又。將。及。於。無。辜。之。第。三。者。且。日。何。余。之。畔。而。將。甘。心。於。余。此。人。一。日。不。除。余。之。憂。患。一。日。不。解。故。余。因。馬。尼。士。之。死。而。自。悲。身。世。也。雖。然。此。中。祕。密。捨。司。達。渥。略。知。端。倪。外。其。他。余。固。未。嘗。爲。一。人。告。今。以。夫。人。相。愛。之。深。盡。吐。其。實。幸。夫。人。爲。余。祕。之。不。然。余。事。或。將。因。之。失。敗。也。霞。碧。言。時。滔。滔。如。大。江。之。水。一。瀉。千。里。余。不。願。置。喙。以。中。斷。其。辭。且。亦。無。從。置。喙。及。其。言。既。余。始。答。之。曰。姑。娘。身。世。亦。大。可。憐。矣。余。自。應。爲。守。祕。特。姑。娘。第。一。仇。人。究。爲。阿。誰。或。余。能。使。之。罹。法。網。也。霞。碧。曰。異。日。當。爲。夫。人。告。今。日。言。之。尙。無。益。也。彼。雖。殺。人。然。證。據。無。有。且。彼。行。殺。人。滅。口。之。計。如。黛。姊。如。馬。尼。士。皆。已。身。死。夫。

人。之。力。恐。不。及。此。或。他。日。有。借。重。於。夫。人。者。余。當。盡。誠。拜。懇。余。時。聆。霞。碧。所。談。殊。不。爲。然。乃。靦。然。告。之。曰。柏。德。君。嘗。任。市。長。彼。在。此。方。稍。有。權。力。余。自。信。必。能。爲。姑。娘。助。姑。娘。不。必。諱。莫。如。深。霞。碧。爲。余。所。窘。狀。絕。可。憐。久。之。乃。曰。且。俟。葬。余。姊。之。後。再。如。夫。人。言。年。幼。之。人。不。諳。人。情。幸。曲。諒。之。余。曰。可。達。渥。君。非。吾。倫。敦。之。望。人。乎。霞。碧。曰。然。彼。固。言。論。界。中。之。健。者。余。又。曰。姑。娘。頃。言。彼。病。客。於。奇。姻。斯。福。特。病。中。有。親。族。看。護。歟。

余。聆。夫。人。述。言。至。此。含。笑。謝。曰。陌。路。之。人。謬。勞。恩。注。感。激。何。可。言。喻。夫。人。亦。嫣。然。曰。先。生。何。謙。遜。乃。爾。余。曰。夫。人。長。者。余。崇。拜。實。深。雖。然。霞。碧。何。以。答。夫。人。請。續。言。之。夫。人。曰。霞。碧。謂。先。生。伴。彼。往。葬。黛。瑛。姑。娘。故。未。與。他。人。偕。客。中。僅。一。人。耳。余。聞。此。說。謂。霞。碧。勿。當。乃。爾。先。生。既。爲。彼。往。又。因。往。而。抱。恙。是。看。護。之。職。誼。當。屬。之。霞。碧。霞。碧。頗。然。余。說。惟。謂。一。時。不。及。分。身。再。當。留。此。作。十。日。游。余。詢。以。故。霞。碧。忸。怩。不。答。終。爲。余。所。強。乃。逕。告。余。曰。方。爲。吾。姊。籌。葬。費。余。曰。姑。娘。若。不。棄。者。余。固。可。爲。謀。也。霞。碧。稱。謝。勿。違。自。此。次。晤。談。之。後。余。已。略。悉。霞。碧。身。世。願。猶。有。不。能。釋。然。者。則。霞。碧。所。謂。第。一。仇。人。果。爲。伊。誰。此。事。余。又。無。從。採。聽。蓋。殺。黛。瑛。姑。娘。者。惟。霞。碧。知。之。若。有。司。所。知。之。此。人。早。已。伏。法。卽。余。夫。之。前。余。亦。未。嘗。與。談。明。知。彼。亦。不。之。知。且。無。從。訪。問。也。黛。瑛。營。葬。之。費。余。商。諸。吾。夫。吾。夫。亦。樂。爲。霞。碧。助。霞。碧。始。却。之。而。終。從。之。其。後。霞。碧。復。過。余。余。又。申。前。請。叩。以。仇。人。之。名。渠。堅。不。吐。實。余。謂。之。曰。姑。娘。茲。將。奚。以。對。付。彼。余。視。姑。娘。弱。不。勝。衣。會。縛。雞。之。難。能。以。獨。力。敵。彼。強。有。力。者。竊。爲。姑。娘。危。之。抑。司。達。渥。君。能。助。姑。娘。歟。然。彼。文。士。也。仗。義。執。言。自。能。盡。力。他。則。恐。亦。不。易。將。伯。姑。娘。何。外。視。余。余。實。願。爲。姑。娘。稍。効。棉。薄。霞。碧。聞。余。

說感激之心油然而生不禁泣然淚下旋答余曰人患無志苟能定志奮力而行未有不成功者且余之行事尤異於人生死之途概置勿顧故實無所畏於鄧……言至此忽止其聲余再詰之則不言矣

余乃笑語柏德夫人曰夫人何譽余之甚余不能爲黛瑛復仇方愧赧耳夫人曰先生何謙遜耶余聞諸霞碧先生於彼姊妹備極照拂之情今黛瑛雖不幸而死先生有老母在實無捨身復仇之義余曰夫人烏知余之照拂彼姊妹余累彼實深夫人特未之知耳夫人曰旁雜之言今纔置之余當復爲先生述霞碧往事余既允助以黛瑛葬費遂擇日偕彼至奇姆斯福特紅粉飄零重來舊地人情於此能毋撫然何況此地又爲伯姊埋玉之所幽魂彷彿靈爽常依更不覺有劇烈之感覺嘗告余曰此暴徒行兇之地引吾姊至此置之死地吾甯忍一日復居吾更甯忍長使黛姊冤沉碧血其言且悲且憤故當客居奇姆斯福特時終日淚痕界面酸楚不可銘狀此當爲先生所目觀者余亦可勿庸贅述矣

余聆夫人言竟喟然曰彼蒼者天何其忍耶霞碧之慘史恐夫人猶未盡知以余所聞更有梗咽而不忍述者夫人曰幸先生有以告余余曰惠爾尼士街之深宵賣花荷蘭式古屋之探險被窘非霞碧之慘史乎夫人聞言瞳目不解蓋余亦自忘其語無倫次矣及見夫人狀恍然大悟因告夫人以其詳惟及鄧脫之處則以仇人二字代之逆從霞碧之意也夫人俟余述竟喟然曰先生所言劇足悲矣然猶未知今日之霞碧尤爲可悲使霞碧而不在此困難之境余亦決不僕僕長途來訪先生余聞其說紳經猛受刺激忽不寒而慄亦不自知其何爲然夫人旋

言曰。余當爲先生詳語。今日之霞碧。自余輩在此間分袂而後。余從霞碧意之。卽日過返故鄉。余欲留此略事盤桓。而霞碧不及待也。既敵至邑。霞碧仍寄居余家。初則略染微恙。既瘳。一日之間。恆多外出之時。余詢以所至。輒支吾其辭。余知其有難言之隱。卽亦不强人所難。然余本有輔助之願。今霞碧既諱。莫如深余邃。不復提及。萬不得已。惟作冷眼觀耳。數日之內。霞碧終無所語。余惟一次曾向余貸款。且力述愧赧之情。謂非萬不得已。決不有此不情之啓齒。既已仰食於夫人。又復爲乞鄰之舉。余實媿慚極矣。余逕從所請。助以五磅之款。且語之曰。此錢者。不足以言通財。不過聊爲姑娘零星之補助。霞碧謝而受之。謂余除日用而外。實無他需。今日用已仰給於夫人。本無他之可需。此次之出款。實非余意中事。余曰。姑娘如不敷者。余尙能籌報。不娘躬助姑之。以失交游之旨。而况此區區儻來物。敢不爲姑娘略盡友誼耶。霞碧又笑謝之。旋辭余出。余詢所至。霞碧曰。予將往耗此款。不久卽當旋家。余任之。霞碧匆匆出。亡何果如言以歸。笑語余曰。賴夫人之助。使余進行手續之第一步。已得結果。余亦不問其詳。蓋明知問亦徒然。惟連聲唯唯而已。霞碧旋又曰。柏德先生識惠爾士侯爵乎。余聞其所問之奇突。乃曰。侯爵爲吾邑首屈之富紳。吾夫任市長時。結識之。今久已不通聞問。姑娘與彼有交涉乎。何遽問之也。霞碧曰。然。柏德先生既識之。余將有事煩先生。特當少遲一日耳。余曰。姑娘盍先爲余言之。余可爲姑娘預斷所謀之效否。如不效者。不如母行。霞碧曰。余聞侯爵在暗拖街。置有產業。刻頗危險。余將申警告於侯爵。恐彼勿余信。故當借重先生鼎力耳。余當詰之曰。姑娘與侯爵既素無一面之緣。何崦切之至也。霞碧曰。余非爲侯爵計。余爲

個人計耳。侯爵之產業與余有至密之關係。今已入於匪徒之手。言至此。卽不續語。余曰：侯爵之產卽爲匪徒侵。占于密斯。又何干。霞碧曰：此中自有原由。稍緩當爲夫人告。今所求於夫人者。僅轉懇柏德先生。以危機代達。侯爵勸彼速逐此匪徒。余仗長者之力。或可分得微益。余見其言懇切。逕諾其意。霞碧又囑余曰：再乞夫人轉語先生。勿以賤名聞於匪徒。更毋使彼知事爲余所徇。而成且乞先生以此告侯爵。余又諾之。

是晚余夫返寓。余卽就日中與霞碧之間。答一一語之。余夫曰：侯爵自致仕以來。屏絕交遊。余與彼久不往還。驟以此等危詞進。恐貽人以交疎。言深之譏。霞碧女子言辭隱約。行蹤詭異。余實不能無所介懷。此言久欲爲汝告。特以汝篤愛之。余迄不忍作拂人之談。今汝既以此告余。偶根有觸。逕以相告。所懇之事。余殊勿願爲小女子效。奔走。余初意此輕而易舉之事。余夫惠而不費。當過從余。固不料竟來此決絕之言。余時當卽答之曰：霞碧實良家女兒。余且知彼與瑪遜將軍有特殊關係。不過賦命不辰。王孫歇式。微耳。余夫曰：不與瑪遜有關係。余尙能諒。彼瑪遜身受王命。不能爲國效忠。喪卽辱命。凡有血氣。誰不憤恨。余時方處廟堂。前曾力薦其才。及瑪遜敗耗。傳至京中。舉朝之人。集矢於余。余幾因之褫職。至今思之。猶自咎無知人之明。與夫瑪遜之不能勉力以答知己。余曰：瑪遜之敗。非戰之罪。特爲部屬所誤耳。余夫曰：是正瑪遜之咎。余曰：君旣自認無知人之明。瑪遜之於部下。與君何異。且皇固未嘗罪君。雖曰幾至褫職。然赫赫之市長。今猶未遜聲威。何必因此細故而遷怒於霞碧。殊非君子之度。余夫亦不之怒。一笑置之。是晚霞碧歸寓。余卽以告霞碧。曰：交疏者忌。言深此亦不能不爲先生諒。不過

余之計畫因此又成畫餅而已。余卽詢以何計。霞碧曰：小女子勢微力弱，不足以敵兇人。本擬借重侯爵之力，以成鋤惡之謀。侯爵既高莫能攀，先生又不爲曹邱事，既成空嘍嘍，胡爲霞碧言時頗爲負氣。余知彼際遇不良，心緒勿善，故易致暴躁，亦不以爲咎。語之曰：姑娘且靜聆余言。茲事之詳，姑娘向未語。余然余從數方推想之，其約略可得知也。余意姑娘既家無他人，彼仇人縱具極大勢力，所能加以危害者，惟姑娘一人。今有余在，敢保姑娘之安全。姑娘盍不盡舉其隱而發之，豈以倫敦之警力不足爲彼一兇人敵乎？不如是者，吾恐姑娘卽心志復仇，口言雪恥，總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耳。霞碧聞之，泣然淚下。余不知所措，急慰之曰：姑娘豈以余言爲唐突耶？然非深愛姑娘者，決不至發是語。霞碧曰：夫人何言不益重余罪乎？余之不能自禁者，正以夫人愛余之深也。余實不解彼造物遇余之情，若以有情論，則余之身世已極人世之悲慘，目呱呱墮地時之家庭，與今日較之，相去甯可以道里計。若謂其不情，則患難之中，屢畀余以生機，密斯脫司達渥非愛余深且摯者乎？非遇余仁至義盡者乎？今復得遇夫人萍水相逢，卽蒙青眼，又不得謂彼天公無情也。若有情，則無情若無情，似有情，造化小兒何其黠耶！余於此那得不哭。霞碧言時，其聲細以婉，其言哀而悽。雖木石心腸，亦不能不爲之動。矧余又素有婆心者，遂亦不禁熱淚粉流矣。有頃，霞碧拭淚言曰：夫人余事如逾兩月而無效者，當懇於夫人求最後之勝利。余曰：孺子何嬌，愁乃爾。終將告余固不如從早言之。余殊愛汝膝下無女，久以深情貫注於汝。幸毋以外人目余。霞碧時爲余言所窘，紅起於頰，狀至躊躇，似答不可不答，亦不可者久之。乃曰：余正以此故。夫人之前終必徹底以聞。

爲介。介於遲。早。余遂不復強彼所難。一笑置之。此一席之間談。乃以告終。

柏德夫人述言至是。少憩以假思索。余待之。嗣續述曰。余尙有數語漏忘。霞碧曾語余。謂余於此案之結束。有三種觀念。一則冀余能以強力梟罪人之首。懸諸糞街。一則冀吾姊仇人。因他事之發覺。而入法網。一則冀其惡貫盈滿。劫運臨頭。而自伏斧鑕。凡此三者。皆霞碧夙具之希望也。言次。晚餐具矣。余乃款夫人進食。

第十九章 省疾

膳頃。余仍與夫人談。余曰。霞碧亦嘗以此告余。充余之思力。亦不過具此三種觀念。惟是聞諸人言。黛瑛仇人多羽翼。誠恐元兇授首而後。其黨難恕。霞碧夫人曰。先生爲彼慮此乎。微先生言。余併不知彼仇人之有黨羽。然則霞碧所言。惠爾士侯爵。在暗拖街之產業。爲匪徒所估者。殆爲其黨徒之巢穴乎。惜余當時不知其有黨徒。不然可從此追問霞碧。以究竟余曰。夫人所言。想當然耳。然吾恐夫人縱能追問。霞碧亦未肯逕言。夫人曰。先生何所見而云然。余曰。此理甚明。可以推想而知。以夫人之待遇霞碧。可謂仁至義盡。既屢詢霞碧。以他事而答辭。迄吞吐不詳。安見此事之獨能如夫人願耶。更以余律之余。與黛瑛不能爲無關係。余與霞碧亦相識已久。余每有所問。霞碧尙以遁辭復余於此。益知彼決不逕告夫人。特夫人既知暗拖街之關係。從此訪問之。當可得把握也。夫人曰。然。此事俟余歸後行之。余曰。僅去此二三日。不爲遲也。

旋仍與夫人談霞碧往事。夫人曰。自晤談之明日。霞碧忽長夜不歸。余靜待之。坐聽鐘漏滴滴之聲。聲聲結轡。愁

腸竊念此可憐之女孩兒常行險以徼倖今又不知陷於何等悲境不然胡徹夜不歸耶乃至東方既白霞碧又不歸來余倦而寢比醒霞碧已坐於榻前余喜甚急詢以何時歸家霞碧曰歸幾半日矣余訝甚仰視窗間日光已當正午時候始知余夢之長因卽披衣起細視霞碧不禁失聲曰姑娘病耶面壓重霜殆失血耶昨宵胡竟不返余坐待終夜肝腸寸寸斷矣霞碧曰偶感小恙耳夜來風露侵人余也弱不能受以至於此重累夫人竟夜坐待罪過之至余曰姑娘深夜出遊中宵風露猶且忍受余安守室中縱云遲眠遑敢言勞霞碧曰此實余命多磨蝸故來種種拂逆之事於夫人何關乃有伴余受勞之必要耶余曰姑娘蓋以昨宵事語我霞碧聞言方欲啓齒不意一霎時間頭暈目眩仆於榻上余呼之霞碧勿應急趨撫之霞碧曰余病殆深入乎何遽至斯也余曰姑娘殆久未食歟霞碧曰余已徹夜不食然腹中並不覺飢特體乏甚耳余曰姑娘如欲安寢可卽於余榻稍安余當出室以保姑娘之寧靜霞碧唯唯余益知彼確已疲甚不然決不忍任余他適此後之霞碧作如何情狀余亦不知之知逾一時許余料霞碧或已清醒入室視之則霞碧方蒙被而以余前輕揭其被霞碧張目視余余意其未曾成夢乃曰姑娘今何如矣霞碧曰玉樓起栗銀海生花令人不能舉目且肺氣噴湧咳聲斷續病勢殊劇昨宵雖受驚然不料一至於斯言時嬌喘不已咳聲又作余知其病確沉重因出呼侍者爲召醫士憲司德旋復入室伴之霞碧曰夫人余已重累夫人何必復空擲藥餌之資余自知內部受傷甚烈故病勢發生至猛恐無就痊之望自經家難未嘗一日享生人之樂命之不猶夫復誰尤生死二字余早置之度外惟大仇未報元惡尙存是余所

難。瞑。目。者。余。聞。言。淚。珠。不。禁。如。纒。而。滴。乃。曰。姑。娘。慣。作。蕭。瑟。語。殊。非。少。年。人。所。宜。有。生。固。必。有。死。然。而。摧。折。之。加。必。在。衰。朽。之。老。與。孱。弱。之。童。汝。年。方。壯。安。有。遽。遭。浩。劫。之。理。疾。病。爲。人。生。恆。有。之。事。人。之。有。疾。猶。花。之。經。風。雨。耳。若。培。養。得。其。道。縱。經。風。雨。而。後。仍。可。回。復。其。本。來。之。嬌。豔。也。霞。碧。聞。之。深。以。爲。然。領。首。者。再。

已。而。惠。司。德。至。余。卽。款。彼。至。病。榻。前。診。視。彼。先。端。視。霞。碧。面。色。然。後。按。其。肺。部。取。聽。氣。機。接。之。驗。其。血。液。跳。盪。之。遲。速。驗。竟。覺。語。余。曰。此。間。誰。司。看。護。之。職。余。曰。姑。娘。昨。方。抱。病。尙。未。得。安。適。之。人。纔。由。余。司。其。役。敢。問。病。情。如。何。惠。司。德。曰。刻。下。尙。無。大。妨。惟。是。來。勢。過。猛。恐。有。劇。烈。變。端。幸。好。爲。看。護。之。余。從。其。言。惠。司。德。旋。立。方。去。侍。者。往。備。藥。余。則。遵。醫。士。言。周。旋。病。榻。之。旁。不。敢。少。離。一。步。時。霞。碧。猶。未。成。眠。余。坐。其。旁。爲。之。徐。熨。其。胸。胸。際。骨。骼。歷。歷。可。數。知。彼。日。處。辛。苦。艱。難。之。中。早。已。消。瘦。萬。分。霞。碧。旋。言。曰。夫。人。如。是。真。折。殺。余。矣。余。病。縱。不。至。死。亦。當。受。天。譴。余。急。慰。之。告。以。安。心。靜。養。母。作。無。爲。之。思。以。增。益。其。病。霞。碧。聽。之。乃。不。復。言。合。眸。而。眠。有。間。侍。者。入。室。詰。余。曰。藥。已。製。就。姑。娘。醒。未。余。聞。言。因。顧。霞。碧。適。霞。碧。張。目。視。余。余。曰。姑。娘。以。何。時。醒。來。霞。碧。曰。余。醒。已。久。肺。氣。不。順。故。懶。於。言。余。乃。卽。取。藥。瓶。按。方。分。服。調。以。熱。水。和。勻。既。竟。以。授。霞。碧。霞。碧。畏。於。服。藥。良。久。而。後。下。咽。夫。人。言。次。笑。曰。余。不。擇。要。而。言。信。口。浪。述。先。生。不。畏。繁。瑣。歟。余。曰。前。已。言。之。余。樂。聞。夫。人。之。言。正。如。教。徒。愛。聽。講。道。何。繁。瑣。之。有。夫。人。曰。余。言。淡。而。無。味。先。生。樂。聞。者。殆。以。霞。碧。在。其。間。乎。語。竟。媯。然。旋。詢。余。曰。先。生。亦。有。所。告。余。乎。余。曰。余。且。以。初。次。識。霞。碧。之。事。告。君。余。識。霞。碧。其。事。甚。奇。曩。歲。某。夕。余。偕。友。人。召。慧。顧。曲。於。劇。院。劇。終。出。場。行。

至。惠。爾。尼。士。街。余。友。別。去。余。獨。行。之。頃。幕。聞。賣。花。聲。聲。自。遠。而。來。私。念。夜。半。更。深。彼。何。人。斯。尙。復。業。此。其。聲。且。行。且。旋。與。余。遇。則。一。喜。花。女。郎。豐。容。盛。鬋。明。眸。皓。齒。與。彼。電。光。相。映。嬌。豔。欲。滴。余。詢。之。曰。如。此。弱。質。暮。夜。獨。行。於。冷。僻。道。中。寧。不。畏。強。暴。耶。霞。碧。曰。若。固。未。解。余。之。苦。余。今。晚。尙。需。六。辨。士。苟。憐。余。者。幸。購。余。花。余。卽。畀。以。金。磅。一。枚。而。返。其。花。彼。以。不。義。之。財。爲。却。其。狷。介。有。如。此。者。余。語。以。名。彼。似。解。意。別。之。明。日。卽。過。余。寓。余。且。稔。其。爲。黛。瑛。之。妹。時。相。過。從。而。友。情。日。篤。矣。雖。然。余。急。欲。悉。霞。碧。病。况。幸。夫。人。畢。其。辭。夫。人。曰。然。余。於。是。靜。聆。其。說。

夫。人。曰。惠。司。德。懸。壺。吾。鄉。有。年。醫。術。良。精。不。料。霞。碧。服。其。藥。竟。絕。不。見。效。余。於。焦。灼。之。中。因。詢。惠。司。德。以。故。渠。謂。病。情。良。怪。或。病。根。上。有。特。別。原。因。余。方。研。究。之。也。轉。詢。霞。碧。病。情。則。輒。以。別。無。所。善。告。余。余。明。知。彼。故。作。讒。言。以。寬。余。懷。因。此。而。益。戚。感。矣。一。日。語。余。曰。夫。人。向。叨。蔭。庇。心。感。何。似。萬。一。余。疾。不。治。夫。人。幸。勿。爲。悲。須。知。天。父。招。余。已。久。第。以。塵。事。未。竟。故。戀。戀。於。此。天。國。之。樂。迥。非。人。世。所。及。古。人。云。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余。若。從。此。長。往。亦。未。始。非。快。事。也。余。曰。余。必。盡。力。爲。姑。娘。診。治。萬。一。不。幸。未。了。之。事。余。當。完。全。任。之。惟。姑。娘。須。告。余。以。究。竟。霞。碧。額。之。未。語。之。先。一。聲。長。嘆。若。不。勝。悲。乃。曰。夫。人。余。無。仇。人。余。實。無。仇。人。所。爲。仇。人。者。因。吾。姊。之。仇。而。并。仇。余。也。吾。姊。妹。幼。而。無。父。吾。母。不。作。柏。舟。之。守。而。效。文。君。之。奔。吾。母。再。醮。之。日。卽。吾。姊。妹。厄。運。開。幕。之。時。鄧。脫。者。吾。繼。父。之。嗣。子。也。父。既。娶。其。母。子。欲。得。其。女。故。於。吾。姊。頗。具。深。心。惟。是。齊。大。非。偶。吾。姊。妹。於。繼。父。死。後。卽。與。析。居。吾。姊。旋。與。杜。蓄。訂。交。兩。情。至。深。繼。繼。鄧。脫。妬。之。謀。於。馬。尼。士。殺。害。杜。蓄。而。嫁。禍。於。吾。姊。且。以。余。爲。質。使。吾。姊。不。得。爲。情。人。復。仇。忿。忿。

以死。今幸天誘其衷。馬尼士死矣。然余聞馬尼士之死。實鄧脫唆。瀚儂死之。所以滅其口也。瀚儂之死。則又鄧脫唆教馬尼士死之。亦所以滅口也。蓋馬尼士不死。恐終將發鄧脫謀殺杜蓄之奸。瀚儂不死。又恐終發鄧脫謀殺馬尼士之奸。狡哉鄧脫。凶哉鄧脫。手不操一刀。而三人俱爲所戮。焉知吾姊之死。亦非彼死之耶。余聞諸司達渥君。吾姊之鑽石約指。親見戴於瀚儂指上。惜余赴奇姆斯福。特已遲不及。目覩吾姊殮時情狀。事而果確。可爲吾姊死於仇人之一證也。雖然。鄧脫即無謀殺吾姊之顯證。吾姊即確係自裁。而究其致死之由。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殺吾姊者。仍鄧脫也。鄧脫不死。余姊之目。不瞑。余之目。亦能瞑乎。余聆言之頃。頗多懷疑。乃詢之曰。鄧脫果具何種強力。而姑娘畏之如此。余意。姑娘果心乎復仇。謀之於余。可保其必達目的。即不然。姑娘不願因人成事。亦可逕赴法庭。控告。縱彼有所威劫。拚以一身。與之同盡。則志願遂矣。霞碧曰。夫人知其一。未知其二。鄧脫能以余刼制余姊。獨不能以司達渥刼制余乎。余曰。姑娘恕余狂妄。以余之眼。光觀之。鄧脫爲人凶險。斬草不留餘根。故於馬尼士於瀚儂。皆次第設計以死之。誠恐姑娘與司達渥君之生命。皆懸其掌握中也。霞碧曰。然則奈何。余病甚。不久將爲塚中枯骨。本不足惜。其如此文章。丰采聲震一世之博士。何且余死之後。杜蓄案中。之關係人。僅存一司達渥元兇。鄧脫寧能忘之。不其殆乎。余曰。微特如此。姑娘設有不測。異日者。杜蓄之案。即能破獲。誰復能爲佐證。不將使兇手終漏網乎。霞碧頷之。頗有怠容。余乃不復與言。明日。余爲霞碧雇得看護婦。謂當赴倫敦。訪司達渥君。霞碧聞余故。余謂當往商除鄧之計。倘姑娘病中。獲好消息。足當一劑良藥。霞碧曰。夫人既

赴倫敦。余意可召與俱來。渠聞余病。必就道也。余味其言頗是。遂來訪先生。今擬明晨就道。尊意云何。余既畢聆夫人言。唯唯者再。

明日余等赴格林惠墟矣。霞碧病中見余竟視若無覩。余頗爲驚。以詢看護婦。婦自稱密司白克。余卽以白克名之。白克曰。姑娘近日病情頗奇。容色日就憔悴。終日淹臥牀。靡無寢狀。無醒容。卽惠司德先生亦不能名其病也。余曰。異哉。有是病乎。有醫博士不知之病乎。言次。前撫霞碧果如白克言。余呼其名者再。霞碧忽張目視余。若應余者。余復進携其手。霞碧乍曰。先生適從何來。乃在此間。余大喜立答之曰。余特自倫敦來省密司病。密司病况何如。設非夫人駕臨。余尙不知密司病也。霞碧曰。余自慮不久人世。日夕祈禱。望君臨存。今果如願矣。余病別無所苦。惟昏迷之時較清醒之時爲多。設非君呼余名。余更不知何時清醒也。當昏迷之際。似覺醒來。強開倦眼。則見左方有廊。右方有壁。環立於目前。斯時迷離恍惚。陡起驚怪之狀。一轉旋問。則見吾室與鄰室中立一錦屏障。以隔之。而屏障之中。幅突露光芒。燐燐或似猛虎。獅怒目裂眦相向者。復細視之。則又不然。非虎非獅。固人眼也。竊念此中焉得有眼。殆余目之暈眩乎。更凝眸注視。竟非暈眩。實人眼也。恐怖之餘。繼以震顫。念豈外人知我抱病而鑽穴相窺耶。然障中何來隙穴。方欲奮力逼視。則目光忽消滅。無痕僅留一大穴。益信有人窺余。余固無事。猜思爲伊誰。且亦不必究其爲何而來。但塞其穴。使不復窺足矣。乃力撐枯枝之腕。徐徐下榻。自覺呼吸甚弱。蹒珊良久。乃近屏障之側。額上熱潮方盛。適當穴處。冷風颯颯。如中重寒。方徬徨間。似聞有人呼余名。迷惘驟

醒張目視之。則先生也。余之昏迷。有如此者。神經既已替亂。此病殆將不起。余笑曰。密司失言矣。惠司德既治而不效。當別延醫士診之。余觀密司神色。斷不至有劇變也。余言未竟。霞碧已儼然入夢。余乃出與夫人談。

第二十章 鳩媒

余既退。夫人欣然迎余談。余鑿鑿言曰。天下烏有此等奇疾。夫人曰。異哉。并醫士亦不能名其疾也。余又曰。世間那有醫士不能名之疾。豈惠司德臨症。尙少經驗歟。夫人曰。余意不然。俟惠司德來時。先生可詳詢病况。余唯唯。默然有頃。中心若有所悟。乃語夫人曰。白克之來也。係何人所介紹。夫人曰。實惠司德所推荐。余視其人。尙勤慎。故收用之。先生於意云何。余聆斯言。心潮乍落。似覺頃間所思之爲無理。乃曰。偶憶此事。藉作談助。別無他意也。少焉。門鈴驟鳴。惠司德至矣。余與惠初次見面。由栢德夫人爲之介紹。彼此相道渴意。及診視。竟余卽以疑竇質。惠司德。惠司德憂形於色。謂病根日固。生意毫無。似覺中毒。而又無顯見之證據。且此間有夫人照料。又斷不至有此意外。鄙人臨症千萬。若此病則未嘗一遇怪事。怪事余聆言次。頃間之思潮。忽復壅湧而來。不禁脫口曰。白克看護婦。是否先生素識。聞諸夫人。謂係先生所介紹也。惠司德曰。余並不識白克。白克登門求荐。願任此間看護婦。故余爲之曹邱耳。余曰。看護婦與病者有絕大關係。微論此人之來歷。既與病者如秦越之肥瘠。漠不相關。則其不能遇到已屬常事。而况其來歷不明者乎。惠司德聞言。頗爲動容。旋曰。君頃自倫敦來。當未悉白克爲人。蓋細偵之余。以爲然。惠司德乃去。

咄咄！怪事怪事！人心難測，禍事無端。余意想中之事實，竟成爲當然之事實耶？及夕，余將往視霞碧疾，行及室外，先於窗隙窺之。霞碧昏睡如故，白克立於榻前，顧視病狀，頷首微笑於衣囊中，取出小罇，旋轉燈炬，使放光明。復啓藥瓶，以左手持之，僂身俯首，以右手拔罇口之楔，注入瓶中，息心靜氣，絕無倉皇之色。嗚呼！霞碧一命，竟將斷送於此乎？余乘其不備，疾趨而前，兩手挾其雙肩，先使阻格，不能行動。白克大驚，回首見余，作色曰：「先生何爲夜深矣？獨不畏瓜李之嫌乎？」余勃然大怒，厲聲叱之曰：「罇中何物？適聞惠醫士謂姑娘中毒，余固疑汝不意，竟汝所爲也。罇中物可畀我。」白克曰：「惡是何言？」歟。兩瓶俱貯藥品，卽頃間醫士所開者。今方爲之配合，先生胡無端噉人耶？言時，狀至沈靜，余幾爲之氣餒。顧自信力素強，乃答之曰：「無論是否藥品，汝務以畀余，如余言不實，當賠償汝名譽上之損失。」白克斯際漸現忸怩之態，再四欲擺脫，余手余縱不武，究係壯男子，渠乃思爲反噬之計。先恫喝余曰：「先生果欲以強力欺凌弱女子，余當大聲疾呼，先生不懼丟臉乎？」余嗤之曰：「白克見余不爲動，窘態畢露，旋復曰：『充先生之意，將何以處余？』余曰：『余何用處治汝？第須汝以小罇授我，自有法律在也。』言時，乘間強攫之。白克星眸瞋豎，怒齒幾裂，不禁疾聲而呼。

柏德夫人在他室聞聲急趨而至，見余與白克相持，狀瞠目不解。所爲余先言曰：「夫人，賊在此，此卽謀殺霞碧之賊也。」白克曰：「盜賊反誣本屬常事，脫昨日有毒入藥，是必爾所潛投，不觀臍證尚在汝手中乎？今爲余所偵得，夫復誰誑白克之言？既狡且險，脫非夫人信余，余幾爲所誣矣。旋而夫人語白克曰：『汝毋妄言，先生君子，斷不至如

若所云。今事既敗。露爲汝計。當直言。毋隱。汝與姑娘。夙無嫌怨。此舉必另有主謀。犯汝若以主犯之名。語余。余當恕汝。無罪。余聞夫人所言。亦深以爲然。亦曰。白克。賍證既確。怕汝飛向天上去。耶。抵賴終必獲罪。尙不如承認爲愈。白克。意似首肯。俛首久之。供認如次。

白克者。倫敦某村人也。父名海什兒。向以醫爲業。然其志願與救人者迥異。交通藥肆。狼狽爲奸。凡與人欲禍人者。輒謀之。海什兒。海什兒索酬極厚。由是薄有積蓄。亡何事敗。法廷審議稿實。判決死刑。財產盡沒入官。海什兒僅生一女。卽白克也。人以白克爲海什兒之女。多唾棄之。不以人齒。白克落拓無所存身。尋入勾欄。操賣笑業。顧以姿色平庸。生涯又極落寞。嗣識滄儂於格林惠墟。臭味相投。意氣頗洽。由滄儂而識鄧脫。春風一面。鄧脫固未嘗注意之也。及滄儂既喪。白克利鄧脫之多金。始步滄儂後。有以結歡於鄧脫。因而時相過從。鄧脫漸悉其身世。毒害霞碧之心。於是乎起矣。

一日。鄧脫往訪白克。予以金磅五十。而告之曰。今有事重賴於汝。柏德氏邸第。有一女郎。余夙憾之。茲方抱病。是正殲仇好機會。汝其勉爲余謀之。白克利其資。慨然允可。鄧脫並爲白克謀。謂柏德氏今方招看護婦。汝可往任其職。惟貿然自荐。恐難中選。可先投惠司德醫士處。備陳境遇困難。則惠司德必能爲子介紹。事無不成矣。至鄧脫。因何謀殺霞碧。白克固未嘗知彼樂爲之用者。僅利其多金之餽贈耳。

白克工於趨承。頗得霞碧歡心。固未嘗疑及此也。幸而天誘其衷。爲余所覩。九死一生。危哉。霞碧。明日。余商諸夫

人送白克入警署。再延惠司德來。如毒可解。則薄責而釋之。如已無望。當俟弋獲鄧脫之後。并重科之。夫人以爲然。白克涕泣求恕。堅不欲往。余使侍者召警管至。渠無如何。切齒而去。

亡何。惠司德至。余詳語昨夜事。事出意外。聞所未聞。惠爲駭然。余畀以小樽。使先化驗。其爲何種毒質。然後設法解救。惠司德啓楔。嗅視有間。取試毒針。驗之。語余曰。此藥以嗎啡質料及少許克地林製成。其性緩而馴。醫士不易破其奸。病人不至驟生變。久而久之。性靈日減。人且信爲疾終。此殺人之最毒辣手段也。余曰。敢問先生。尙及救乎。惠司德曰。當竭綿力圖之。白克之來也。爲余所介紹。今若茲。余實負愆。更當竭力。余曰。白克利用機會。先生一時爲所混。朦於先生。何咎。惠司德唯唯。旋立方法去時。語余曰。如病原上不生變。故尙及救治也。特看護一職。尙得夫人自任之余。更無慮矣。余以告夫人。夫人毅然允諾。可敬哉。此始終勿忘之慈善家也。

霞碧服醫生解毒之方。神色略見清爽。觀夫人在側。詢以看護婦何往。夫人不願以此驚駭之事相告。僞稱白克國家有急事而去。霞碧信以爲然。卽不復詰。余旋與夫人商議。如何處置。白克如何對付。鄧脫素强悍。多行不義。罔知悔。此舉既遭敗露。必以激烈手段繼之。殆亦意中之事。夫人曰。曩者霞碧畏首畏尾。不欲控訴。鄧脫余恐其別具隱衷。故亦未敢越俎代謀。今此罪案之破獲。先生實成之。而其事則發生於余家。是先生與余俱不能脫然。事外縱霞碧能優容鄧脫。吾輩爲保生命上之安全。亦不能從霞碧矣。余曰。善哉。夫人之言。余當爲發難之人。鄧脫縱狡悍。其視阿力根。何如。以阿力根之財力。以阿力根之羽翼。尙不能逍遙於法外。况區區一鄧脫乎。

一鄧脫不能治吾英更何用警察爲夫人曰雖然霞碧果否能痊尙難逆知今控鄧脫控其一案抑并控前案如及前案則吾輩未知其詳終隔靴搔癢非俟霞碧病痊不可余曰後事實因前事而發生僅控一案恐必因牽及他案仍應俟霞碧痊可今且將白克拘禁於警局暫不發表鄧脫亦無從知奸謀敗露當不至遠揚也至於警局方面可告以俟被害人病勢如何再行審訊夫人噤之其議遂決

第二十一章 還鄉

天涯雲樹重返故鄉余今復歸倫敦矣其愉快有不可思議者則霞碧已占勿藥偕余並歸歸來格林惠墟之案警署將白克薄責釋之惟鄧脫犯案累累官廳方緝捕耳余於筆政之暇漸與此解語花相親談者母疑余爲得新忘故余正以不能忘情於黛瑛故推愛及其弱妹使霞碧幸得所託正泉下人所至願余之親霞碧實體黛瑛之心也一日霞碧訪余於縞影園畔衷腸對罄情意纏綿霞碧曰余近購得萬夏氏新出版之厭世主義乘義既高說理精偶一展卷愛不忍釋竊念余自有生以來備嘗人世苦味一生哀感萬斛愁思苟能筆而出之大足以發抒牢騷惜乎鬢齡失學長而益荒有願無才良可哀也余曰以密斯之聰慧明敏苟能致力於學問潛心於著述其所成就寧有底止繼今以往密斯果當作何行止余意密斯正當英年尙及發憤也霞碧曰事有力不從心者設余此時入學肄業費用一章卽大不易措愛我如君力有不逮若柏德夫人固必能助我者然余更何顏再向人喋喋耶余曰余或能稍爲密斯助此間攢絕酬酢消耗無多年贈百磅當非大難霞碧忽愴然泣下余

詰之則曰。先生之意。令人感極。而淚。惟是惡人未得弋獲。尙非余安心求學時也。余唯唯。旋言曰。余與密斯友誼。至篤。密斯苟有所疑。可以質諸於余。自當竭所知。以告。霞碧聞言。出其纖手握余右臂。若深感余之厚意者。靜坐有間。霞碧曰。余日來偶有所作。明日當携來。就正先生。達人當不齒冷。余領之。因與別談他事。霞碧曰。人在少年時代。無男女無貴賤。俱有少年味。與翳余獨無何也。余笑曰。興味之消長。視心理爲轉移。密司常抱悲觀。遂覺天下無一賞心樂事。實則樂事固多。徒因密斯一念之異。遂致滿目皆愁耳。霞碧頻頻頷首。頗善余說。余復語之曰。少年人思思太哀。於命數有闕。此非迷信之談。人苟能日笑百笑。足以保身體之康健。戚戚不歡。無病亦常病也。霞碧曰。設鄧脫後。余旣復精神上之自由。或可漸進於樂場也。余諾之。且祝其如願。以償。乃與握手分辭。明日霞碧果如約訪余。甫經寒暄。余卽索閱文稿。霞碧面有愧色。紅漲於頰。笑曰。珠玉當前。余實未敢顯醜。余曰。卿何謙抑。乃爾卽有疵瑕。亦不能爲卿病。幸速畀余。霞碧乃從皮夾內取之。出舉以授余。余接視之。其題曰。

可憐之衆生

讀此數字。不問而知其爲抱厭世主義者之口吻。余乃顧霞碧而笑。則霞碧方熟視窗外。一種似羞非羞態度。令人爲之神往。余不暇與語。卽讀其文曰。

夏蟬非不盛也。然秋風一動。雲樹無聲。一世之雄。直浮光掠影耳。人生命運。上壽百齡。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百歲計之。僅得三萬六千日。然百歲之人。世有幾何。百歲尙然。其他尙何論哉。善夫萬夏氏之言曰。春蠶作

爾爾成身死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世人熙熙攘攘爭利競名過後反省當亦自笑其愚試問靈魂不滅之說果足徵信乎死有知乎抑無知乎其果有知則泉碧落英雄無用武之地利與名將安用其無知也身且盡矣尙何利與名哉可憐哉衆生曾有幾人能曉此義其或淡泊自甘者非年高之老人卽羸弱之病者外之則莫不爭先恐後投入此漩渦之中吾誠不解其意志也

余讀至此爲之驚絕顧霞碧曰密斯以一筆罵盡蒼生醒世針歎救時劑歎令人欽佩不置霞卿曰心有所感偶一爲之余不能學彼女博士咬文嚼字以自鳴高信手拈來不計工拙知我者憐我境遇不知我者謂我荒唐先生知我者故忘其固陋自呈其醜幸終繩之母以虛譽爲報余曰密斯見地本極高明近得蕙夏氏新著之陶鎔益出言驚人矣言次續誦之曰

幼時聞吾母言鄰有業賈者兄弟二人爭分產業父無遺囑各競所得弟強兄弱兄不能勝慙血作書懷書自刻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鳴弟之罪而恤己之冤其愚誠不可及試問身既死矣卽爭得財產果將何爲視生命且如鴻毛視財產轉重於生命謂非愚之至者乎又聞乳媪言邑有孤孀夫多遺資孀懼誨盜瘞之於地食貧茹苦以爲生兢兢保守惟恐失之臨死猶不語人卒至無以爲殮此其愚視彼自刻爭產者爲何如耶使彼早知其然散之於人尙省却許多記掛乃耗盡心力終未享受分毫其愚誠是可憐雖然使彼能享用終身亦不過鏡花泡影瞑目之後與草木昆蟲同歸於逝盡而已余就此兩事觀之推而及於一鄉一國之人天下之人

若此二人者。蓋亦不知幾許。嗚呼。誰作慈航寶筏。渡此可憐之衆生。立登佛地。耶。讀者母以余爲過激之論。余固過來人也。綜余一生。甘苦備嘗。過後思之。甘中之余。余也。苦中之余。亦余也。無甘無苦。到得今日。仍一瑪遜霞碧耳。甘者不足。喜者不爲。憂超然物外。惟其所適。此實無上上乘之妙諦也。余嘗作一異想。謂人類之智力。日進千百年後。必有不生不死不競不爭之日。此真世界文明之大觀。今世人所日詡爲進步者。實退步耳。異日當本此說。著一理想小說。普告世人。非敢爲醒世之鐘。聊作當頭棒喝耳。

余誦竟笑曰。無一字不老。當無一句不蒼勁。余當爲之擱筆不圖。密斯竟有此文才。前人謂文窮而工。密斯滿腔哀怨。積極而發。故其爲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又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此非過譽。語實由衷之言也。霞碧曰。余亦徒作紙上空談耳。苟真箇參透此理。夫復何哀怨可言。卽此汗牛充棟之文字。并可不作世間真箇厭世者。有幾。何人且厭世者。多好自戕。以逃世。若余輩。謂之隱世。則可謂爲厭世。實尙未也。余曰。余與密斯。頗具同志。特余所閱之艱苦。不若密斯之深。故志願亦不如密斯余之鏗。居至今。寧以齊大非偶。亦傷心人。獨具懷抱耳。霞碧曰。余姊不死。余尙不至如是。自姊之死。余益看破塵夢。余曰。密斯不言。令姊則已。言則使人汗顏。余實重負。令姊霞碧急曰。余姊實負先生。先生何負於彼。夫以陌路之人。先生始終庇之。盛情款款。余所目覩。乃阿姊爲境遇所迫。不能答高誼於萬一。遽作曇花之謝。此實重負先生。幸先生達人。不爲責耳。余曰。黛瑛如此結局。余悲痛之懷。未嘗或忘。霞碧不逮言終。卽曰。此余之所以益厭世也。吾姊妹呱呱墮地之時。生長世家。誰料今日。華屋山邱。一

轉瞬間人事無常。世情如夢。偶過故園爲誦「草竟長於我。花還向誰開」之句。涕淚乃勿。自禁天之厄。余姊妹信至。酷矣。語次。幾失聲而泣。余力慰之。別作不倫之談。以博其粲。霞碧色始稍霽。逾時別去。臨行。指文稿語余曰。尙望無吝金玉爲我潤飾之。藉增聲價也。

第二十二章 刼豔

心神甫定。禍變又臨。余方靜俊。鄧脫弋獲之好音。以爲霞碧從此可以稍享安樂。不謂鄧脫怙惡不悛。至死不變。於是霞碧末次之刼運。又至。余亦陷入漩渦中矣。

一日。郵使遞來一書。書不具名。大旨責余不應強預人事。謂將以激烈手段治余。先中警告。盍速防備。語意頗存挪揄。余知必鄧脫所爲。綜余生平。無一仇人所不慊於余者。僅一鄧脫耳。余手不能縛。鷄足不能跨。馬。鄧脫明知無以自衛。故出此滑稽之信。使余先嘗恐慌滋味。或彼竟託之空言。則余亦徒受虛驚耳。狡哉。鄧脫。險哉。鄧脫。

余於一身之事。盡憑自然趨勢。故處之泰然。顧一念及霞碧。則不禁戚戚於心矣。鄧脫或能置余。鄧脫必不怨霞碧。然霞碧常謂樂趣已盡。生不如死。渠決非畏死者。特碧血青娥。盛年橫天。總屬可憐。可傷耳。嗚呼。其孰知此僅余之幻想。凶人爲惡。惟日不足。鄧脫害人手段。真是想入非非。宰余迂儒。所能夢想到耶。一日。忽有警吏來。余寓以法庭傳單授余。謂有人控子於法庭。特來傳被告也。余訝甚。細審傳票。確係余名。無己且從。警吏行至法庭。見法官。法官以案情詰余。問答如下。

(法官)汝名司達渥乎。

(余)然。

(法官)汝識霞碧女士乎。

(余)然。

(法官)汝非報館記者乎。

(余)然。

(法官)汝何故次弟殺杜蕾黛瑛而誣控鄧脫且將謀害霞碧。

(余)此言實無根據余識黛瑛在杜蕾既死之後余素不知杜蕾爲何許人至於黛瑛愛之方不暇更安有殺之之理殺人者實鄧脫也。

(法官)無根據乎霞碧親筆具詞控汝寧不能信乎。

(余)異哉斯語霞碧乃控余耶渠非染神經病當不至此堂上能召原告來對質乎。

(法官)當俟諸異日。

(余)堂上能以原告訴狀示余乎。

(法官)然。

言次以原告訴狀授余。余視之，果霞碧手筆也。竊思三日之前，霞碧尚過余寓，感情方深，歡洽何來？此含血噴人之舉。余信霞碧，余知霞碧，霞碧斷不至此。意者奸人捏造其手筆乎？或奸人以強力脅之乎？非得霞碧面質之，此疑不易釋也。旋仍詰法官問答。

(余)余與霞碧友誼至篤，其姊爲余未婚妻，余更無殺所愛愛理黛瑛諸人，確死於鄧脫之手。霞碧能言之，鄧脫之謀害霞碧，則在柏德府第，白克久已供認，且有柏德夫人爲之證據。此以觀本案之爲誣陷可知。

(法官)本案確否不能憑一面之辭，且俟調集人證再爲判決。特汝爲刑事被告，權當褫奪身體自由。

(余)堂上如有訊問，傳余卽至。如果不信，余當延律師具保。

(法官)事在情理之中，而出法律之外，不能汝從。

(余)余一身兼任數職，寶貴光陰，庸能因飛來橫禍而蹉跎之？且余有一事忘語堂上，此事尤足徵余爲誣陷。卽余於數日之前，尙得一匿名信，恫嚇余也。

(法官)匿名信安在？

(余)未攜之來，再來時當帶來。

(法官)此信未必定闕本案，帶來亦可。

(余)堂上預備何日開審？

(法官)尙未定期。期定之後。當來傳汝。

余乃告退。法官忽語曰。余亦極願足下。非真凶。足下爲吾英文學。素計吾更願保全足下之名譽也。余致謝而出。警吏從行。余卽託本館主任羅易安君具保。蓋彼本大律師也。羅與余素友善。彼深信余爲受誣。誓使此案水落石出。以至報界名譽。余感之。乃偕彼往訪霞碧。至霞碧寓。寓主言渠已三日不歸。余乃語羅易安曰。霞碧不歸。事極可詫。渠決不控。余決不控。余意渠刻必遭絕大之危險也。羅易安曰。此事極易辨明。余當往法庭閱案卷。詢原告曾否出庭。抑由律師代表。卽可知霞碧之行踪矣。余頗爲然。羅易安復詢余原卷是否霞碧親筆。是否確定。不誤。余曰。以余視之。實爲霞碧所書。惟字跡潦亂。毫無精神。此中關目。愈思愈令人懷疑也。羅易安曰。余已略得端倪。斷不使君含冤。幸勿爲慮。余謝之。遂與作別。

明日羅易安至法庭。以律師資格查閱案卷。法官承認爲余之代表。羅易安詢以原告曾否出庭。法官謂據原告律師潘德雷言。原告抱病頗重。不能出庭。故以潘律師爲代表。羅易安曰。據被告言。此事實誣。頃偕訪原告。其寓主謂不歸已兩日。原告苟不出庭。面質被告。實不能認。此控案爲有效。且原告於兩日前並無疾病。刻果病者。亦不至遽至不能出庭也。法官曰。且俟定期開審時。再傳原告到庭。羅易安曰。堂上能必原告出庭乎。堂上能承認原告不出庭。卽取消此案乎。法官曰。是確不能。卽原告不出庭。有律師爲之代表也。且案卷固原告親筆。被告亦承認之也。羅易安曰。堂上能保原告不受人脅迫乎。法官曰。此事在正題以外。今爲變通辦理。計君可往訪潘律師。

師詢以原告所在而再往訪之。羅易安無如何含首而退。

羅易安既出法庭。即時走訪潘德雷。語以已由司達渥委爲本案代表。被告有事須面語原告。頃往訪之。原告縱跡杳然。故特走訪貴律師。潘德雷曰。原告並未與余相晤。來此接洽者。其人名白爾蘭。余素不與彼相識。謂被告病床不起。被係至戚。故代爲延請。至原告所在。余亦勿得而知。惟白爾蘭居馬萊街十四號。然認費律師費。渠於授委任狀之頃。一律清給。余固不必再問。原告所在也。羅易安曰。此事極爲蹊蹺。據被告言。與原告感情至摯。斷不出此。余與被告全事亦深知。原被兩造之交誼也。原告不親出庭。被告斷不能承認。此案爲有效。潘德雷曰。今非行使辯護義務之時。當與貴律師相見於法庭。羅易安受此奚落。快而別。

羅易安既別潘德雷。復驅車至馬萊街十四號。訪白爾蘭。投刺而入。主人速之。極道仰慕之私。羅易安乃道來意。主人以刺授羅。羅視之。主人名米爾韋克。非白爾蘭也。主人曰。此間無名白爾蘭者。卽僕從中亦無此人。先生得毋誤憶門牌乎。舍下爲第十四號。羅易安曰。異哉。潘德雷律師固確告余。白爾蘭寓馬萊街十四號。吾倫敦寧有兩馬萊街乎。異哉。主人曰。先生之意。尙有所疑余耶。余曰。無端走擾。方深負疚。安得復疑及他。言次稱罪而別。

第二十三章 計敗

無中生有。含血噴人。余被控之案。忽忽一星期矣。法庭每正式開審之報告。霞碧行蹤亦迄不知。所往。余此時之所憂感者。並不在余之被控實爲霞碧。慮霞碧失蹤。已是經旬。目下正不知如何狀況。落彼惡人之手。庸有幸耶。

余於是與羅易安商議先謀救援霞碧之計。羅易安曰：此案已易辯護性質，爲偵探性質，非余所能。蓋與偵探家謀之。余曰：余視倫敦偵探，惟惠士登爲著。當往延之。君意云何？羅易安極表同意。余乃決訪惠士登，立驅車前往。余與惠固薄有交誼，相見之下，余爲詳道所事。惠慨諾之，謂此非無頭案，奏功至易也。

惠士登既送余出，卽訪潘德雷律師。二人素相識也。惠士登曰：余有事須語白爾蘭。俟渠過君，幸卽以電話告我。潘允之。逾二日，惠果獲潘律師電話，立策馬至潘寓。白爾蘭在焉。潘曰：君欲晤白君，白君在此。惠曰：此來別無所事。久仰白君令名，欲一識荊州耳。白聞之，遜辭不遑。惠曰：向欲走謁，未審尊寓所在。今幸相逢於此，幸何如之。白曰：余客此未久，寓於新西旅館十四號。惠曰：明日當奉訪，尙望爲我少留。言次，白起告辭。惠亦從之。出白寓，二人分道而行。實則惠仍遙尾白爾蘭，果否入新西旅館也。

明日惠果至新西旅館訪白，意欲廉其隱情。語語迎合之，談鋒極爲款洽。由是晨夕過從，不及三日，居然爲密友矣。蓋惟下流社會中人，最爲易與。惠且知白嗜麪羹，屢款之飲。一日，白飲浮於量，不覺大醉。醉後神志昏替，惠故詢以何事。常訪潘律師，白直告曰：實因一控案，故此案爲友人所託，原告不能出庭，故延潘律師爲之代表。惠曰：貴友何人？曰：多爾士鄧脫。惠又曰：原告是否卽鄧脫君？曰：原告爲多爾士霞碧鄧脫之妹也。惠曰：鄧脫今寓何地？曰：渠因法庭通緝，避居飲冰村。其妹今與同居也。惠士登大喜，卽別白爾蘭。星夜率警士至飲冰村捕鄧脫。蓋鄧脫爲法庭通緝之兇犯，惠固不必問案情確否，卽有逮捕之權也。

鄧脫出於不意。聞警急謀自衛。狀傷警士一人。惠士登奮勇而前。親奪其鎗。鄧脫遂成擒。復覓霞碧於暗室。得之。狀類死灰。面有病色。惠請勿驚。謂此來特爲救女士也。霞碧見鄧脫就縛。快慰之餘。精神陡振。指而斥之曰：汝亦有今日耶？天網恢恢。汝能終逍遙法外乎？鄧脫閉口不答。諸人復星夜返倫敦。飲冰村之屋。則留一警士守之。惠復至新西旅館。捕白爾蘭白固案中要人。不能置之也。

余卽晚得惠士登之報告。訪霞碧於惠士登之居。霞碧見余欣欣然有喜色。余猝然問曰：女士因何控余？霞碧驚訝曰：先生於余恩深義至。圖報且不暇。何至誣控長者余？余曰：訴狀確爲密斯親筆。密斯果未控余乎？余固深信。密斯不誣余。然訴狀因何出諸密斯手也？霞碧曰：容細思之。似憶曾爲鄧脫繕寫。不知是否。訴狀余曰：密斯所言。令余惑其書則書耳。何健忘若此？霞碧曰：先生少安。余當詳告所遭。乃得頭緒也。余與先生相別在前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之晚。余自市場歸。將及余寓。途遇一人。就余而言曰：君非密斯霞碧乎？余訝其無匹。而至漫聲應之。彼乃自述姓名謂司達渥君。乍染急症。病於館中。盼密斯立往。余聞其言。不勝驚噩。欲詢其詳。彼謂不必深問。速往。自知余從之。彼見道旁停一汽車。卽雇之代步。余示以不願同乘。意彼謂余與密斯前後隔坐。當亦無妨。余乃允之。遂與登車。詎知一入其間。天昏地黑。余之腦筋遂失。其靈動耶。逮余醒來。張目四顧。見身臥一榻。上旁有侍者守之。余卽詢以此間何地。彼頗訝余言不倫。謂密斯昨夜遠道而來。寧不自知其何往耶？余聆斯言。轉爲所窘。乃曰：貴主人何在？余當晤之。侍者曰：鄧脫先生尙未起身。少待。自當來也。余聞鄧脫之名。如青天霹靂。心胆俱驚。逆

料者番之事又凶多吉少矣。亡何鄧脫果至入室即笑顧余曰：密斯別來無恙。重辱芳步何幸如之。余怒甚起誓之曰：汝賊心尙未死耶。吾與汝誓不兩立。非吾死汝即汝死。吾今若此殆亦命也。鄧脫曰：霞碧余欲死汝反手間事何待今日。可見此次實無惡意。特有事懇汝耳。余不應。鄧脫又曰：余欲控司達渥須汝承認爲原告而親書訴狀。余拂然曰：是烏乎。可是烏乎。可彼爲篤實君子。生平無失德子。將以何事誣彼。鄧脫曰：殺杜蓄毒黛瑛皆司達渥一人所爲。安得倖逃法網。余曰：汝如此誣陷良善。當萬劫不復。爲人余頭可斷身可死。斷不汝從。鄧脫曰：從亦然。不從亦然。余固不畏汝不從也。言時以雙手挾余兩肩瞪眼視余。余覺其光有異。思欲發問。禁不能聲。漸至手足麻木昏然。不知人事。余迷惘之中如何受彼播弄。毫不自知。然就彼所言者度之。余敢斷先生所謂訴狀者。必彼於余神經替亂之時。別施邪術。使余書也。及余醒來則身處暗室。不審是否尙在鄧寓。鄧脫亦迄不之見。今已數日不食。非得惠士登君來救。余其終爲餓殍矣。

余聞霞碧言頃。慨歎良久。亦將近日所遭細爲道之。且曰：密斯所言甚是。余正疑原狀。字跡潦草。今恍悟矣。從前各案可以迎刃而解。陰繯盡除。重觀天日。余誠感惠士登君不置。霞碧曰：鄧脫多羽翼尙恐有人爲之復仇。則余輩仍無安枕日矣。余曰：彼輩始以利合利盡則散。元兇既戮衆必鳥散。可不爲慮也。霞碧曰：吾輩今可不俟法庭傳訊先請羅律師攜人證往訴余曰：然明日晨報上余當詳刊一新聞。此事頗耐人尋味。讀者必以先觀爲快。余之名譽亦藉此可以恢復。霞碧曰：此意良佳。使法庭可更注意。余時取時計按之。已將三時。乃曰：天將曉矣。密斯

且安。息。此。間。不。必。歸。寓。歸。寓。恐。生。意。外。余。尚。需。赴。館。中。一。行。明。晨。來。訪。密。斯。霞。碧。隨。之。余。復。厚。辭。謝。惠。士。登。而。去。明。日。時。報。載。一。新。聞。題。曰。快。哉。淫。兇。之。被。逮。其。文。如。下。

累犯血案之多爾士鄧脫。法庭懸緝已久。近日更設毒計。謀害本報記者司達渥君。大偵探家惠士登氏窮數日之力。始悉其行踪。昨晚捕之於飲冰村。猶敢公然拒捕。傷一警士。兇悍概可想見。害羣之馬。終罹法網。記者深爲地方慶。所望嚴肅之法。庭施以公正之裁判也。

是日羅律師惠偵探。赴法庭交送鄧脫。鄧脫並不延辯護士。渠謂事已如斯。辯亦奚益。大丈夫寧畏死。若果畏死。久已遠颺異國。此真所謂至死不變者矣。如此意氣。苟善用之。未嘗不可有爲。不善用之。適以濟其惡耳。羅律師先代表余上堂。洗雪控案。法官始信案屬誣陷。繼由霞碧上堂。歷訴鄧脫以前各罪。法官頷之。羅律師請先取消控案。宣布司達渥無罪。法官從之。余意未足。請償名譽損失。羅勸止之。余乃下堂。法官旋復宣布鄧脫白爾蘭付獄監禁。原告瑪遜霞碧退出。羅律師惠偵探亦歸案俟。明日審判。余遲霞碧於法庭之外。霞碧出庭。余前逝之。兩情歡然。並乘而歸。

是日之晚報。余又刊新聞一則曰。

本報記者司達渥博士被誣之案。今日開審。已得法官爲之昭雪。宣告無罪。世路崎嶇。人情鬼蜮。設非惠士登氏緝獲真兇。司達渥君殆將冤沉海底矣。兇犯蓄意爲惡。固不足責。奈何公正之法庭。遽收受不規則之訴狀。

縱非受賄亦屬昏昧。以此類推。吾知無辜良民犧牲於庸吏之手者。正復不少。寄語法庭諸君。爾俸爾祿。民脂民膏。設官所以保民立法。原爲除暴。而今而後。勉強勉強。

自此新聞出現。大起國人之注視。余與霞碧。惟靜俟明日之堂判矣。

第二十四章 除鄧

鄧脫經法庭審訊後。以累犯血案。判決死罪。行刑之日。法庭布露供詞。倫敦各報。爭相刊載。詞中多慷慨語。頗可傳誦。亦足以見鄧脫之頓強。至死不變也。其詞曰。

余今死矣。斷頭台上。滋味何如。人生總須一死。遺臭流芳。各有千秋。較諸老死牖下。默焉無聞者。則余死爲得所矣。余一生強悍。此非余之過。賦性天成。父兮母兮。實尸其咎。余生少孤。季父厚我。養爲嗣子。父爲巨商家資。靡豐。父死。盡以遺余。是燦燦者。非惟不爲余。惠適以禍余。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古人之言。洵不誣也。

余嗣父早年喪偶。重婚於瑪遜氏。當繼母之來歸也。攜其二女。卽黛瑛與霞碧。是一雙姊妹花。實爲福余之厲階。黛瑛年華。與余彷彿。同遊同食。同棲同息。眷愛之心。自有不自禁者。那知三生石上。未訂夙緣。余縱有好逮之思。彼輒作投梭之拒。癡心男子。負心女。有人已先我言之。世間負情儂。獨黛瑛一人耶。

余有友人曰莫萊馬尼士。其爲人也。小有才家貧。不足供其揮霍。余常周給之。彼甚德余。余遂引爲心腹。未幾而吾嗣母。嗣父相繼西歸。黛瑛姊妹分得遺財。與余析居。形式上雖未斷絕關係。實則已視余爲陌路。夫多爾

士氏之產業理應全數歸余。黛瑛爲瑪遜後人，母雖夫吾，父女固未嘗父吾，父何物？狗既奪余產，又復絕余。鄧脫好男兒，寧多讓人者。

黛瑛尋交一少年，擲果贈珠，相得良歡。余嘗目見其乘汽車遊西公園，愛情熱度當在沸點以上。余因愛生妬，因妬生恨，仇殺之心油然而生，願猶不願猝然行之。先申警告於黛瑛，謂苟培杜蕾，非惟不爲杜蕾利，且不爲一身利。父得其母子娶其女，正是風流韻事，子何戀戀文巧爲筆之於書，不已猶復觀面言之且言之者一。而至再再而至三，乃黛瑛弁髦余言如東風之過馬耳。余不知杜蕾具何等魔力，而能籠絡黛瑛，若是抑黛瑛賤骨無福消受余之一片深情耶。余於此實不能一刻耐矣。

一日馬尼士過我，余直告以心事，渠亦腕扼久之。余乃與之同籌對付杜蕾之計。余願懸金購仇人之首，馬尼士慨然自任，請爲余行。余與馬尼士本非患難之交，平日以金錢動之，以酒肉結之，逆料其言未可盡信。漫應而已。其後余忽得一計，以爲借此正可利用馬尼士。格林惠墟有妓曰漪儂，余知好也。嘗舉小影示馬尼士，馬尼士爲之神往，願以囊無厚資，未敢作桃源之問津。蓋馬平生好色，尤甚於余。余因與馬約，謂願代爲漪儂脫籍，以當復仇之代價。馬欣然允諾。余乃以千金爲漪儂置金屋，彼何人斯，獲此豔福，余心妬之，而爲復仇計，願不能不忍待須臾也。

當杜蕾畢命之日，馬尼士偵知彼垂死者與黛瑛有約，俟黛瑛入馬即尾之，乘間刺死杜蕾。余未當局，不能細

陳惟聞馬尼士述則謂黛瑛始駭極而顛繼則大聲欲呼馬尼士舉刀恫之始噤聲不語然目觀其情人之慘死而不一援手余所謂癡心男子負心女者今何如乎余多涼德其遇余如何今固勿論若杜蕾者固黛瑛所戀愛者乃爲一刀所恫卽作寒蟬此等愛情有價值乎意者黛瑛爲異日復仇計故忍痛吞聲耐此斯須乎然其復仇之效果究何如自問足以敵余否

杜蕾既死馬尼士更語黛瑛謂如果控告當先以暗殺手段治汝姊妹黛瑛受此要挾故始終未敢控余然余以爲黛瑛馬尼士二人俱悉余之隱衷者二子不死此身不安故復進而謀二人始以鳩毒黛瑛黛瑛果死繼及馬尼士則余託之漪儂允事成而後與漪儂結褵漪儂欣然從之余更嚮漪儂於馬尼士之前使馬尼士不得不殺漪儂漪儂亦必殺馬尼士二人互殺之案成余之心願了矣縱使有福爾摩斯亦不能指余爲殺彼兩人之造意犯也顧議者必爲余遇漪儂太忍然漪儂生性淫蕩前既不貞於余嗣又因余以甘刃其情人安知異日不因他人而殺余乎又安知不殺他人乎故余必欲除之也

諸人既相率入余轂中余腦蒂惟留一霞碧霞碧於余夙無嫌怨乃自黛瑛死後時與余爲難余初尙不欲遽施毒手作種種示威舉動以恫喝之冀彼知難而退何意彼不自量必欲與余相抗余惟有先發制之不然終將爲余累也白克之計不幸破敗余方思重整旗鼓而法庭遽頒緝余之文余益爲憤懣既不敢復居倫敦亦不敢歸格林惠墟潛於鄉中冀逃眼線益與霞碧不兩立司達屋強預人事余亦銜之刻骨余於是不得不取

勝於最後之五分鐘矣

司達渥一文人耳。余念苟用暗殺手段治之功成。易於反掌。顧余不出此者。以爲如此死彼猶病。忠厚世間必有憐之者。哭之者。傳之者。死其身於一時。成其名於千古。余豈不大駭乎。余於是思一妙計。先使霞碧控司達渥。而后置霞碧於死地。使司達渥被殺人之嫌。令彼一嘗斷頭滋味。余心乃大快矣。

今不幸而事敗。垂成。綜余平生。作威作福。無所不爲。大丈夫如此。亦足以自豪。生死二字。久非余所置懷。余苟怕死。早已安享家產。作守財奴矣。惟不怕死。故欲轟轟烈烈做一好漢。不能流芳。亦當遺臭。令果如願。所不慊於心者。異日司達渥必與霞碧成婚。生已不及斷其頭。死亦當爲厲鬼。以奪其魄。凡右所承。余言已盡。丈夫作事。一身擔當。不能抵賴。亦毋庸抵賴也。惟堂上察之。

鄧脫一生事實。於此告終。余書亦不復再及之。以彼其才。苟好爲之。未始不可有爲。今乃如斯結局。余於執筆之際。轉生無限惋惜之意矣。

第二十五章 媾婚

苦盡甘來。重見天日。霞碧自鄧脫死後。遂還復其自由之身。多爾士氏產業。亦由霞碧承受。雖向爲鄧脫所揮霍。存數無幾。然供一女子溫飽。已綽然有餘矣。顧霞碧年逾花信。鏡台待聘。紅絲未繫。此重公案。尙未了結也。一日霞碧訪余於寓。而語余曰。先生千斤重担。一旦卸却。余今後可優卒歲矣。余曰。顧密斯前途曼福。密斯少年精神。

耗費太過。苟不養攝。後患正多。霞碧曰。余姊之仇。既復。余之生死。本無輕重。所歉然於懷者。先生之高誼。與柏德夫人之深恩。尚未聞報耳。余曰。密斯言。重余於賢姊妹。幸恩負情。方深愧赧。今聞密斯言。益如芒刺在背。願勿復言。霞碧曰。余仰先生如慈母。輒以瑣事見煩。幸蒙憐愛。靡不極誠。將伯此心。耿耿未嘗一刻忘懷。生不能隕首以報死。亦當結草也。余笑曰。密斯何愛余之深。余固無德於密斯。無報可言。卽言報者。寧在隕首結草耶。霞碧似解余意。俯首無言。余復曰。密斯今當作何行止。將往與柏德夫人同居乎。霞碧曰。天涯飄泊。賸此孤身。東馳西馳。都無是地。往依柏德夫人。倪倪似似。究非善計。余曰。如是。獨不畏孤獨乎。霞碧曰。天實爲之。爲之奈何。余曰。人或力可補救。特不識密斯有意乎。霞碧聞言。紅潮上暈。視余而笑。余窺其意。復語之曰。余摯愛之霞碧。以此稱呼。加諸爾。得勿憎唐突乎。霞碧曰。先生有命。敢不將順。余曰。茲事體大。幸三思之。畢生幸福。所在鞏固。不必犧牲一己。而徇余霞碧。曰。以先生之文章。先生之道德。兼以一往情深之致。余傾心久矣。願前之不出此者。大仇既未報復。此身又不自由。今幸障礙盡除。夙願已償。正可圖報。先生不僅余一人之福。泉下有知。亦當爲開笑顏。余曰。若然。余當以此意告吾母。母愛我。且愛卿。此事無不允從。霞碧頷之。余就而親其吻。霞碧笑曰。吾不圖得有今日。此美滿之結果。殆所謂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乎。余亦笑曰。天道福善。信有明徵。愛卿大姨夫作小姨夫。誠佳話也。斯際。相與問答。眷愛之情。熱度當在沸點以上。嗚呼。其孰知夕陽雖好。紅不多時。過眼繁華。轉瞬便幻。耶。余述至此。回首舊懽。驚心噩夢。不禁淚沾青衫矣。

三星期後。余果與霞碧行禮於禮拜堂。大牧師佛地蘭君爲新夫婦盟曰。爾順爾和。必敬必戒。緣結三生。誓證百歲。上帝降祥長福。迺躬余夫婦。祇領之餘。感銘不置。禮竟。余夫婦並乘出禮拜堂。道旁童子爭擲鮮花。以與新人。頑笑。新人亦爲粲然。道經惠爾尼士街。余顧霞碧曰。卿乎。此非余初次遇卿之所耶。于飛之樂。當日何曾夢及。乃一轉瞬。聞竟作天台好夢矣。霞碧曰。蓮開並頭樂。且未央。余復曰。吾輩當赴何處度密月。霞碧曰。郎有暇乎。余曰。余當請假一月。新婚旅行。一生一度。卽不暇。亦當忙裏偷閒。卿母爲慮。霞碧曰。妾向無家風塵。僕僕備嘗其苦。今也。幸得所託。不願再作征人旅行之舉。何必定在此刻。余意從緩。郎謂如何。余曰。卿既云然。余無不從。言次。車聲驟止。已及余居。余夫婦並肩攜手而入。

琴瑟調成。鴛鴦夢穩。余夫婦結褵而後。唱隨良樂。時則泛舟月下。時則拾翠花晨。以前慘史。霞碧絕口不復道。余亦以新歡正濃。不願將劫灰苦語。唐突粧台。以故奇奇離離之情。事除盡。余所知已畢。諸余書而外。其他有無遺漏。余亦不事深究矣。一日。余乍獲柏德夫人。因問以告霞碧。霞碧感深。知己爲之泣下。卽日就道。赴格林惠墟。弔夫人之喪。余以事冗。未及偕行。霞碧一去三日。歸語余曰。人生誠如朝露。夫人自獲病。以迄於死。未及兩日。聞之。係急症也。余領之旋曰。有生有死。天理之常。夫人年逾半百。不爲夭折。特降下猶虛。爲可悲耳。霞碧曰。余茲後失一憐余之人。不僅爲夫人。悲撫念身世。又當自悲。余曰。卿母過慮。謂余昂臧七尺軀。曾一愛妻。不能庇乎。霞碧曰。郎言誠然。郎情可感。抑知薄命人不能久侍巾櫛乎。余驚其言。立詢其故。霞碧曰。余特戲言耳。郎何認真。乃爾余

窺其色不類戲言。又固詰之。霞碧喟然曰。余病深入矣。前幾病困於格惠墟。幸獲良醫。一劑藥。乃得勉強歸來。然病根已深。恐終不能久於人世也。余駭異曰。卿病耶。卿病竟深入耶。胡早不語余。諱疾忌醫。終將不救。卿過矣。余初意以爲卿當憂患之餘。故清羸乃爾。何料有病魔困。卿霞碧曰。余患咯血症。已將兩旬。每一吐。唾殷紅之絲。滿繫痰。面恐郎担憂。故常背郎而睡。余曰。卿猶未脫童騃氣。夫婦之間。寧能終祕之乎。霞碧曰。余初猶盼其就痊。若痊則可終祕之。不料日深一日。竟至無可諱飾也。余曰。然則可速延醫士來爲卿診治。余視卿貌。雖清羸。神色尙好。決不至有他也。霞碧唯唯。

醫士名迭穆爾。倫敦岐黃妙手也。診竟語余曰。尊夫人已有夢熊之兆。第虛損已甚。故至咯血。若調獲得力。尙可無大慮。余聞霞碧懷孕。益以爲慮。負此弱質。庸易生產。乃霞碧轉欣然有喜色。醫士既出。霞碧語余曰。郎母爲慮。余之疾。當亦胎氣使然。太夫人春秋已高。望孫情殷。若果育兒。余之天職。既盡。太夫人之心。願亦慰矣。余曰。卿爲余計。良厚。余特慮卿過柔弱耳。至於生育一層。余素不以爲重。自達處觀之。世間能得幾箇孝子。順孫。多男多女。徒多累耳。霞碧曰。無兒無女。身後之事。將付之誰。余笑曰。生前且不知如何。遑計死後事。雙目既瞑。萬念都了。更有何事。賴於兒女。霞碧聞之一笑而已。

第二十六章 悼亡

未到樂境。天厄其遇。既到樂境。天奪其壽。天於霞碧。信爲酷矣。余方期霞碧早占勿藥。那知病入日深。歧黃無術。

新記 華國 書局圖書目錄

清室	柯雲	陳雲	王汝	通編	嶺南	嚴幾	邱劍	民黃	戲曲	紀鳳	清宮	許指	遊戲	李定	社會	陳雲	賈少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藝蘭	電影	明星	地理	新書	大家	道詩	文鈔	聞所未聞	徐世	昌祕	樂府	新聲	十葉	野聞	百樣	錦鏡	微鏡	塵海
祕訣	形記	現形	新書	新書	詩選	文鈔	文鈔	聞所未聞	昌祕	祕史	新聲	新聲	野聞	野聞	錦鏡	錦鏡	微鏡	燃犀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一冊	四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六冊	六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四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三角	二元	二元	八角	八角	一元	二元	二元	五角	五角	二元	二元	二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五角	五角	四角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李定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夷著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民國	稽魂	稽魂	天香	天香	平原	美人	自盡	英雄	異聞	異聞	大觀	大觀	一案	一案	一案	一案	一案	一案
趣史	魂	魂	傳	傳	記	記	記	傳	傳	傳	傳	傳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全書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八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八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